



正義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士至于庶人各有等差是曰

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師古曰覬幸也覦欲也幸得其所欲也覬音冀覦音論又音諭孔子曰天下有道

政不在大夫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謂權不移於下也百官有司奉法承令曰脩所職失職

有誅侵官有罰夫然故上下相順而庶事理焉周室既微禮樂征

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師古曰齊桓晉文周之霸也陪重也陵夷至

於戰國合從連衡力政爭彊師古曰力政者秉背禮義專任威力也從音子谷反繇是列國公子魏

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師古曰繇讀與田文春申君黃歇平原原君趙勝孟嘗君田文春申君黃歇

皆藉王公之執競為游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師古曰謂孟嘗君用雞鳴而得亡出關因狗盜而取

孤白裘也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呂周窮交魏齊之厄師古曰魏齊成卿之交也將為范雎所殺卿救之也

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已赴平原之急師古曰秦兵圍趙趙相平原原君告急於無忌無忌因

如姬深高蘭以竊兵符矯魏信侯命代晉鄙為將而令朱亥亥鉞殺晉鄙遂率兵救趙秦兵以卻而趙保全皆曰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搃擊

而游談者已四豪為稱首師古曰搃捉持也擊古手腕字也四豪即魏信陵以下也搃音尼於是背公死黨

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及至漢興禁網疎闊未之匡改也師古曰匡

正是故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而吳濞淮南皆招賓客巨千數外戚

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騫

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眾庶榮其名迹覬而慕之雖其陷於

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師古曰季路孔子弟子也姓仲名由衛人也衛有制

曠之亂季路聞之故入赴難遇孟憲石乞以戈擊之斷季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纆而仇牧

宋大夫也宋萬殺閔公仇牧聞之趨而至手劒而叱之萬臂擊仇牧碎首齒著于門闔言游俠之

徒自許節操同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師古曰論語載曾子之言也解在刑法志非明王在

於季路仇牧上視之已好惡齊之已禮法民曷繇知禁而反正乎師古曰視讀曰由示繇讀曰由古

之正法五伯三王之皐人也師古曰伯讀曰霸下皆類此而六國五伯之皐人也夫

四豪者又六國之皐人也況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

權其罪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溫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惜乎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後天子切齒衛霍改節然郡國豪桀處處各有京師親戚冠蓋相望亦古今常道莫足言者唯成帝時外家王氏賓客爲盛而樓護爲帥及王莽時諸公之間陳遵爲雄閭里之俠原涉爲魁師古曰魁者斗之所用盛而拘之本也故言根本者皆云魁

朱家魯人高祖同時也魯人皆曰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臧活豪

士曰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飲其德孟康曰有德於人而不自美也

不兼采食不重味乘不過鞦牛晉灼曰鞦鞦也鞦牛小牛也師古曰鞦車挽也音工豆反管說是也專趨人之

急甚於己私師古曰趨讀曰趨趣向也既陰脫季布之厄及布尊貴終身不見自關

呂東莫不延頸願交楚田仲曰俠聞父事朱家自己爲行弗及也

田仲死後有劇孟

劇孟者洛陽人也周人曰商賈爲資劇孟曰俠顯吳楚反時條侯

爲太尉乘傳東將師古曰乘傳車而東出爲大將也傳首張懸反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

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爲已師古曰已語終辭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

若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孟母死自

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孟死家無十金之財而符離王孟亦曰俠稱

江淮之間師古曰符離沛郡之縣也是時濟南閻氏陳周膚亦曰豪聞師古曰閻音開景帝聞

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毋辟陽翟薛況陝寒孺紛紛

復出焉師古曰代郡白陝非一家也故稱請焉梁國人姓韓名毋辟陽翟

郭解河內軹人也師古曰軹音只溫善相人許負外孫也解父任俠孝文時

誅死解爲人靜悍師古曰性沈靜而勇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感桀師古曰陰賊者陰懷賊害之意也感桀者感意

氣而立師古曰積古積字不快意所殺甚衆曰軀藉友報仇師古曰軀謂借助也臧命作姦剽

攻師古曰臧命賊亡命之人也剽劫休乃鑄錢掘家師古曰不報仇刺攻則鑄錢家也不可勝數適

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僚呂德報怨厚

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師古曰自好喜為此名也喜音許吏反既已振人之命不

矜其功師古曰振謂舉放也矜音持也其陰賊著於心本發於睚眦如故云師古曰著音直略反心本猶言

子負解之執師古曰負恃也與人飲使之醕非其任彊灌之師古曰盡爵曰醵其人

子賊不得伯解字也棄其尸道旁弗葬欲呂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

去其賊師古曰微賊窘自歸師古曰窘困急其呂實告解解曰公殺之當吾兒不直遂

欲殺之解曰居邑屋不見敬是吾德不脩也師古曰邑屋猶今人言村舍巷舍也彼何辜

乃陰請尉史曰是人吾所重至踐更時脫之師古曰踐更為踐吏之卒也脫免也更音工衡反脫音它活反

每至直更數過吏弗求師古曰直當也次當為吏也數音所角反怪之問其故解使脫之箕踞

者迺肉袒謝擧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洛陽人有相仇者邑中

賢家居閒呂十數終不聽和師古曰居中間為道地客迺見解解夜見仇家

仇家曲聽師古曰屈曲從其言解謂仇家吾聞洛陽諸公在閒多不聽今子幸

而聽解解奈何從它縣奪人邑賢大夫權乎迺夜去不使人知曰

且毋庸待我去令洛陽豪居閒迺聽師古曰庸用也且無用依待洛陽豪更言之通從其言也解為人短

小恭儉出未嘗有騎師古曰不以不敢乘車入其縣庭師古曰所屬之縣也之苑郡

國為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如酒曰事可為免出者出之不可者各令厭其意師古曰厭滿也

瞻音一然後迺敢嘗酒食諸公呂此嚴重之爭為用邑中少年及苑近

縣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解舍養之師古曰舍止也言解多藏亡命

者多歸解故夜將車來師古曰中充也言其財不充合徒

迎取其人居止而養之及徙豪茂陵也解貧不中嘗師古曰中充也言其財不充合徒

之數也中音竹仲反其下亦同

之數也中音竹仲反其下亦同

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爲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此其家不貧師古曰將軍爲之言是爲其所使也解徒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

楊季主子爲縣掾鬲之師古曰鬲塞其送不令解得之也鬲與鬲同解兄子斷楊掾頭解入關

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聲爭交驩師古曰知謂先相知邑人又殺楊季主季主

家上書人又殺闕下師古曰於闕下殺上書人上聞迺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

夏陽身至臨晉臨晉籍少翁素不知解因出關師古曰出解於關也籍少翁已

出解解傳太原所過輒告主人處吏逐迹至籍少翁少翁自殺口

絕久之得解窮治所犯爲而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

坐客譽郭解生曰解專曰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之殺此生斷

舌吏曰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莫知爲誰吏奏解無罪御

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曰睚眦殺人解不知此

辜甚於解知殺之當大逆無道師古曰當謂處斷其罪遂族解自是之後俠者極

衆而無足數者然關中長安樊中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

河郭翁中師古曰中讀音同仲太原魯翁孺臨淮兒長卿師古曰兒音五奚反東陽陳君孺

雖爲俠而恂恂有退讓君子之風師古曰恂恂謹信之貌也音切至若北道姚氏西道

諸杜南道仇景東道佗羽公子師古曰據京師而言指其東西南北謂也姓佗名羽字公子它古他字南陽趙調

之徒盜跖而居民閒者耳曷足道哉此迺鄉者朱家所羞也師古曰鄉讀曰

萬章字子夏長安人也師古曰萬音拒長安熾盛街閭各有豪俠章在城西

柳市師古曰漢宮闕疏云細柳倉有柳市號曰城西萬子夏爲京兆尹門下督從至殿中

侍中諸侯貴人爭欲揖章莫與京兆尹言者章逡循甚懼

其後京兆不復從也師古曰更不以章自隨也與中書令石顯相善亦得顯權力門

車常接載至成帝初石顯坐專權擅執免官徙歸故郡顯貲巨萬

當去畱牀席器物數百萬直欲曰與章章不受賓客或問其故章

歎曰吾已布衣見哀於石君

師古曰言爲石顯所哀憐

石君家破不能有已安也

師古

曰言力不能救而受其財物此爲石氏之禍萬氏反當已爲福邪諸公已是

服而稱之河平中王尊爲京兆尹捕擊豪俠殺章及箭張回

服虔曰作箭者

姓張

名同酒市趙君都賈子光

服虔曰酒市中人也皆長安名豪報仇犯養刺客者也

樓護字君卿齊人父世醫也護少隨父爲醫長安出入貴戚家護

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長者咸愛重之其謂曰曰君卿之材

何不宦學乎繇是辭其父學經傳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爲京兆吏數年甚得名

譽是時王氏方盛賓客滿門五侯兄弟爭名其客各有所厚不得

左右師古曰不相經過也唯護盡入其門咸得其驩心結士大夫無所不傾其

交長者尤見親而敬衆已足服爲人短小精辯論議常依名節聽

之者皆竦與谷永俱爲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樓君卿

唇舌言其見信用也母死送葬者致車二三千兩閭里歌之曰五

侯治喪樓君卿久之平阿侯舉護方正

師古曰王譚也爲諫大夫使郡國護

假貸

師古曰官以物假貸貧人合護監之貸音此數反多持幣帛過齊上書求上先人家因會宗

族故人各已親疏與束帛一日散百金之費使還奏事稱意擢爲

天水太守數歲免家長安中時成都侯商爲大司馬衛將軍罷朝

欲候護其主簿諫將軍至尊不宜入閭巷商不聽遂往至護家家

狹小官屬立車下久住移時天欲雨主簿謂西曹諸掾曰不肯彊

諫反雨立閭巷商還或曰主簿語商恨已他職事去主簿終身廢

錮後護復已薦爲廣漢太守元始中王莽爲安漢公專政莽長子

宇與妻兄呂寬謀已血塗莽第門欲懼莽令歸政發覺莽大怒殺

宇而呂寬亡寬父素與護相知寬至廣漢過護不曰事實語也到

數日名捕寬詔書至

師古曰舉姓名而捕之也護執寬莽大喜徵護入爲前輝光

曰莽分三輔置前輝光後丞烈以護爲之輝音暉

封息鄉侯列於九卿莽居攝槐里大賊趙朋霍

鴻等羣起延入前輝光界護坐免為庶人其居位爵祿賂遺所得亦緣手盡既退居里巷時五侯皆已死年老失執賓客益衰至王莽篡位呂舊恩召見護封為樓舊里附城師古曰莽為此爵名效古之附庸也而成都侯商子邑為大司空貴重故人皆敬事邑唯護自安如舊節邑亦父事之不敢有闕時請召賓客邑居樽下稱賤子上壽師古曰言坐以父禮事坐者百數皆離席伏護獨東鄉正坐師古曰鄉讀曰嚮字謂邑曰公子貴如何蘇林曰邑字公子也初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姬同食及護家居妻子頗厭呂公護聞之流涕責其妻子曰呂公以故舊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護卒子嗣其爵

陳遵字孟公杜陵人也祖父遂字長子宣帝微時與有故相隨博師古曰博六高紀一說進勝也而博而勝故遂有所負及宣帝即位用遂稍遷至太原太守迺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

前漢光十二

己償博進矣妻君寧時在笏知狀師古曰史皇孫名進而此詔不諱之蓋史家追狀者著舊恩之深也遂於是辭謝因曰事在元平元年赦令前其見厚如此元

帝時徵遂為京兆尹至廷尉遵少孤與張竦伯松俱為京兆史竦博學通達呂廉儉自守而遵放縱不拘操行雖異然相親友哀帝之末俱著名字為後進冠如滄曰為後進人士之冠首也竦入公府公府掾史率皆羸車小馬不上鮮明而遵獨極與馬衣服之好門外車騎交錯又日出醉歸師古曰言每師古曰言每日必出飲也曹事數廢西曹曰故事適之師古曰案舊法令而罰之也適讀曰適此下皆同侍

曹輒詣寺舍白遵曰陳卿今日呂某事適遵曰滿百乃相聞故事有百適者斥滿百西曹白請斥大司徒馬宮大儒優士又重遵師古曰

劇縣補郁夷令師古曰右扶風之縣久之與扶風相失師古曰意不相得也自免去槐里大賊趙朋霍鴻等起遵為校尉擊朋鴻有功封嘉威侯居長安中列

侯近臣貴戚皆貴重之收守當之官及郡國家桀至京師者莫不相因到遵門尊者酒師古曰嗜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

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大窮候遵霑醉時突入見遵師古曰霑音沾其大叩頭自白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母迺令從後閣出

去師古曰以其前門闕遵大率常醉然事亦不廢長八尺餘長頭大鼻

容貌甚偉略涉傳記贍於文辭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已為師古曰懷來也

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字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

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坐云王莽素奇遵材在位多稱譽者繇

是起為河南太守師古曰繇既至官當遣從史西召善書吏十人於

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遵馮几師古曰馮口占書吏且省官事師古曰

也口隱其辭以授書數百封親疏各有意河南大驚數月免初遵為河

南太守而弟級為荊州牧當之官俱過長安富人故淮陽王外家

左氏飲食作樂後司直陳崇聞之劾奏遵兄弟幸得蒙恩超等歷

位遵爵列侯備郡守級州牧奉使皆已舉直察枉宣揚聖化為職

不正身自慎始遵初除乘藩車入閭巷師古曰藩車車過寡婦左阿君

置酒誥謳遵起舞跳梁頓仆坐上暮因畱宿為侍婢扶臥遵知飲

前漢十一

七

占慶度

師古曰嗜

師古曰既關閉門又投車轄也而說者便欲改轄字為

師古曰霑音沾其大

師古曰以其前門闕

師古曰懷來也

師古曰繇

師古曰馮

師古曰藩車車

師古曰湛讀

師古曰其故

也屬音之欲反

先是黃門郎楊雄作酒箴曰諷諫成帝其文為酒客難法度

士譬之於物曰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肩師古曰肩井邊地若人目上之有肩處高

臨深動常近危酒膠不入口臧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纆徽一旦

重礙為裳所輻師古曰輻徽并索也重礙也裳并已軀為裳也輻輻也輻輻忽捨陳不

不如鳴夷師古曰鳴夷韋囊也身提黃泉骨肉為泥師古曰提擲也擲人黃泉自用如此

日盛酒人復借酤師古曰酤常為國器託於屬車師古曰天子屬車常載酒食

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絲是言之酒何過乎師古曰絲讀與遵大喜之師古

不敢差跌師古曰跌音徒結反而我放意自恣浮湛俗閒師古曰湛讀曰沈官爵功名

不減於子而差獨樂顧不優邪師古曰顧念也竦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

欲為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雖然學我者易持效子者難將

吾常道也及王莽敗二人俱客於池陽師古曰池陽左馬竦為賊兵所殺李奇

曰竦知有賊當去會反支曰不去因師古曰更始至長安大臣薦遵為大司馬護軍與

歸德侯劉颯俱使匈奴師古曰颯立單于欲脅誅遵遵陳利害為言曲直

單于大奇之遣還會更始敗遵雷朔方為賊所敗時醉見殺

原涉字巨先祖父武帝時巨豪桀自陽翟徙茂陵師古曰陽翟潁川之縣也涉父哀

帝時為南陽太守天下殷富大郡二千石死官賦斂送葬皆千萬

呂上妻子通共受之呂定產業時又少行三年喪者及涉父死讓

還南陽賻送行喪家廬三年絲是顯名京師禮畢扶風謁請為議

曹師古曰禮畢行喪終服也衣冠慕之輻輳為大司徒史丹舉能治劇為谷口令師古曰左

茂陵秦氏所殺涉居谷口半歲所自劫去官欲報仇谷口豪桀為

殺秦氏亡命歲餘逢赦出郡國諸豪及長安五陵諸為氣節者皆

前漢九十一

歸慕之師古曰五陵謂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也班固西都賦曰南望杜霸北眺五陵是遂傾身與相待人無賢不肖闔門師古曰闔字與在所閭里盡滿客或

讎涉曰子本吏二千石之世結髮自脩巨行喪推財禮讓為名正

復讎取仇猶不失仁義何故遂自放縱為輕俠之徒乎涉應曰子

獨不見家人寡婦邪始自約救之時意迴慕宋伯姬及陳孝婦師古

曰伯姬魯宣公女嫁於宋恭公卒伯姬寡居至景公時伯姬之宮夜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

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具夜不下堂遂寢於火而死陳孝婦者其夫嘗行戒屬孝婦曰幸有老

母吾若不來汝善養吾母孝婦曰諾夫果死孝婦養姑愈固其父母將取嫁之孝婦固欲自殺

父母灌而不收遂使養姑淮陽太守以聞朝廷高其義賜黃金四十斤復之終身流曰孝婦

幸壹為盜賊所汙遂行淫失師古曰失知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吾猶

此矣師古曰還讀曰旋謂反婦故諫

慕儉約非孝也迺大治起冢舍周閣重門初武帝時京兆尹曹氏

葬茂陵民謂其道為京兆仵涉慕之迺買地開道立表署曰南陽

仵人不肯從謂之原氏仵費用皆印富人長者師古曰印然身衣服

車馬纒具妻子內因專曰振施貧窮赴人之急為務人嘗置酒請

涉涉入里門客有道涉所知母病避疾在里宅者師古曰在此涉即往

候叩門家哭涉因入弔問曰喪事家無所有涉曰但絮埽除沐浴

待涉還至主人對賓客歎息曰人親臥地不收涉何心鄉此師古曰

向願徹去酒食賓客爭問所當得涉迺側席而坐師古曰禮有憂者側席

側削牘為疏師古曰牘木簡具記衣被棺木下至飯舍之物分付諸客

主人願受賜矣既共飲食涉獨不飽迺載棺物從賓客往至喪家

為棺斂勞俸畢葬師古曰勞來謂慰賓客也棺音工與反其周急待人如此

後人有毀涉者曰姦人之雄也喪家子即時刺殺言者賓客多犯

法臯過數上聞王莽數收繫欲殺輒復赦出之涉懼求為卿府掾

史欲曰避客文母太后喪時守復土校尉蘇林曰文母已為中郎后免

官涉欲上冢不欲會賓客密獨與故人期會涉單車毆上茂陵師古曰

投暮入其里宅因自匿不見人遣奴至市買肉奴乘涉氣與

屠爭言所傷屠者亡是時茂陵守令尹公師古曰守茂陵令來真為之新視事涉未

謁也聞之大怒知涉名豪欲已示眾厲俗遣兩吏舊守涉至日中

奴不出吏欲便殺涉去涉迫窘不知所為會涉所與期上冢者車

數十乘到皆諸豪也共說尹公尹公不聽諸豪則曰原巨先奴犯

法不得使肉袒自縛箠貫耳詣廷門謝皇於君威亦足矣尹公許

之涉如言謝復服遣去師古曰令涉如故善衣服也復音扶目反初涉與新豐富人祁大伯為

友大伯同母弟王游公素嫉涉時為縣門下掾說尹公曰君已守

令辱原涉如是一旦真令至君復單車歸為府吏涉刺客如雲殺

人皆不知主名可為寒心涉治冢舍奢僭踰制學惡暴著主上知

之今為君計莫若墮壞涉冢舍條奏其舊惡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君必得真令

如此涉亦不敢怨矣尹公如其計莽果已為真令涉繇此怨王游

公選賓客遣長子初從車二十乘劫王游公家游公母即祁大伯

母也諸客見之皆拜傳曰無驚祁夫人遂殺游公父及子斷兩頭

去師古曰殺游公及其父涉性略似郭解外溫仁謙遜而內隱師古曰隱匿其情也好殺匪眦

於塵中獨死者甚多王莽末東方兵起諸王子弟多薦涉能得士

死可用莽迺召見責已曷惡赦貫師古曰貫謂寬其罪拜鎮戎大尹天水太守

涉至官無幾長安敗師古曰無幾言無多時也幾音居豈反郡縣諸假號起兵攻殺二千石

長吏已應漢諸假號素聞涉名爭問原尹何在拜謁之時莽州牧

使者依附涉者皆得活傳送致涉長安更始西屏將軍申屠建請

涉與相見大重之故茂陵令尹公壞涉冢舍者為建主簿涉本不

怨也涉從建所出尹公故遮拜涉謂曰易世矣宜勿復相怨涉曰

尹君何壹魚肉涉也師古曰言以涉為魚肉不以人遇之涉用是怒使客刺殺主簿涉欲

尹君何壹魚肉涉也師古曰言以涉為魚肉不以人遇之涉用是怒使客刺殺主簿涉欲

亡去申屠建內恨恥之陽言吾欲與原巨先共鎮三輔豈曰一吏  
易之哉賓客通言令涉自繫獄謝建許之賓客車數十乘共送涉  
至獄建遣兵道徼取涉於車上師古曰微要也善上楚反送車分散馳遂斬涉縣之  
長安市師古曰自哀平閒郡國處處有豪桀然莫足數其名聞州郡  
者霸陵杜君放池陽韓幼穉馬領繡君賓西河漕中叔皆有謙退  
之風師古曰馬領北地之縣繡漕音王莽居攝誅鉅豪俠名捕漕中叔不能  
得師古曰指其名而捕之素善强弩將軍孫建莽疑建藏匿泛曰問建師古曰泛音曰  
責也泛音建曰臣名善之誅臣足曰塞責莽性果賊無所容忍然重  
數劔反建不竟問遂不得也中叔子少游復曰俠聞於世云

佞幸傳第六十三

漢書九十三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漢興佞幸寵臣高祖時則有籍孺孝惠有閔孺此兩人非有材能

但曰婉媚貴幸師古曰婉順也媚悅也與上臥起公卿皆因關說師古曰關說者言出之

關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駿驎貝帶師古曰以駿驎毛羽飾冠海貝飾帶駿驎即

津關津關音義說在司馬相如傳傅脂粉化閔籍之屬也兩人徙家安陵其後寵臣孝文時士人則

鄧通宦者則趙談北宮伯子師古曰姓北宮名伯子孝武時士人則韓嫣師古曰

者則李延年孝元時宦者則弘恭石顯孝成時士人則張放淳于

長孝哀時則有董賢孝景昭宣時皆無寵臣景帝唯唯有郎中令周

仁昭帝時駙馬都尉程璜金賞師古曰程音丁璜反嗣父車騎將軍日磾爵為

侯二人之寵取過庸不篤師古曰過過於常人耳不能大厚也宣帝時侍中中郎將張彭

祖少與帝微時同席研書及帝卽尊位彭祖曰舊恩封陽都侯出

常參乘號為愛幸其人謹救無所虧損師古曰救善也為其小妻所毒薨國

除

鄧通蜀都南安人也曰濯船為黃頭郎師古曰濯船能持濯行船也土勝水其

頭郎也濯讀曰權百直孝反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顧見其衣

尻帶後穿師古曰衣尻帶後謂衣當背覺而視之漸臺師古曰覺謂履之帶也未央殿西

呂夢中陰目求推者郎師古曰默而視之求所夢者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

召問其名姓姓鄧名通鄧猶登也文帝甚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尊幸之日日

異通亦愿謹不好外交師古曰專謹曰愿音願又音原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

賜通鉅萬百十數師古曰每賜輒鉅萬如此者十數官至上大夫文帝時閒如通家游

戲師古曰問謂投繯私行不公顯也如往也然通無他伎能不能有所薦遂獨自謹身曰媚上

而巳上使善相人者相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者在我何說

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師古曰嚴道屬蜀郡縣有嚴夷曰道鄧氏錢布天下

其富如此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爲上嗽吮之師古曰嗽音山角反吮音自亮反上不樂

從容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若太子太子入問疾上

使太子齧癰師古曰齧齧也齧出其膿血齧音仕客反太子嗽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通嘗爲上

齧太子慙繇是心恨通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其下類此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

居無何人有告通盜出微外鑄錢師古曰微猶塞也東北謂之塞西南謂之微塞者以鄧塞爲名徵者取微避之義也徵音工鈞

反下吏驗問頗有遂師古曰遂成也成其罪狀竟案盡沒入之通家尙負責數鉅萬

主賜鄧通師古曰卽鄧陶長公主文帝之女也吏輒隨沒入之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

主乃令假衣食師古曰假假貸而祿爲簪也師古曰此說非也積其前後所犯合沒官者數多除其見在財物以外尙有負責數鉅萬故云吏輒隨沒入之耳非負責庸之私直長公

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

趙談者己星氣幸北宮伯子長者愛人故親近然皆不比鄧通

韓嫣字王孫弓高侯積當之孫也武帝爲膠東王時嫣與上學書

相愛及上爲太子愈益親嫣媽善騎射聰慧上卽位欲事伐胡而

媽先習兵師古曰言舊目便習已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鄧通師古曰始擬此也

時媽常與上共臥起江都王入朝從上獵上林中天子車駕趨通

未行師古曰已趨趨止行人說而天子未出也先使媽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馳視獸江都王望

見已爲天子辟從者伏謁道旁師古曰辟去其從者而身獨伏謁也辟音闕媽驅不見既過江

都王怒爲皇太后泣請得歸國師古曰還國封於天子也入宿衛比韓嫣太后繇此

銜媽媽侍出入永巷不禁師古曰自上恣其出入也已姦聞皇太后太后怒使使賜

媽死上爲謝終不能得媽遂死媽弟說亦愛幸師古曰說讀曰悅已軍功封

案道侯巫蠱時爲戾太子所殺子增封龍雒侯師古曰雒字或作頌大司馬車

騎將軍自有傳師古曰在韓信傳末

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師古曰樂人也延年坐法腐刑給

事狗監中師古曰掌天子之狗於其中供事也女弟得幸於上號李夫人列外戚傳延年

善歌爲新變聲是時上方興天地諸祠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輒承意弦歌所造詩爲之新聲曲而李夫人產昌邑王延年繇是貴爲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綬而與上臥起其愛幸埒韓嫣師古曰埒等齊久之延年弟季與中人亂出入驕恣及李夫人卒後其愛施師古曰施解也音武兩反上遂誅延年兄弟宗族是後寵臣大氏外戚之家也

師古曰氏歸也音丁禮反

衛青霍去病皆愛幸然亦已功能自進

石顯字君房濟南人弘恭沛人也皆少坐法腐刑爲中黃門已選爲中尙書宣帝時任中書官恭明習法令故事善爲請奏能稱其職恭爲令顯爲僕射元帝卽位數年恭死顯代爲中書令是時元帝被疾不親政事方隆好於音樂已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師古曰少骨肉之親無婚姻之家也精專可信任遂委已政事無小大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爲人巧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

已中傷人

師古曰詭遠也遠音少辯

忤恨睚眦被已危法

師古曰被加也音皮義反

初元中前將軍

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宗正劉更生皆給事中望之領尙書事

知顯專權邪辟

師古曰辟讀而辟

建已爲尙書百官之本國家樞機師古曰立此議而見之

宜已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師古曰禮刑人不在君側故曰應古元帝不聽繇是大與顯忤後

皆害焉望之自殺堪更生廢錮不得復進用語在望之傳後太中大夫張猛魏郡太守京房御史中丞陳咸待詔賈捐之皆嘗奏封

事或召見言顯短顯求索其辜房捐之棄市猛自殺於公車咸抵辜髡爲城旦及鄭令蘇建得顯私書奏之後已它事論死自是公

卿已下畏顯重足一迹

師古曰言極恐懼不敢自覓蹤

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

充宗結爲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

師古曰倚依也音於倫反

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累累綬若若邪

師古曰累累重積也若若長貌繫音力追反

言其兼官據執也

顯見左將軍馮奉世父子爲公卿著名女又爲昭儀在內顯心欲附之薦言昭儀兄謁者遂師古曰遂音千旬反修敕宜侍帷幄師古曰天子召見救整也

欲已爲侍中遂請開言事上聞遂言顯顯權師古曰顯與專同其下類此天子大怒罷遂歸郎官其後御史大夫缺羣臣皆舉遂兄大鴻臚野王行能

第一天子呂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野王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已陛下度越衆賢師古曰度過也私後宮親已爲三公上曰善吾不見是師古曰言不見此理迺下詔嘉美野王廢而不用語在野王傳顯內自知擅權事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耳目有已閒已師古曰見音工覓反

迺時歸誠取一信已爲驗顯嘗使至諸官有所徵發顯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

後果有上書告顯顯命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已其書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已事師古曰過猶誤也屬委也屬音覓欲反羣下無不嫉妬欲

陷害臣者事類如此非一唯獨明主知之愚臣微賤誠不能已一軀稱快萬衆師古曰稱音尺孕反任天下之怨師古曰任猶當也臣願歸樞機職受後宮掃

除之役死無所恨唯陛下哀憐財幸師古曰財與裁同已此全活小臣天子已爲然而憐之數勞勉顯加厚賞賜賞賜及賂遺訾一萬萬師古曰賂遺謂百官

顯恐天下學士姍已師古曰姍古誦字誦誦也音所諫反病之是時明經著節士瑯邪貢禹爲諫大夫顯使人致意深自結納顯因薦禹天子歷位九卿至

御史大夫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稱顯已爲不妬譖望之矣顯之設變詐已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也元帝晚節寢疾師古曰晚節猶言未時也

定陶恭王愛幸顯擁祐太子頗有力元帝崩成帝初卽位遷顯爲長信中太僕秩中二千石顯失倚離權數月丞相御史條奏顯舊

惡及其黨牢梁陳順皆免官顯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滿不食道病

死師古曰誦讀諸所交結曰顯為官皆廢罷少府五鹿充宗左遷玄菟

太守御史中丞伊嘉為鴈門都尉長安謠曰伊徙鴈鹿徙菟去牢

與陳實無賈師古曰賈讀曰價

涪于長字子鶻魏郡元城人也少曰太后姊子為黃門郎未進幸

會大將軍王鳳病長侍病晨夜扶丞左右甚有甥舅之恩鳳且終

曰長屬託太后及帝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帝嘉長義拜為列校尉諸曹遷水衡

都尉侍中至衛尉九卿久之趙飛燕貴幸上欲立曰為皇后太后

曰其所出微難之長主往來通語東宮師古曰主猶專歲餘趙皇后得上

甚德之迺追顯長前功下詔曰前將作大匠解萬年奏請營作昌

陵罷弊海內師古曰罷讀曰疲侍中衛尉長數曰宜止徙家反故處師古曰陵置邑徙人

以賞之長奏令止所讀曰疲朕曰長言下公卿議者皆合長計首建至策民曰康

寧師古曰康康安也其賜長爵關內侯後遂封為定陵侯大見信用貴傾公卿

外交諸侯牧守賂遺賞賜亦繁鉅萬師古曰繁古累字也其下亦同多畜妻妾淫於聲

色不奉法度初許皇后坐執左道廢處長定宮而后姊嬖為龍頤思

侯夫人音灼曰嬖音靡寡居長與嬖私通因取為小妻許后因嬖賂遺長欲

求復為婕妤長受許后金錢乘輿服御物前後千餘萬詐許為白

上立曰為左皇后嬖每入長定宮輒與嬖書戲侮許后嬖易無不

言師古曰嬖衰汗也易輕也易音弋或反交通書記賂遺連年是時帝舅曲陽侯王根為大

司馬票騎將軍輔政數歲久病數乞骸骨長曰外親居九卿位次

第當代根根兄子新都侯王莽心害長寵私間長取許嬖受長定

宮賂遺莽侍曲陽侯疾因言長見將軍久病意喜自己當代輔政

至對衣冠議語署置師古曰自謂當輔政故豫言其人為某官某人為某事具言其臯過根怒曰即如

是何不白也莽曰未知將軍意故未敢言根曰趣白東宮師古曰趣讀曰促莽求見太后具言長驕伏師古曰伏讀與逸同欲代曲陽侯對莽母上車師古曰莽母於

長舅之妻也上車當於  
異處便於前上言不敬私與長定貴人姊通受取其衣物太后亦怒曰兒

至如此往白之帝莽白上上迺免長官遣就國初長為侍中奉兩

宮使親密師古曰言為使者傳言語於太后及帝欲立趙飛燕之類紅陽侯立獨不得為大司馬輔政立

自疑為長毀譖常怨毒長上知之及長當就國也立嗣子融從長

請車騎師古曰嗣子謂嫡長子當為嗣者也長曰珍寶因融重遺立立因為長言於是天

子疑焉下有司案驗吏捕融立令融自殺曰滅口上愈疑其有大

姦遂逮長繫洛陽詔獄窮治長具服戲毋長定宮師古曰母古每字謀立左

皇后皇至大逆死獄中妻子當坐者徙合浦母若歸故郡師古曰若者其母名

紅陽侯立就國將軍卿大夫郡守坐長免罷者數十人莽遂代根

為大司馬久之還長母及子酺於長安師古曰酺音蒲後酺有罪莽復殺之

徙其家屬故郡始長曰外親親近師古曰親近謂近幸於天子近音其斬反其愛幸不及富平

侯張放放常與上臥起俱為微行出入

六

董賢字聖卿雲陽人也父恭為御史任賢為太子舍人哀帝立賢

隨太子官為郎師古曰東宮官屬隨例遷也二歲餘賢傳漏在殿下師古曰傳漏秦時刻為人美

麗自喜師古曰喜音許史反哀帝望見說其儀貌師古曰說讀曰悅識而問之曰是舍人

董賢邪因引上與語拜為黃門郎繇是始幸問及其父為雲中侯

即日徵為霸陵令遷光祿大夫賢寵愛日甚為駙馬都尉侍中出

則參乘入御左右旬月間賞賜綮鉅萬貴震朝廷常與上臥起嘗

晝寢偏藉上衷師古曰藉謂身臥其上也襲古稱字上欲起賢未覺師古曰覺寐之席也音上効反不欲動賢

迺斷衷而起其恩愛至此賢亦性柔和便辟善為媚曰自固每賜

洗沐不肯出嘗畱中視醫藥上曰賢難歸詔令賢妻得通引籍殿

中止賢廬師古曰廬謂殿中所宿止處也若吏妻子居官寺舍又詔賢女弟曰為昭儀

位次皇后更名其舍為椒風曰配椒房云師古曰皇后殿稱椒房欲配其名故曰椒風昭儀及

賢與妻旦夕上下竝侍左右賞賜昭儀及賢妻亦各千萬數遷賢

父爲少府賜爵關內侯食邑復徙爲衛尉又曰賢妻父爲將作大

匠弟爲執金吾詔將作大匠爲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門師古曰重殿謂

有前後殿洞門謂門內相當也皆僭天子之制度者也木土之功窮極技巧柱檻衣已綈錦師古曰蓋謂軒

也皆僭天子之制度者也下至賢家僮僕皆受上賜及武庫禁兵上方珍寶其選物上

弟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迺其副也及至東園祕器珠襦玉柙豫

已賜賢無不備具師古曰東園署名也漢書儀云東園祕器作棺梓素木長一丈崇廣四

縫以黃金爲纆又令將作爲賢起冢瑩義陵旁內爲便房剛柏題湊剛之柏也

師古曰題湊解在霍光傳外爲徽道周垣數里門闕罕恩甚盛上欲侯賢而未有緣

會待詔孫寵息夫躬等告東平王雲后謁祠祀詛師古曰謁者后之名下有

司治皆伏其辜上於是令躬寵爲因賢告東平事者迺曰其功下

詔封賢爲高安侯躬宜陵侯寵方陽侯食邑各千戶頃之復益封

賢二千戶丞相王嘉內疑東平事寃甚惡躬等數諫爭曰賢爲亂

前漢九十三

七

國制度嘉竟坐言事下獄死上初卽位祖母傅太后母丁太后皆

在兩家先貴傅太后從弟喜先爲大司馬輔政數諫失太后指免

官上舅丁明代爲大司馬亦任職頗害賢寵及丞相王嘉死明甚

憐之上篤重賢欲極其位師古曰篤益也而恨明如此遂冊免明日前東平

王雲貪欲上位祠祭祝詛雲后舅伍宏已鑿待詔與校祕書郎楊

閔結謀反逆禍甚迫切賴宗廟神靈董賢等已聞咸伏其辜將軍

從弟侍中奉車都尉吳族父左曹屯騎校尉宣皆知宏及栩丹諸

侯王后親師古曰柳姓也音許羽反而宣除用丹爲御屬吳與宏交通厚善數稱薦

宏宏已附吳得與其惡心因醫技進幾危社稷師古曰幾音已依反朕已恭皇

后故不忍有云師古曰恭皇后謂丁后卽哀帝母將軍位尊任重既不能明威立義折

消未萌師古曰未萌謂禍難之未生者又不深疾雲宏之惡而懷非君上阿爲宣吳師

曰以君上爲非懷此心也反痛恨雲等揚言爲羣下所寃又親見言伍宏善醫死可

惜也師古曰見賢等獲封極幸嫉妒忠良非毀有功於戲傷哉師古曰

易戲讀見天子也賢等獲封極幸嫉妒忠良非毀有功於戲傷哉於讀曰

趙盾不討賊謂之弑君師古曰季友與桓公少子莊公母弟也叔牙亦桓公之弟

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宣子曰不然曰子為正卿亡不越

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

周也音頻寐反師古曰此謂比周也令嘉有依得已師古曰

罔上有司致法將軍請獄治朕惟噬膚之恩未忍孟康曰易曰噬膚滅鼻

將軍印綬罷歸就第遂呂賢代明為大司馬衛將軍師古曰承天

序惟稽古建爾于公呂為漢輔往悉爾心統辟元戎師古曰悉蓋也統

朕以將為命呂兵為威可不慎與師古曰與讀曰歟是時賢年二十二雖為

三公常給事中領尚書百官因賢奏事以父恭不宜在卿位徙為

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弟寬信代賢為駙馬都尉董氏親屬皆侍

中諸曹奉朝請寵在丁傅之右矣師古曰明年匈奴單于來朝宴見

羣臣在前單于怪賢年少以問譯師古曰傳譯之人也上令譯報曰大司馬年

少以大賢居位單于迺起拜賀漢得賢臣初丞相孔光為御史大

夫時賢父恭為御史事光及賢為大司馬與光竝為三公上故令

賢私過光光雅恭敬知上欲尊寵賢及聞賢當來也光警戒衣冠

出門待望見賢車迺却入賢至中門光入問既下車迺出拜謁送

迎甚謹不敢以賓客均敵之禮賢歸上聞之喜立拜光兩兄子為

諫大夫常侍賢繇是權與人主侔矣師古曰侔等也是時成帝外家王氏衰

廢唯平阿侯譚子去疾哀帝為太子時為庶子得幸及即位為侍

中騎都尉上呂王氏亡在位者遂用舊恩親近去疾復進其弟閎

爲中常侍閔妻父蕭威前將軍望之子也久爲郡守病免爲中郎

將兄弟並列賢父恭慕之欲與結婚閔爲賢弟駙馬都尉寬信

求成女爲婦威惶恐不敢當私謂閔曰董公爲大司馬冊文言允

執其中此迺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

家人子所能堪邪師古曰家人猶言庶人也盛威自謂閔性有知略聞咸言心亦悟迺還

報恭深達咸自謙薄之意恭歎曰我家何用負天下而爲人所畏

如是意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後上置酒麒麟殿師古曰在未央宮賢父子親屬宴飲

王閔兄弟侍中中常侍皆在側上有酒所師古曰言酒在禮中從容視賢笑師古曰

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亡窮統業至重天子亡戲言上

默然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左右皆恐於是遣閔出後不得復侍宴賢第新

成功堅師古曰言盡功力而作之極堅牢也功字或作攻攻治也言作治之甚堅牢其外大門無故自壞賢心惡之

後數月哀帝崩太皇太后召大司馬賢引見東箱問曰喪事調度

賢內憂不能對免冠謝太后曰新都侯莽前曰大司馬奉送先帝

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佐君賢頓首幸甚太后遣使者召莽既至

曰太后指使尙書劾賢帝病不親醫藥禁止賢不得入出宮殿司

馬中賢不知所爲詣闕免冠徒跣謝莽使謁者曰太后詔卽闕下

冊賢師古曰卽就也曰閒者已來陰陽不調菑害並臻師古曰菑古災字元元蒙幸師古曰蒙

夫三公鼎足之輔也高安侯賢未更事理師古曰更歷也音工衡反爲大司馬不

合衆心非所已折衝綏遠也其收大司馬印綬罷歸第卽日賢與

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疑其詐死有司奏請發賢棺至獄診視

棺師古曰謂發冢取其棺也診驗也音軫葬復風大司徒光奏賢師古曰風讀曰風光也質性巧佞翼姦

已獲封侯師古曰翼進也父子專朝兄弟竝寵多受賞賜治第宅造冢曠放效無極不異王制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費已萬萬計國家爲空虛父子驕蹇至

不爲使者禮師古曰言不受賜不拜師古曰言不辜惡暴著賢自殺伏辜死後父恭

等不悔過乃復師古曰以砂塗沙畫棺師古曰以砂塗四時之色左蒼龍右白虎

上著金銀日月玉衣珠璧師古曰以此物棺已棺師古曰以此物棺至尊無已加恭等幸

得免於誅不宜在中土臣請收沒入財物縣官諸師古曰以此物棺已賢爲官者皆

免父恭弟寬信與家屬徙合浦母別歸故郡鉅鹿長安中小民謹

謹鄉其弟哭幾獲盜之師古曰陽在哭之實欲竊縣官斥賣董氏財凡四

十三萬萬賢既見發贏診其尸師古曰贏露形因埋獄中賢所厚吏沛

朱詡自劾去大司馬府買棺衣收賢尸葬之王莽聞之而大怒師古曰已

它臯擊殺詡詡子浮建武中貴顯至大司馬司空封侯而王閔王

莽時爲牧守所居見紀莽敗迺去官世祖下詔曰武王克殷表商

容之閔師古曰商閔修善謹救兵起吏民獨不爭其頭首今已閔子

補吏至墨綬卒官蕭咸外孫云

贊曰柔曼之傾意師古曰曼澤也言其非獨女德蓋亦有男色焉觀籍

閔鄧韓之徒非一而董賢之寵尤盛父子竝爲公卿可謂貴重人

臣無二矣然進不繇道師古曰言本不以位過其任莫能有終所謂愛

之適足已害之者也漢世衰於元成壞於哀平哀平之際國多釁

矣師古曰釁主疾無嗣弄臣爲輔鼎足不彊棟幹微撓師古曰撓弱一朝

帝崩姦臣擅命董賢溢死丁傅流放辜及母后奪位幽廢師古曰謂賢皇太后趙氏

爲孝成皇后退居北宮師古曰謂賢哀皇后傅氏退居桂宮咎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著損者三友師古曰

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師古曰王者不私人師古曰官殆爲此也師古曰

殆近也

金陵書局  
版古圖本

匈奴傳第六十四上

漢書九十四

正義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師古曰以度唐虞呂上有山戎獫狁

獫狁師古曰皆匈奴別號居于北邊隨草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

牛羊其奇畜則橐佗驢羸馱馱騊駼驢突師古曰橐佗言能負橐囊而馱物也

日而越其母駒駝馬類也生北海驛突馱馱類也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居耕田

之業然亦各有分地師古曰分音扶無文書言語為約束兒能騎羊

引弓射鳥鼠師古曰言其幼小則能射少長則射狐菴師古曰少長言漸大肉食師古曰言無米粟雅食肉士力能

彎弓盡為甲騎其俗寬則隨畜田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

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已下咸

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飲食其餘貴壯健賤

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

字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師古曰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變化也謂行化於其俗邑于幽師古曰

亡走于岐下師古曰岐山之幽人悉從夏父而邑焉師古曰始其後百有

餘歲周西伯昌伐吠夷師古曰西伯昌即文王也吠音工夫反吠夷即吠戎也又曰昆夷

王伐紂而營維師古曰紂邑復居于師古曰紂鄴鎬放逐戎夷涇洛之北師古曰此洛即漆

王伐吠戎師古曰紂王孫康王子也得四白狼四白鹿師古曰此洛即漆自是之後荒服不至

於是作呂刑之辟師古曰即尙書呂刑篇是也辟法也音闢至穆王之孫懿王時王室遂衰戎

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

獫狁之故豈不日戒獫狁孔棘師古曰小雅采芣之詩也孔甚也棘急也言征役踰

時靡有室家夫婦之道者以有獫狁之難故也豈不

東南入于渭

離陰秦冒山而

日即今之幽州是其地也

師古曰言其

日相警戒乎至懿王會孫宣王興師命將呂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

檢允之難甚急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也薄伐獫狁至于太原詩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師古曰小雅出車之詩也

彭彭盛也朔方北方也言獫狁既去北方安靜乃築城以守是時四夷賓服稱爲中興至于幽王用寵姬

褒姒之故與申后有隙師古曰幽王宣王之子申侯怒而與吠戎共攻殺幽王于

麗山之下師古曰麗讀曰驪遂取周之地鹵獲而居于涇渭之間侵暴中國

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酆鎬而東徙于雒邑師古曰平王幽王之子當時秦

襄公伐戎至邽師古曰邽古岐字始列爲諸侯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

而伐齊齊釐公與戰于齊郊師古曰釐讀曰僖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

告急齊齊桓公北伐山戎戎走後二十餘年而戎翟至雒邑伐

周襄王師古曰襄王惠王之子襄王出奔于鄭之汜邑蘇林曰汜音凡今潁川襄城是也師古曰以襄王嘗處之困號襄城初

襄王欲伐鄭故取翟女爲后與翟共伐鄭已而黜翟后翟后怨而

襄王繼母曰惠后有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與翟后子帶爲內應

開戎翟戎翟呂故得入破逐襄王而立子帶爲王於是戎翟或居

於陸渾師古曰今伊闕南陸渾山川是其地東至于衛侵盜尤甚周襄王既居外四年迺

使使告急於晉晉文公初立欲修霸業迺與師伐戎翟誅子帶迎

內襄王于洛邑當是時秦晉爲強國晉文公攘戎翟居于西河圖

洛之間晉灼曰圖音歸三倉作圖地理志圖水出上郡白土縣西東流入河師古曰圖水卽今銀州銀水是也書本作圖音說是也後轉寫者誤爲圖耳洛水亦謂漆沮號

曰赤翟白翟師古曰春秋所書晉師滅赤狄潞氏卻缺獲白狄子者而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

秦故隴呂西有縣諸畎戎狄獠之戎師古曰皆在天水界卽縣諸道及獠道是也源音完在岐梁涇

漆之北有義渠大荔曷氏胸衍之戎師古曰漆水在新平荔音隸氏音支胸音許于反而晉北有

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服虔曰房桓之先也後爲鮮卑各分散谿谷自有君

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壹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

公使魏絳和戎翟戎翟朝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而破之

并代呂臨胡貉師古曰貉音莫伯反後與韓魏共滅知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

并代呂臨胡貉師古曰貉音莫伯反後與韓魏共滅知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

并代呂臨胡貉師古曰貉音莫伯反後與韓魏共滅知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

并代呂臨胡貉師古曰貉音莫伯反後與韓魏共滅知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

并代呂臨胡貉師古曰貉音莫伯反後與韓魏共滅知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

并代呂臨胡貉師古曰貉音莫伯反後與韓魏共滅知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

并代呂臨胡貉師古曰貉音莫伯反後與韓魏共滅知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

有代句注曰北而魏有西河上郡曰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

城郭曰自守而秦稍蠶食之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

伐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

有二子師古曰即昭王母也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滅義

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曰距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

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師古曰並音步浪反

高闕解在衛青霍去病傳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

信之歸而襲破東胡卻千餘里師古曰卻退也音且略反與荆軻刺秦王秦舞陽者

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師古曰造陽地名在上谷界襄平即遼東所治也置上谷

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曰距胡當是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

於匈奴如酒曰燕趙秦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

始皇帝使蒙恬將數十萬之物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築

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曰充之師古曰適讀曰適有罪而通直道自九

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繕之師古曰起繕補也起臨洮至遼東萬

餘里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師古曰北假地名當是時東胡強而月氏盛師古曰

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邊者皆復去師古曰適音譏於是匈奴

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曰冒頓後有

愛闕氏生少子師古曰闕氏匈奴皇后號也闕音於連反氏音支頭曼欲廢冒頓而立少子迺使

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

盜其善馬騎亡歸頭曼曰為壯令將萬騎冒頓迺作鳴鏑應劭曰鏑箭也師古

獵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輒斬之已而冒頓曰鳴鏑自射善馬左右

或莫敢射冒頓立斬之居頃之復曰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

曰鏑音嫡鏑音呼交反習勒其騎射師古曰勒其所部騎習射也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行

恐不敢射復斬之頃之冒頓出獵呂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呂鳴鏑射頭曼其左右皆隨鳴鏑而射殺頭曼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於是冒頓自立爲單于冒頓既立時東胡強聞冒頓殺父自立迺使使謂冒頓曰欲得頭曼時號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此匈奴寶馬也勿予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馬乎遂與之頃之東胡曰爲冒頓畏之使使謂冒頓曰欲得單于一闕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迺求闕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闕氏予東胡東胡王愈驕西侵與匈奴中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爲甌脫服虔曰甌脫作土室以伺也師古曰境上侯望之處若今之伏德處也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不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於是冒

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人諸言與者皆斬之冒頓上馬

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爲備及冒頓

已兵至大破滅東胡王虜其民衆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

煩白羊河南王師古曰王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

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師古曰朝那屬安定膚施屬上郡遂侵燕代是時漢方與項

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師古曰罷已故冒頓得自強控弦之士三十

餘萬師古曰控引也控弦言能引弓者自涪維已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

離尚矣師古曰尚久遠其世傳不可得而次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強大盡服

從北夷而南與諸夏爲敵國其世信官號可得而記云單于姓攣

鞬氏師古曰攣音力全反鞬音了奚反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蘇林曰撐音撐距之聲師古曰音文夷反匈奴

謂天爲撐犁謂子爲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師古曰谷音鹿蠡音盧奚反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

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曰屠者故常曰太子為左屠者王  
自左右賢王曰下至當戶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

號曰萬騎其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師古曰呼衍即今鮮卑姓呼延者是也蘭姓今亦有之其後有

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曰東師古曰直當也其下亦同

也接穢貉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曰西接氏羌而單于庭直

代雲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最大國左

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師古曰裨音賓

相都尉當戶且渠之屬師古曰且音子餘反今之沮渠姓蓋本因此官歲正月諸長小會單

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蹕林課校

人畜計服虔曰蹕音帶匈奴秋社八月中共會祭處也師古曰蹕音繞林木而祭也鮮卑之俗自古相傳秋天之祭無林木者尚擊柳枝聚騎馳逐三周週止此其遺法計者人畜之數

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罪小者軋服虔曰刃刻其面也如音曰軋槌杖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軋謂驅騾其骨節若牛之厭蹶者也軋音於點反軋音安展反大者死獄久者不滿十日一國之囚

不過數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向

臣妾從死者多至數百人師古曰或數十人或百人舉事常隨月盛壯曰攻戰月

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曰予之得人

曰包裹師古曰趨趣向也善為誘兵曰包敵師古曰取之故其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輦死者盡

得死者家財後北服渾窳屈射了零隔昆龍新羣之國師古曰五小國也渾音胡昆反

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信降匈奴奴得信因引

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

雪師古曰雨音十具反卒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陽敗走誘漢兵漢兵逐

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

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師古曰白登在平城東南去平城十餘里漢兵中外不得相救匈奴騎其

西方盡白東方盡駝北方盡驪南方盡騂馬師古曰騂青馬也騂深黑騂赤馬也駝音彪騂音先騂反高帝迺使使閒厚遺閼氏師古曰求間隙而私遺之閼氏迺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

得漢地單于終非能居之且漢主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信將王黃趙利期而兵久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閼氏之言迺開圍

一角於是高皇帝令士皆持滿傳矢外鄉從解角直出師古曰傳讀曰附鄉讀曰嚮言解圍之隅直角以出去得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去漢亦引兵罷使劉

敬結和親之約是後韓信為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背約侵盜代鴈門雲中居無幾何陳豨反師古曰無幾何言無多時也幾音居豈反與韓信合謀擊代

漢使樊噲往擊之復收代鴈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時匈奴曰漢將數率眾往降師古曰即謂韓信陳豨之屬耳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於是高祖患

之迺使劉敬奉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閼氏師古曰諸王女曰翁主者言其父自主婚歲奉匈奴絮繪酒食物各有數約為兄弟呂和親冒頓迺少止後燕王盧綰

復反率其黨且萬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呂東終高祖世孝惠高后時冒頓寢驕師古曰寢漸也迺為書使使遺高后曰孤債之君如清曰債小也猶言不能自立也師古曰債音方問反生於沮澤之中師古曰沮澤澤之地音子豫反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

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債獨居兩主不樂無呂自虞師古曰虞與嫉同願呂所有易其所無高后大怒召丞相及樊噲季布等議斬其使者

發兵而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問季布曰噲可斬也前陳豨反於代漢兵三十二萬噲為上將軍時匈奴圍高

帝於平城噲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設弩師古曰設張也音工豆反今歌陰之聲未絕傷痍者甫起師古曰陰古吟字痍也甫始也漢音莫且夷

噲欲搖動天下妄言曰十萬眾橫行是面謾也師古曰謾欺誑也音慢又音莫連反

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令太謁者張澤報書曰單于不忘弊邑賜之曰書弊邑恐懼退日自圖師古曰圖

邑無罪宜在見赦竊有御車二乘馬二駟師古曰駟已奉常駕冒頓得書復

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至

孝文卽位復修和親其三年夏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爲寇於是文帝下詔曰漢與匈奴約爲昆弟無侵害邊境所已輸遺匈奴

甚厚今右賢王離其國將眾居河南地非常故師古曰言異往來入塞捕殺吏卒毆侵上郡保塞蠻夷令不得居其故師古曰毆與擊同保塞蠻夷

守陵輾邊吏入盜甚驚無道師古曰輾音來非約也其發邊吏車騎八萬詣高奴師古曰上遣丞相灌嬰將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時濟北王反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于遣

前卷七十四上

七

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驩師古曰稱副也言與所遺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

告單于也聽後義盧侯難支等計與漢吏相恨絕二主之約離昆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曰書報不來漢使不至師古曰讓書有責讓之言也謂匈奴再得漢書

而發使將書以報漢漢問其使不得漢曰其故不和隣國不附今已少吏之敗來還而漢文更不發使至匈奴也師古曰少吏故罰右賢王使至西方求月氏擊之已天之福吏卒良

馬力強已滅夷月氏師古曰夷平也盡斬殺降下定之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已爲匈奴師古曰皆人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爲一家北

州已定願寢兵休士養馬除前事復故約師古曰復已安邊民已應古始使少者得成其長者得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

故使郎中係虛淺奉書請師古曰虛獻橐佗一騎馬二駕一駟師古曰爲騎也駕可駕車也三駟八匹皇帝卽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師古曰舍使者

至卽遣之六月中來至新望之地服虔曰漢界上塞下之地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

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也且得匈奴地澤鹵非

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孝文前六年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

奴大單于無恙使係虛淺遺朕書云願寢兵休士除前事復故約

己安邊民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爲

兄弟所己遺單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

事已在救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

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并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長

襦錦袍各一師古曰服者言天子自所服也給者衣無絮也比疎師古曰縹之飾也

黃金鈎具帶一黃金犀毗孟康曰要中大帶也張晏曰鮮卑郭洛帶瑞獸

一物也語有雙重耳繡十匹錦二十匹赤緋絲綉各四十匹師古曰縹者帛之

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後頭之冒頓死子稽粥立師古曰稽音難

號曰老上單于老上稽粥單于初立文帝復遣宗人女翁主爲

單于閼氏師古曰宗人女亦諸侯王之女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傅翁主師古曰姓中行名說也

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我也爲漢患者師古曰言我中行說既至

因降單于單于愛幸之初單于好漢繡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

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己強之者己衣食異無印於漢師古曰印音

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師古曰言漢費物十分之二則

善也師古曰視續曰示下皆類此得漢食物皆去之師古曰去棄也音丘呂反己視不如重酪之便美

也師古曰重乳汁也重音竹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己計識其人衆畜

奴大單于無恙所己遺物及言語云云中行說令單于己尺二寸

牘及印封皆令廣長大倨驚其辭師古曰倨慢也驚與敵同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

前漢九十四上

八

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已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

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親豈

不自奪溫厚肥美齋送飲食行者乎師古曰而汝也飲音於禁反食音似其下亦同漢使曰然說

曰匈奴明已攻戰爲事老弱不能鬪故已其肥美飲食壯健已自

衛如此父子各得相保何已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同

穹廬臥師古曰穹廬師帳也其形穹隆故曰穹廬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妻其妻無冠帶之

節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

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約束徑易行

君臣簡可久師古曰徑直也簡率也一國之政猶一體也父兄死則妻其妻惡種姓

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陽不取其父兄之妻親

屬益疎則相殺至到易姓皆從此類也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而

室屋之極生力屈焉師古曰言忠信衰薄義故其未流怨恨觸起棟宇之作土木競勝勞役既重所以力屈盡也音其勿反夫力

耕桑弓求衣食師古曰另力謂湯力也築城郭已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攻緩則

罷於作業師古曰罷讀曰疲嗟土室之入顧無喋喋佔佔冠固何當師古曰嗟者歎也

說輒曰漢使毋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糴米粟令其量中必善美

而已師古曰顧念也中猶滿也量中者滿其數也中音竹仲反何已言爲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善而

苦惡則候秋孰已騎馳蹂迺稼穡也師古曰苦猶羸也蹂踐也遇汝也蹂音人九反日夜教單于

侯利害處孝文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

都尉叩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服虔曰安定縣也師古曰即今彭原縣是使騎兵入燒回

中宮師古曰回中地在安定其中有宮也候騎至雍甘泉於是文帝已中尉周舍郎中令張

武爲將軍發車千乘十萬騎軍長安劾已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

爲上郡將軍甯侯魏邀爲北地將軍師古曰邀古速字隆慮侯周竈爲隴西

將軍師古曰慮音慮東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成侯董赤爲將軍師古曰文紀言建成侯此言成

前集九十四上

侯紀傳不同當有誤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雷塞內月餘漢逐出塞即還不能

有所殺匈奴日已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甚眾雲中遼東最甚郡萬

餘人漢甚患之迺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

事孝文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

當戶且渠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師古曰當戶且渠其姓名

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居無暴虐

今聞喋惡民貪降其趨晉灼曰喋音喋水之蹶邪惡不正之民師古曰背義絕約

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云二國已和親兩

主驩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寢兵休卒養馬師古曰寢息也世世昌樂翕然更始朕甚嘉

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

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師古曰由從也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

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

降故詔吏遺單于秣粟金帛綿絮它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

熙熙師古曰熙和樂貌獨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

失皆不足已離昆弟之驩師古曰細故小事也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師古曰頗亦偏也音普

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也師古曰捐棄也墮壞前惡已圖長久

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師古曰跂行凡有足而行者也喙息凡以口出氣者也墮音火規反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鱉上及飛

鳥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師古曰去除也音呂呂反朕釋逃虜民

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師古曰去除也音呂呂反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

不食言師古曰凡云食言者終為不信棄其前言如食而盡單于畱志天下大安師古曰畱志謂計念和親和親之後

漢過不先師古曰言更不負約單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匈

奴大單于遺朕書和親已定亡人不足已益眾廣地匈奴無入塞

漢無出塞犯今約者殺之可已久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其布告

天下使明知之後四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而中行說復

事之漢復與匈奴和親軍臣單于立歲餘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

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眾於是漢使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

句注趙屯飛狐口師古曰險阨之處在代郡之西南南衛燕趙之中緣邊亦各堅守已備胡寇又置

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已備胡騎入代句注邊

燹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漢兵亦

罷後歲餘文帝崩景帝立而趙王遂迺陰使於匈奴吳楚反欲與

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後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

關市給遺單于遺翁主如故約終景帝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

武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已下皆親

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人聶翁壹師古曰姓聶名壹翁者老人之稱也間闌出物與匈

奴交易孟康曰私出塞交易陽為賣馬邑城已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

物迺已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笏御史大夫韓

安國為護軍將軍護四將軍已伏單于師古曰伏兵而待單于也單于既入漢塞未

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時鴈門尉史

行微見寇保此亭師古曰漢律近塞郡皆置尉百里一人土史尉史各一人巡行徼塞也行首下孟反單于得欲刺之尉

史知漢謀迺下師古曰尉史在亭樓上虜欲以矛戟刺之懼迺自下以謀告具告單于單于大驚曰吾固

疑之迺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已尉史為天王漢兵約單于

入馬邑而縱兵師古曰放兵以擊單于單于不至已故無所得將軍王恢部出代

擊胡鞬重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已恢本建造兵謀而

不進誅恢自是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師古曰塞之當行遠處著往往入盜於邊

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尚樂關市者漢財物師古曰首讀曰皆漢亦通關市不

絕已中之師古曰以關市中其意中音竹仲反自馬邑軍後五歲之秋漢使四將各萬騎擊

前漢九十四上

十一

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

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為胡所敗七千李廣出鴈門為胡所

敗匈奴生得廣廣道亡歸師古曰於道上也漢囚敖廣敖廣贖為庶人其冬

匈奴數千人盜邊漁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其明

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又敗漁陽太守

軍千餘人圍將軍安國師古曰即韓安國也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之

至匈奴迺去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

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

已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羊百餘

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而

為固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孟康曰縣斗辟曲近胡師古曰斗絕也擊之斗曲入匈奴界者也辟讀曰僻是歲元朔二年也其後冬軍臣單于死其弟左谷蠡王伊

穉斜自立為單于攻敗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單亡降漢漢封於

單為陟安侯數月死伊穉斜單于既立其夏匈奴數萬騎入代郡

殺太守共友師古曰其友太守姓名也去讀曰異略千餘人秋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其明

年又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

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略吏民甚

眾其明年春漢遣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右賢王

已為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

王大驚脫身逃走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將軍得右賢王人眾男女

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騎入代郡殺都尉朱央略

千餘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騎仍再

出定襄數百里師古曰仍頻也擊匈奴得首虜前後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

兩將軍三千餘騎右將軍建得已身脫而前將軍翁侯趙信兵不

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爲翁侯曰前將軍與右將

軍并軍介獨遇單于兵故盡沒并軍至遇單于時特也介讀如本字單于既

得翁侯已爲自次王師古曰自次者尊重次於單于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

北絕幕師古曰直度日絕曰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師古曰罷讀曰疲微要也誘令疲要其困極然後取之微者丁幾反

毋近塞師古曰不近塞居所以疲勞漢兵也單于從之其明年胡數萬騎入上谷殺數百

人明年春漢使票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耆山千餘里

得胡首虜八千餘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孟康曰匈奴祭天處本在雲陽甘泉山下祭擊其地後徙之休屠人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家也師古曰作金人以爲天神之主而祭之即今佛像是其遺法其夏票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

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攻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餘級裨

小王已下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鴈門殺略數百人漢使

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圍李廣廣

軍四千人死者過半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

前漢十四上

盡亡其軍合騎侯後票騎將軍朔及博望侯皆當死贖爲庶人其

秋單于怒昆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爲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

昆邪休屠王恐謀降漢漢使票騎將軍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并

將其衆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昆邪則隴西北地

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新秦中已實之

師古曰新秦解在食貨志西滅北地已西戊卒半明年春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

萬騎殺略千餘人其年春漢謀已爲翁侯信爲單于計居幕北已

爲漢兵不能至乃粟馬師古曰以粟秣馬也發十萬騎私負從馬凡十四萬匹

師古曰私負衣裝者及私將馬從者皆非公家發與之限糧重不與焉師古曰負載糧食者重令大將軍青票

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票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

匈奴師古曰約謂爲其要單于聞之遠其輜重師古曰徒其輜重令遠去已精兵待於幕北與漢

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

戰不能與漢兵師古曰與猶如也度音徒各反遂獨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

兵夜追之不得行捕斬首虜凡萬九千級師古曰且行且捕斬之北至寘顏山趙

信城而還孟康曰趙信所作因以名城師古曰寘音徒千反單于之走其兵往往與漢軍相亂而

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眾相得右谷蠡王巳為單于死迺自立

為單于真單于復得其眾右谷蠡乃去號復其故位票騎之出代

二千餘里與左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人左王將皆遁

走票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幕

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巳西至今居師古曰今音零下亦類此往往通渠置田官

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巳北師古曰其地相接不絕初漢兩將大出圍

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土物故者亦萬數師古曰物故謂死也漢馬死者十

餘萬匹匈奴雖病遠去而漢馬亦少無已復往單于用趙信計遣

使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

敞曰匈奴新困宜使為外臣朝請於邊師古曰請漢使敞使於單于善材性反

單于聞敞計大怒畱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

輒畱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票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

北擊胡數歲伊穉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為單于是歲元

鼎三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武帝始出巡狩郡縣其後漢方南誅

兩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入邊烏維立三年漢已滅兩越遣故太

僕公孫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師古曰苴音字餘反武紀其字作沮臣瓚曰水名也去今居千里

皆不見匈奴一人而還是時天子巡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

呂見武節師古曰見示也而使郭吉風告單于師古曰風讀既至匈奴奴主客

問所使師古曰主客主接諸客者也問以何事而來郭吉卑體好言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

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關下今單于即能前與漢戰天

子自將兵待邊卽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何但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爲師古曰俱空也語卒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雷郭吉不歸遷辱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爲寇於漢邊休養

士馬習射獵數使使好辭甘言求和親漢使王烏等闕匈奴奴法漢使不去節不己墨黥其面不得入穹廬師古曰以墨黥面也王烏北地人

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入廬單于愛之陽許曰吾爲遣其太子入質於漢師古曰言爲王烏故遣太子入質漢使楊信使於匈奴是時漢東拔滅

貉朝鮮師古曰滅與穢同亦或作滅爲郡而西置酒泉郡已隔絕胡與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師古曰西域與穢同亦或作滅曰翁主妻烏孫王師古曰西域與穢同亦或作滅曰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

益廣田至眩雷爲塞服虔曰眩雷地在身孫北也眩音州縣之縣而匈奴終不敢曰爲言是歲翁侯信死漢用事者師古曰屈音其勿曰匈奴已弱可臣從也楊信爲人剛直屈強

素非貴臣也師古曰屈音其勿反強音其兩反單于不親欲召入不肯去節迺坐穹廬五

外見楊信楊信說單于曰卽欲和親師古曰卽品一謂等差也呂單于太子爲質於漢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翁主給繒絮食物有品師古曰品一謂等差也呂和親

匈奴亦不復擾邊今迺欲反師古曰反違也令吾太子爲質無幾矣師古曰言遺太子爲質則匈奴國中所餘者無幾皆當盡也幾音居豈反匈奴俗見漢使非中貴人其儒生師古曰言遺太子爲質則匈奴國中所餘者無幾皆當盡也幾音居豈反曰爲欲說折

其辭辯少年師古曰言遺太子爲質則匈奴國中所餘者無幾皆當盡也幾音居豈反曰爲欲刺折其氣每漢兵入匈奴師古曰言遺太子爲質則匈奴國中所餘者無幾皆當盡也幾音居豈反匈奴報償漢迺

匈奴使匈奴亦雷漢使必得當迺止楊信既歸漢使王烏等如匈奴師古曰言遺太子爲質則匈奴國中所餘者無幾皆當盡也幾音居豈反復調曰甘言師古曰調古諂字欲多得漢財物給王烏曰吾欲入漢

見天子面相結爲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爲單于築邸于長安師古曰言遺太子爲質則匈奴國中所餘者無幾皆當盡也幾音居豈反匈奴使使其貴人至漢病服藥欲愈之不幸而死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使送其喪厚幣直數千金單于曰爲漢殺吾貴使者迺雷路充國不歸諸所言

者單于特空給王烏師古曰特但也殊無意入漢遣太子來質於是匈奴數

使奇兵侵犯漢邊漢迺拜郭昌為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屯朔方  
師古曰浞野侯趙破東備胡奴也浞音什角反烏維單于立十歲死子詹師廬立年少號為

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是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  
方兵直酒泉敦煌兒單于立漢使兩使一人弔單于一人弔右賢

王欲呂乖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悉雷漢  
使漢使雷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雷之相當是

歲漢使貳師將軍西伐大宛而令因杆將軍築受降城師古曰杆音于其冬  
匈奴大雨雪師古曰雨音于具反畜多飢寒死而單于年少好殺伐國中多不

安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閒告漢師古曰私來報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  
遠漢即來兵近我我即發師古曰來兵言以兵來也初漢聞此言故築受降城猶

曰為遠其明年春漢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騎出朔方北二千餘  
師古曰以通左大都尉期至浚稽山而還師古曰浚音後稽首雜在武威北浞野侯既至期左大都

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兵擊浞野侯浞野侯行捕首虜數千人  
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出自求水匈奴

奴生得浞野侯因急擊其軍軍吏畏亡將而誅莫相勸而歸軍遂  
沒於匈奴單于大喜遂遣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侵入邊而去明

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到病死兒單于立三歲而死子少匈奴  
迺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句黎湖為單于師古曰句音鈞是歲太初

三年也句黎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  
千里築城障列亭至盧朐師古曰盧朐山名也朐音勃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

衛伉屯其旁師古曰說讀曰悅伉音抗即衛青子使強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其秋  
匈奴大入雲中定襄五原朔方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

壞光祿所築亭障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會任文擊  
救服虔曰任文漢將也師古曰服擊數者擊匈奴而自救漢人盡復失其所得而去聞貳師將軍破大宛

前漢九十四上

夫

斬其王還單于欲遮之不敢其冬病死句黎湖單于立一歲死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立為單于師古曰且音子余反鞮音丁奚反漢既誅大宛威震外

國天子意欲遂困胡迺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師古曰公羊傳莊四年春齊襄公滅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師古曰公羊傳莊四年春齊襄公滅

紀復讎也襄公之九世祖昔為紀侯所潛而享殺子周是歲太初四年也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於漢單于迺自

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師古曰丈人尊老之稱也行音曷反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明年泥

野侯破奴得亡歸漢其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幾不得脫師古曰匈奴故謂死也漢又使因杅將軍出西河與強弩

都尉會涿邪山亡所得使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食盡欲歸單于圍陵

陵降匈奴其兵得脫歸漢者四百人單于迺貴陵曰其女妻之後二歲漢使貳師將軍六萬騎步兵七萬出朔方強弩都尉路博德

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說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師古曰即上鞮說也因杅將軍救將騎萬步兵三萬人出鴈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

吾水北師古曰累重謂妻子資產也累音力端反重音直用反而單于曰十萬待水南與貳師接戰貳師解而引歸與單于連鬪十餘日游擊亡所得因杅與左賢王戰

不利引歸明年且鞮侯單于死立五年長子左賢王立為狐鹿姑單于是歲太始元年也初且鞮侯兩子長為左賢王次為左大將

病且死言立左賢王左賢王未至貴人曰為有病更立左大將為單于左賢王聞之不敢進左大將使人召左賢王而讓位焉左賢

王辭曰病左大將不聽謂曰即不幸死傳之於我左賢王許之遂

立為狐鹿姑單于狐鹿姑單于立呂左大將為左賢王數年病死其子先賢揮不得代師古曰單于自為日逐王日逐王者賤於左賢王

單于自呂其子為左賢王單于既立六年而匈奴入上谷五原殺略吏民其年匈奴復入五原酒泉殺兩部都尉於是漢遣貳師將軍七萬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將三萬餘人出西河重合侯

莽通將四萬騎出酒泉千餘里單于聞漢兵大出悉遣其輜重徙趙信城北邛邛居水師古曰邛至也首于禮反邛音之日反左賢王驅其人民度余吾水六

七百里居兜銜山單于自將精兵左安侯度姑且水師古曰且音子余反御史大夫軍至追斜徑無所見還師古曰從疾道而還之不見虜而還也邪音似蹉反匈奴使大將與李

陵將三萬餘騎追漢軍至浚稽山合轉戰九日漢兵陷陳卻敵殺傷虜甚眾至蒲奴水虜不利還去重合侯軍至天山匈奴使大將

偃渠與左右呼知王將二萬餘騎要漢兵見漢兵強引去重合侯大

無所得失是時漢恐車師兵遮重合侯迺遣闐陵侯將兵別圍車師古曰闐讀與開同盡得其王民眾而還貳師將軍將出塞匈奴使右大都

尉與衛律將五千騎要擊漢軍於夫羊句山狹服虔曰夫羊地名也師古曰句山西山也句音鈞

貳師遣屬國胡騎二千與戰虜兵震散死傷者數百人漢軍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應劭曰本漢將築此城將亡其妻率餘眾完保之因以為名也張晏曰范氏能胡語者匈奴奔走莫敢

距敵會貳師妻子坐巫蠱收聞之憂懼其掾胡亞夫亦避罪從軍說貳師曰夫人室家皆在吏若還不稱意適與獄會郅居曰北可

復得見乎師古曰就誅後難復欲降匈奴不可得是狐疑欲深入要功遂北至郅居水上虜已去貳師遣護軍將二萬騎度郅居之水一日逢左賢王

左大將將二萬騎與漢軍合戰一日漢軍殺左大將虜死傷甚眾軍長史與決眊都尉輝渠侯謀晉灼曰本匈奴官也功臣表論義然漢多子高後以闐國都尉擊匈奴封輝渠輝渠音闐也師古

曰眊音曷隨反輝音輝渠多音字皆為朋曰將軍懷異心欲危眾求功恐必敗謀其執貳師貳

師聞之斬長史引兵還至速邪身燕然山師古曰速邪身地名也燕然山在其中燕首一千反單于

知漢軍勞倦自將五萬騎遮擊貳師相殺傷甚眾夜壅漢軍前深

數尺從後急擊之軍大亂敗貳師降單于素知其漢大將貴臣已

女妻之尊寵在衛律上其明年單于遣使遺漢書云南有大漢北

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為小禮師古曰自煩今欲與漢鬪大關取

漢女為妻師古曰鬪讀與開同歲給遺我糞酒萬石稷米五千斛師古曰以糞為酒味尤甜稷米粟粟米也

雜繪萬匹它如故約則邊不相盜矣漢遣使者報送其使單于使

左右難漢使者曰漢禮義國也貳師道前太子發兵反何也使者

曰然迺丞相私與太子爭鬪太子發兵欲誅丞相丞相誣之故誅

丞相此子弄父兵罪當笞小過耳孰與冒頓單于身殺其父代立

常妻後母禽獸行也單于雷使者三歲迺得還貳師在匈奴歲餘

衛律害其寵會母閼氏病師古曰單于之母也律飭胡巫師古曰飭與救同言先單于怒

曰胡故時祠兵常言得貳師師古曰以祠社今何故不用於是收貳師

貳師怒曰我死必滅匈奴遂屠貳師師古曰北方早寒雖不宜黍稷匈奴中亦種黍稷祠會連雨雪數月畜產死

人民疫病穀稼不孰師古曰北方早寒雖不宜黍稷匈奴中亦種黍稷單于恐為貳師立祠室自

貳師沒後漢新失大將軍士卒數萬人不復出兵三歲武帝崩前

此者漢兵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孕重墮殞罷極苦之師古曰孕重懷任者

也墮落也殞敗也音讀罷讀曰疲極困也苦之心厭苦也自單于師古曰曰下常有欲和親計後三年單于欲求

和親會病死初單于有異母弟為左大都尉賢國人鄉之師古曰鄉讀曰衛謂

尉之母閼氏恐單于不立子而立左大都尉也迺私使殺之左大都

尉同母兄怨遂不肯復會單于庭又單于病且死謂諸貴人我子

少不能治國立弟右谷蠡王及單于死衛律等與顛渠閼氏謀匿

單于死詐擣單于令師古曰擣與矯同其字從手擣託也與貴人飲盟更立子左谷蠡王

為壺衍鞬單于是歲始元二年也壺衍鞬單于既立風謂漢使者

言欲和親

師古曰風讀曰

左賢王右谷蠡王已不得立怨望率其眾欲

南歸漢恐不能自致即脅盧屠王欲與西降烏孫謀擊匈奴盧屠

王吉之單于使人驗問右谷蠡王不服反已其罪罪盧屠王國人

皆免之於是二王去居其所未嘗肯會龍城

師古曰各自居其未處不復會龍城祭

後二年

秋匈奴入代殺都尉單于年少初立母闕氏不正國內乖離常恐

漢兵襲之於是衛律為單于謀穿井築城治樓已藏穀與秦人守

之

師古曰秦時有人亡入匈奴者今其子孫尚號秦人

漢兵至無奈我何即穿井數百伐材數千或

曰胡人不能守城是遺漢糧也

師古曰遺音弋季反

衛律於是止迺更謀歸漢

使不降者蘇武馬宏等馬宏者前副光祿大夫王忠使西國為匈

奴所遮忠戰死馬宏生得不肯降故匈奴歸此二人欲已通善

意是時單于立三歲矣明年匈奴發左右部二萬騎為四隊

師古曰隊部也

內反並入邊為寇漢兵追之斬首獲虜九千人生得甌脫王漢無所

前漢九十四上

三

失亡匈奴見甌脫王在漢恐已為道擊之

師古曰道讀曰導

即西北遠去不敢

南逐水草發人民屯甌脫明年復遣九千騎屯受降城已備漢北

橋余吾令可度

師古曰於余吾水上作橋

已備奔走

師古曰擬有迫急北走避漢從此橋度也

是時衛律已死衛

律在時常言和親之利匈奴不信及死後兵數困國益貧單于弟

左谷蠡王思衛律言欲和親而恐漢不聽故不肯先言常使左右

風漢使者

師古曰風讀曰颯

然其侵盜益希遇漢使愈厚欲已漸致和親漢

亦羈縻之其後左谷蠡王死明年單于使犁汗王窺邊言酒泉張

掖兵益弱出兵試擊冀可復得其地時漢先得降者聞其計天子

詔邊警備後無幾右賢王犁汗王四千騎

師古曰無幾謂不多時也幾音居豈反

分三隊入

日勒屋蘭番和

師古曰皆張掖縣也番音盤

張掖太守屬國都尉發兵擊大破之得

脫者數百人屬國千長義渠王騎士射殺犁汗王

師古曰千長者千人之長

賜黃金

二百斤馬二百匹因封為犁汗王屬國都尉郭忠封成安侯自是

後匈奴不敢入張掖其明年匈奴三千餘騎入五原略殺數千人後數萬騎南笏塞獵師古曰笏首步浪反行攻塞外亭長略取吏民去是時漢

邊郡燻火候望精明匈奴為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漢復得匈奴降者言烏桓嘗發先單于家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大將軍霍光欲發兵要擊之師古曰邀迎而擊之邀音工莧反呂問護軍都尉趙充國充國

呂為烏桓開數犯塞師古曰開即中間也猶言比日也今匈奴擊之於漢便又匈奴希寇盜北邊幸無事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要之招寇生事非計也

光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於是拜明友為度遼將軍將二萬騎出遼東匈奴聞漢兵至引去初光誠明友兵不空出即後

匈奴遂擊烏桓師古曰後匈奴者言兵遠後遼匈奴不及烏桓時新中匈奴兵師古曰為匈奴所中傷明友既

後匈奴因乘烏桓敝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還封為平陵侯匈奴繇是恐讀與由同不能出兵即使使之烏孫求欲得漢公主

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烏孫公主上書下公卿議救未決昭帝崩宣帝即位烏孫昆彌復上書言連為匈奴所侵削昆彌願發國半

精兵人馬五萬匹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哀救公主本始二年漢大發關東輕銳士選郡國吏三百石抗健習騎射者皆從軍古師

遣御史大夫田廣明為祁連將軍四萬餘騎出西河度遼將古浪反軍范明友三萬餘騎出張掖前將軍韓增三萬餘騎出雲中後將

軍趙充國為蒲類將軍三萬餘騎出酒泉雲中太守田順為虎牙將軍三萬餘騎出五原凡五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塞各二千餘里

及校尉常惠使護發兵烏孫西域昆彌自將翁侯呂下五萬餘騎從西方入與五將軍兵比二十餘萬眾匈奴聞漢兵大出老弱犇

走歐畜產遠遁逃師古曰犇古奔字歐與驅同是呂五將少所得度遼將軍出塞千

二百餘里至蒲離候水斬首捕虜七百餘級鹵獲馬牛羊萬餘前

漢九十四上

五

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烏員師古曰烏員地名也音云斬首捕虜至候山百餘

級師古曰候山地名也音云斬首捕虜人鹵馬牛羊二千餘蒲類將軍兵當與烏孫合擊匈

奴蒲類澤烏孫先期至而去漢兵不與相及蒲類將軍出塞千八

百餘里西去候山斬首捕虜得單于使者蒲陰王呂下三百餘級

鹵馬牛羊七千餘聞虜已引去皆不至期還天子薄其過寬而不

罪祁連將軍出塞千六百里至雞秩山斬首捕虜十九級獲牛馬

羊百餘逢漢使匈奴還者冉弘等言雞秩山西有虜眾祁連即戒

弘使言無虜欲還兵御史屬公孫益壽諫呂為不可祁連不聽遂

引兵還虎牙將軍出塞八百餘里至丹余吾水上即止兵不進斬

首捕虜千九百餘級鹵馬牛羊七萬餘引兵還上呂虎牙將軍不

至期詐增鹵獲而祁連知虜在前逗遛不進孟康曰律語也謂軍行頓止稽留不進也師古曰逗遛與住同

豆皆下吏自殺擢公孫益壽為侍御史校尉常惠與烏孫兵至右

谷蠡庭獲單于父行師古曰行音胡浪反及嫂居次名王犁汙都尉千長將呂

下三萬九千餘級虜馬牛羊驢羸橐駝七十餘萬漢封惠為長羅

侯然匈奴民眾死傷而去者及畜產遠移死亡不可勝數於是匈

奴遂衰耗師古曰耗也音呼到反怨烏孫其冬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頗得老

弱欲還會天大雨雪師古曰雨音字反一日深丈餘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不能

什一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師古曰北音音零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凡三

國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牛羊甚眾又重呂餓死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人民死

者什三畜產什五匈奴大虛弱諸國羈屬者皆瓦解盜不能理

其後漢出三千餘騎為三道並入匈奴捕虜得數千人還匈奴終

不敢取當師古曰當音者報其道茲欲鄉和親師古曰茲音也鄉音也而邊境少事矣壺衍鞬單

于立十七年死弟左賢王立為虛閭權渠單于是歲地節二年也

前漢九十四上

三

闕氏顯渠闕氏父左大且渠怨望是時匈奴不能為邊寇於是漢  
罷外城以休百姓師古曰外城塞外諸城單于聞之喜召貴人謀欲與漢和親左

大且渠心害其事曰前漢使來兵隨其後今亦效漢發兵先使使  
者入迺自請與呼盧訾王各將萬騎南旁塞獵相逢俱入師古曰訾音子移反

旁音步行未到會三騎亡降漢言匈奴欲為寇於是天子詔發邊騎  
屯要害處使大將軍軍監治眾等四人師古曰治眾音重監之名將五千騎分三隊

不敢入即引去是歲也匈奴飢人民畜產死十六七又發兩屯各  
萬騎以備漢其秋匈奴前所得西噤居左地者孟康曰噤音辱匈奴種也師古曰噤音奴獨反

君長呂下數千人皆驅畜產行與甌脫戰所戰殺傷甚眾遂南降  
漢其明年西域城郭其擊匈奴取車師國師古曰城郭謂諸國為城居者得其王及人

眾而去單于復以車師王昆弟兜莫為車師王收其餘民東徙不  
音徒內反

金漢九十四上

敢居故地而漢益遣屯士分田車師地呂實之其明年匈奴怨諸

國其擊車師遣左右大將各萬餘騎屯田右地欲以侵迫烏孫西  
域後二歲匈奴遣左右輿韃各六千騎師古曰輿音郁韃音居言反與左大將再擊

漢之田車師城者不能下其明年丁令比三歲入盜匈奴師古曰殺比類也

略人民數千驅馬畜去匈奴遣萬餘騎往擊之無所得其明年單  
于將十餘萬騎旁塞獵師古曰旁音步浪反欲入邊寇未至會其民題除渠堂

亡降漢言狀漢以為言兵鹿奚盧侯而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四  
萬餘騎屯緣邊九郡備虜月餘單于病歐血因不敢入還去即罷

兵迺使題王都犁胡次等入漢請和親未報會單于死是歲神爵  
二年也虛閭權渠單于立九年死自始立而黜顯渠闕氏顯渠闕

氏即與右賢王私通右賢王會龍城而去顯渠闕氏語呂單于病  
甚且勿遠後數日單于死郝宿王刑未央使人召諸王未至師古曰郝音呼各反

顓渠闕氏與其弟左大且渠都隆奇謀立右賢王屠耆堂爲握衍胸鞬單于握衍胸鞬單于者代父爲右賢王師古曰烏維單于耳孫也握衍胸鞬單于立復修和親遣弟伊酋若王勝之入漢獻見師古曰

用顓渠闕氏弟都隆奇又盡免虛閭權渠時用事貴人刑未央等而任材由反

弟代之虛閭權渠單于子稽侯獬旣不得立師古曰獬音先安反又音所發反亡歸妻

父身禪幕師古曰禪音蟬烏禪幕者本烏孫康居間小國數見侵暴率其衆

數千人降匈奴狐鹿姑單于曰其弟子日逐王姊妻之使長其衆

居右地師古曰長衆爲之長師日逐王先賢揮其父左賢王當爲單于讓狐鹿姑

單于狐鹿姑單于許立之國人呂故頗言日逐王當爲單于日逐

王素與握衍胸鞬單于有隙卽率其衆數萬騎歸漢漢封日逐王

爲歸德侯單于更立其從兄薄胥堂爲日逐王師古曰胥音先余反音先余反明年單于

又殺先賢揮兩弟烏禪幕請之不聽心恚其後左與韃王死單于

自立其小子爲與韃王胥庭與韃貴人共立故與韃王子爲王與

俱東徙單于遣右丞相將萬騎往擊之失亡數千人不勝時單于

已立二歲暴虐殺伐國中不附及太子左賢王數讒左地貴人左

地貴人皆怨其明年烏桓擊匈奴東邊姑夕王頗得人民單于怒

姑夕王恐卽與烏禪幕及左地貴人共立稽侯獬爲呼韓邪單于

發左地兵四五萬人西擊握衍胸鞬單于至姑且水北師古曰且未

戰握衍胸鞬單于兵敗走使人報其弟右賢王曰匈奴共攻我若

肯發兵助我乎師古曰若汝出其下亦同右賢王曰若不愛人殺昆弟諸貴人各自

死若處無來汗我師古曰言於汝所居處自死握衍胸鞬單于恚自殺左大且渠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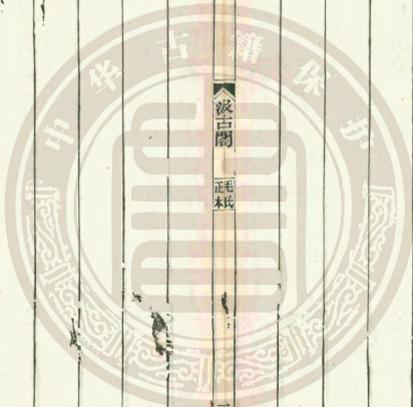
隆奇亡之右賢王所其民衆盡降呼韓邪單于是歲神爵四年也

握衍胸鞬單于立三年而敗

匈奴傳第六十四上

漢書九十四

匈奴傳第六十四上 終



全駿齋同好  
汲古閣本

漢書九十四

匈奴傳第六十四下

漢書九十四

正義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呼韓邪單于歸庭數月罷兵使各歸故地乃收其兄呼屠吾斯在

民間者立為左谷蠡王使人告右賢貴人欲令殺右賢王其冬都

隆奇與右賢王共立日逐王薄胥堂為屠耆單于發兵數萬人東

襲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兵敗走屠耆單于還曰其長子都塗

吾西為左谷蠡王少子姑耆樓頭為右谷蠡王師古曰音首莫搆反畱居單于

庭明年秋屠耆單于使日逐王先賢揮兄右輿鞬王為烏藉都尉

王來與唯犁當戶謀師古曰揭音上例反唯音弋癸反共讒右賢王言欲自立為烏藉

單于屠耆單于殺右賢王父子後知其冤復殺唯犁當戶於是呼

揭王恐遂畔去自立為呼揭單于右輿鞬王聞之即自立為車犁

漢古蘭 語振

單于烏藉都尉亦自立為烏藉單于凡五單于屠耆單于自將兵

東擊車犁單于使都隆奇擊烏藉車犁皆敗西北走與呼揭

單于兵合為四萬人烏藉呼揭皆去單于號共并力尊輔車犁單

于屠耆單于聞之使左大將都尉將四萬騎分屯東方曰備呼韓

邪單于自將四萬騎西擊車犁單于車犁單于敗西北走屠耆單

于即引西南畱闕敦地師古曰闕音闕敦音頓又音對其明年呼韓邪單于遣其弟右

谷蠡王等西襲屠耆單于屯兵殺略萬餘人屠耆單于聞之即自

將六萬騎擊呼韓邪單于行千里未至嚶姑地師古曰嚶音乃殺反逢呼韓邪

單于兵可四萬人合戰屠耆單于兵敗自殺都隆奇乃與屠耆少

子右谷蠡王姑耆樓頭亡歸漢車犁單于東降呼韓邪單于呼韓

邪單于左大將烏厲屈與父呼遯累烏厲溫敦師古曰呼遯累者其官號也遯古速字也累音乃追反

皆見匈奴亂率其眾數萬人南降漢封烏厲屈為新城侯烏厲溫

敦為義陽侯是時李陵子復立烏藉都尉為單于呼韓邪單于捕  
斬之遂復都單于庭然眾裁數萬人屠耆單于從弟休句王將所  
主五六百騎擊殺左大且渠并其兵至右地自立為閏振單于在  
西邊其後呼韓邪單于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為郅支骨都  
侯單于在東邊其後二年閏振單于率其眾東擊郅支單于郅支  
單于與戰殺之并其兵遂進攻呼韓邪呼韓邪破其兵走郅支都  
單于庭呼韓邪之敗也左伊秩訾王為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  
事漢從漢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韓邪議問諸大臣皆曰不可匈  
奴之俗本上氣力而下服役師古曰以服役於人為下呂馬上戰鬪為國故有威名  
於百蠻戰死壯士所有也師古曰言人皆以此事為今兄弟爭國不在兄則在弟雖  
死猶有威名子孫常長諸國師古曰為諸國之長帥也漢雖彊猶不能兼并匈奴奈  
何亂先古之制臣事於漢卑辱先單于師古曰言秦皇之更令卑下也為諸國所笑雖

漢光十四下

如是而安何已復長百蠻左伊秩訾曰不然彊弱有時今漢方盛

烏孫城郭諸國皆為臣妾師古曰謂西域諸國為城郭而居也自且鞮侯單于呂來匈奴

日削不能取復師古曰且音子餘反復音扶日反雖屈彊於此未嘗一日安也師古曰屈音其勿反

今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計何已過此諸大人相難久之呼韓

邪從其計引眾南近塞遣子右賢王鉢婁渠堂入侍師古曰婁音力于反郅支

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駒于利受入侍是歲甘露元年也明年呼韓

邪單于款五原塞師古曰款叩也願朝三年正月師古曰正月旦之朝賀也漢遣車騎都尉韓

昌迎發過所七郡郡二千騎為陳道上師古曰所過之部每為發兵陳列於道以為龍衛也單于正

月朝天子于甘泉宮漢寵已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

名賜已冠帶衣裳黃金璽蓋綬師古曰蓋古辰字辰草名也玉具劍孟康曰標首帶衛盡

用玉為之也師古曰鐔劍口刃橫出者也  
衛劍算也鐔音洋衛字本作鐔其音同耳  
故以千二為一發也師古曰發猶今言  
箭筒一放兩放也今則以一矢為一放也  
鞬載十師古曰鞬載有衣安車一乘鞬勒一

具師古曰勒馬轡也馬十五匹黃金二十斤錢二十萬衣被七十七襲師古曰一襲猶今人之言一副衣服也錦繡綺縠雜帛八千疋絮六千斤禮畢使使者道單于

先行宿長平師古曰道讀曰導長平溼水上坂也解在宣紀上自甘泉宿池陽宮上登長平詔單

于毋謁師古曰不令拜也其左右當戶之羣臣皆得列觀及諸蠻夷君長王

侯數萬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畱

月餘遣歸國單于自請願畱居光祿塞下師古曰徐白為所築者也有急保漢受降

城師古曰保守也此自守漢遣長樂衛尉高昌侯董忠車騎都尉韓昌將騎萬六

千又發邊郡士馬已千數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師古曰在朔方臨涇縣西北詔忠

等畱衛單于助誅不服又轉邊穀米糈師古曰糈乾飯也音帥前後三萬四千斛

給贍其食是歲郅支單于亦遣使奉獻漢遇之甚厚明年兩單于

俱遣使朝獻漢待呼韓邪使有加明年呼韓邪單于復入朝禮賜

如初加衣百一十襲錦帛九千疋絮八千斤已有屯兵故不復發

騎為送始郅支單于已為呼韓邪降漢兵弱不能復自還即引其

眾西欲攻定右地又屠耆單于小弟本侍呼韓邪亦亡之右地收

兩兄餘兵得數千人自立為伊利目單于道逢郅支合戰郅支殺

之并其兵五萬餘人聞漢出兵穀助呼韓邪即遂畱居右地自度

力不能定匈奴師古曰度音徒各反乃益西近烏孫欲與并力遣使見小昆彌

烏就屠烏就屠見呼韓邪為漢所擁郅支亡虜欲攻之已稱漢師古曰

也師古曰漢朝之意也稱音尺孕反乃殺郅支使持頭送都護在所發八千騎迎郅支郅支

見烏孫兵多其使又不反勒兵逢擊烏孫破之師古曰以兵逆之相逢即擊故云逢擊因北

擊烏揭師古曰揭首丘例反烏揭降發其兵西破堅昆北降丁令師古曰丁令音苦并三國

數遣兵擊烏孫常勝之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去車師五千

里郅支畱都之元帝初即位呼韓邪單于復上書言民眾困乏漢

詔雲中五原郡轉穀二萬斛已給焉郅支單于自己道遠又怨漢

擁護呼韓邪遣使上書求侍子漢遣谷吉送之郅支殺吉漢不知  
吉音問而匈奴降者言聞甌脫皆殺之師古曰甌脫得聲問云殺之呼韓邪單于使

來漢輒簿責之甚急師古曰簿責以文簿一責之也簿音步戶反明年漢遣車騎都尉韓昌光

祿大夫張猛送呼韓邪單于侍子求問吉等因赦其罪勿令自疑

畏郅支問其大臣多勸單于北歸者師古曰塞下無禽獸則射獵無所得又不畏郅支故欲北歸舊處恐北

去後難約束師古曰不可更其為言數昌猛即與為盟約曰自今已來漢與匈奴合

為一家世世毋得相詐相攻有竊盜者相報行其誅償其物師古曰漢人為

盜於匈奴匈奴人為盜於漢皆相告報而誅償有寇發兵相助漢與匈奴敢先背約者受天不祥

令其世世子孫盡如盟昌猛與單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諾水東山

師古曰諾水即今突厥地諾真水也刑曰馬單于曰徑路刀金雷犁撓酒應劭曰徑路匈奴賣刀也撓和也契金著酒中撓攪飲之呂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為飲器者其

師古曰契刻撓攪也音呼高反

前漢九十四下

飲血盟昌猛還奏事公卿議者曰為單于保塞為藩雖欲北去猶

不能為危害昌猛擅呂漢國世世子孫與夷狄詛盟令單于得已

惡言上告于天羞國家傷威重師古曰羞辱也不可得行宜遣使往告祠天

與解盟昌猛奉使無狀罪至不道師古曰無狀蓋無善狀上薄其過師古曰以其罪過為輕薄有

詔昌猛曰贖論勿解盟其後呼韓邪竟北歸庭人眾稍稍歸之國

中遂定郅支既殺使者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彊恐見襲擊欲

遠去會康居王數為烏孫所困與諸翁侯計曰為匈奴大國烏孫

素服屬之今郅支單于困阨在外可迎置東邊使合兵取烏孫呂

立之師古曰言迎郅支并力其滅烏孫居其地立郅支居之也長無匈奴憂矣即使使至堅昆通語郅

支郅支素恐又怨烏孫聞康居計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遂與相結引兵而

西康居亦遣貴人橐它驢馬數千匹迎郅支到支人眾中寒道死

師古曰中寒傷於寒也道死死於道上也餘財三千人到康居師古曰則與繯同其後都護甘延壽與副

陳湯發兵卽康居誅斬到支

師古曰卽就也

語在延壽湯傳到支既誅呼韓

邪單于且喜且懼上書言曰常願謁見天子誠言到支在西方恐

其與烏孫俱來擊臣臣故未得至漢今到支已伏誅願入朝見竟

盛元年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服錦帛絮皆倍於黃龍時單

于自言願壻漢氏臣自親

師古曰言欲取漢女而身為漢家婿

元帝臣後宮良家子王牆

字昭君賜單于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

臣西至敦煌

師古曰保守也

保守之令無寇盜

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臣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

司議議者皆言爲便郎中侯應習邊事言爲不可許上問狀應曰

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

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

中治作弓矢來出爲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

地攘之於幕北

師古曰斥開也攘御也音人羊反

建塞徼起亭隧

五

師古曰隧謂深開小道而行避敵鈔寇也 隧音遂

外城設屯戍臣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

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臣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

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

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

師古曰如天之覆也

匈奴得蒙全活之恩

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天性然也前臣罷外

城省亭隧今裁足臣候望通燧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

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尙犯禁又況單于能必

其衆不犯約哉三也

師古曰必極也極保之也

自中國尙建關梁臣制諸侯所已絕

臣下之覬欲也

覬音冀

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諸屬

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

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臣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

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

師古曰乘塞登之而守也嫚易猶相欺侮也易音弋政反

往者從軍

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柰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

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

呂來百有餘年非皆呂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

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呂壹切省繇戍師古曰一切謂權時也十年之

外百歲之內卒有它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

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師古曰卒讀音曰卒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保塞守

御必深德漢師古曰於漢百稱恩德也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

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呂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奏天

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車騎將軍口諭單于師古曰將軍許嘉也諭謂曉告曰單于

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師古曰鄉讀曰嚮

所已為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

梁障塞非獨呂備塞外也亦呂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為寇害故明

法度呂專衆心也敬諭單于之意師古曰已曉知其意也朕無疑焉為單于怪其

不罷故使大司馬車騎將軍嘉曉單于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天

子幸使大臣告語甚厚初左伊秩訾為呼韓邪畫計歸漢竟呂安

定其後或讒伊秩訾自伐其功常鞅鞅師古曰伐謂矜其功力呼韓邪疑之左伊

秩訾懼誅將其衆千餘人降漢漢已為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令佩

其王印綬師古曰雖於漢為關內侯而依匈奴王號與印綬及竟寧中呼韓邪來朝與伊秩訾相

見謝曰王為我計甚厚令匈奴至今安寧王之力也德豈可忘我

失王意使王去不復顧師古曰言不復顧念而留住匈奴中皆我過也今欲白天子請

王歸庭伊秩訾曰單于賴天命自歸於漢得呂安寧單于神靈天

子之祐也我安得力既已降漢又復歸匈奴是兩心也願為單于

侍使於漢不敢聽命師古曰言為單于充使單于固請不能得而歸王昭

君號靈胡闕氏師古曰言胡得之國曰安靈也生一男伊屠智牙師為右日逐王呼韓

邪立二十八年建始二年死始呼韓邪嬖左伊秩訾兄呼衍王女

二人長女顓渠闕氏生二子長曰且莫車師古曰且音子餘反次曰囊知牙斯

少女為大闕氏生四子長曰雕陶莫臯次曰且麋胥師古曰且音子餘反音先於反

皆長於且莫車少子咸樂二人皆小於囊知牙斯又它闕氏子十

餘人顓渠闕氏貴且莫車愛呼韓邪病且死欲立且莫車其母顓

渠闕氏曰匈奴亂十餘年不絕如髮賴蒙漢力故得復安今平定

未久人民創艾戰鬪師古曰創音初亮反艾讀曰又且莫車年少百姓未附恐復危國

我與大闕氏一家共子師古曰一家言親姊妹也其子兩人所生恩慈無別也不如立雕陶莫臯大闕

氏曰且莫車雖少大臣共持國事今舍貴立賤後世必亂師古曰舍謂棄置也

單于卒從顓渠闕氏計立雕陶莫臯約令傳國與弟呼韓邪死雕

陶莫臯立為復株橐若鞬單于師古曰復音服橐音力追反復株橐若鞬單于立遣

子右致盧兒王醯諧屠奴侯人侍曰且麋胥為左賢王且莫車為

左谷蠡王囊知牙斯為右賢王復株橐單于復妻王昭君生二女

長女云為須卜居次李奇曰居次者女之號若漢言公主也支頰曰須卜氏匈奴貴族也小女為當于居次文頰曰當

朝正月師古曰寅音符既罷遣使者送至蒲反師古曰河東之縣也伊邪莫演言欲降即

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歸使者曰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

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曰為漢興匈奴數為邊害

故設金爵之賞曰待降者今單于詘體稱臣列為北藩遣使朝賀

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師古曰享當也賈誼也

而更受其通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

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師古曰假令情言或當也

私使伊邪莫演詐降曰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師古曰沮壞也令單于自

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為反閒欲因而生隙師古曰間音居竟反受之適合其策

使得歸曲而直責師古曰歸曲於漢而以直義來責也此誠邊竟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

首師古曰竟讀曰境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呂昭日月之信抑詐讓之謀懷

附親之心便師古曰讓詐辭也音許遠反對奏天子從之遣中郎將王舜往問降狀

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如故不肯令見漢使

明年單于上書願朝河平四年正月遂入朝加賜錦繡繪帛二萬

疋絮二萬斤它如竟寧時復株橐單于立十歲鴻嘉元年死弟且

麋胥立為搜諧若鞮單于立遣子左祝都韓王胸雷斯

侯入侍師古曰胸音許于反且莫車為左賢王搜諧單于立八歲元延年

為朝二年發行師古曰欲會一年歲首之朝會故豫發其國而行未入塞病死弟且莫車立為車

牙若鞮單于車牙單于立遣子右於涂仇揮王烏夷當入侍師古曰涂音徒

前漢九十四

纒音呂囊知牙斯為左賢王車牙單于立四歲綏和元年死弟囊知

牙斯立為烏珠留若鞮單于烏珠留單于立呂第二闕氏子樂為

左賢王呂第五闕氏子輿為右賢王師古曰此二人皆烏珠留之弟也第二闕氏即上所謂大闕氏也第五闕氏亦呼韓

邪單于之闕氏遣子右股奴王烏鞮牙斯入侍漢遣中郎將夏侯藩副校尉

韓容使匈奴時帝舅大司馬票騎將軍王根領尙書事或說根曰

匈奴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師古曰斗絕也直當也生奇材木箭竿就羽師古曰就大唯也黃頭赤

目其羽可為箭音音工早反如得之於邊甚饒國家有廣地之實將軍顯功垂於無

窮根為上言其利上直欲從單于求之師古曰直酒正爾為有不得傷命損

威師古曰說命不行故云傷命也根即但呂上指曉藩令從藩所說而求之師古曰自以藩意說單于而求

之藩至匈奴呂語次說單于曰竊見匈奴斗入漢地直張掖郡漢

三都尉居塞上士卒數百人寒苦候望久勞單于宜上書獻此地

直斷闕之省兩都尉士卒數百人呂復天子厚恩師古曰復亦報其報必大

師古曰漢得此地必厚報賞單于單于曰此天子詔語邪將從使者所求也藩曰詔指

也然藩亦為單于畫善計耳單于曰孝宣孝元皇帝哀憐父呼韓

邪單于從長城曰北匈奴有之此溫偶餘王所居地也師古曰偶音五

下亦未曉其形狀所生請遣使問之師古曰所生謂山之所出草木鳥獸為用者藩答歸漢後復

使匈奴至則求地單于曰父兄傳五世漢不求此地至知獨求何

也已問溫偶餘王匈奴西邊諸侯作穹廬及車皆仰此山材木師古

諸小王為諸侯者效中國之言耳仰音牛向反且先父地不敢失也藩還遷為太原太守單于遣

使上書曰藩求地狀聞詔報單于曰藩擅稱詔從單于求地法當

死更大赦二師古曰更經也音功衡反今徒藩為濟南太守不令當匈奴明年侍子

死歸葬復遣子左於餘仇揮王稽留昆入侍師古曰揮音繼音雜至哀帝建平

二年烏孫庶子卑援寔師古曰援音爰寔音反翁侯人眾入匈奴西界寇盜牛

畜頗殺其民單于聞之遣左大當戶烏夷冷師古曰冷音零將五千騎擊烏

孫殺數百人略千餘人馱牛畜去師古曰馱音輿驛同卑援寔恐遣子趨遂為

質匈奴師古曰遜音錄單于受呂狀聞漢遣中郎將丁野林副校尉公乘音

使匈奴責讓單于告令還歸卑援寔質子單于受詔遣歸建平四

年單于上書願朝五年時哀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服

曰游猶流也河水從西北來故曰上游也師古曰上游亦總謂地形耳不必係於河水也厭音涉及自黃龍竟靈時單于朝中國輒

有大故師古曰大故謂國之大喪上由是難之呂問公卿亦曰為虛費府帑師古曰府帑藏金帛之所也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楊雄上書諫曰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師古曰已亂而後爭之戰圖而後獲勝則不足貴

二者皆微師古曰微謂精妙也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

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曰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本北地之狄五

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

秦呂來明之呂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

西河迺築長城曰界之會漢初興曰高祖之威靈三十萬眾困於

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眾鄒展曰石大也師古曰

策也卒其所曰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師古曰卒終也莫得而言謂

嘗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曰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

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師古曰以權道為然後匈奴之結

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

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曰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即位設馬

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眾徼於便墜師古曰徼要也音

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

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師古曰恢大也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

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師古曰操持也音于高反於是淨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襄王

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曰臨翰海師古曰贖

又禪虜名王貴人曰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

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

北哉師古曰匈奴中地名也曰為不壹勞者不久佚不貲費者不永寧師古曰佚

曰忍百萬之師曰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盧山之壑而不悔

也師古曰喙口也摧百萬之師於獸口也盧山匈奴中山也噉言許穢反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師古曰桀堅也音其起立不順欲

掠身孫侵公主迺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曰烏

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師古曰質信也謂所期處時鮮有所獲師古曰鮮少也音先踐反徒

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向誅兩將軍故北狄不

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

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師古曰

不伏音然尚羈縻之計不顯制師古曰縻與專同專制謂以為臣妾也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

前漢光十四下

十

負力怙氣師古曰負恃也難化師古曰隸謂附屬之也惡謂敵也已善易隸已惡師古曰隸謂附屬之也惡謂敵也其疆難誦其和

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

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

時嘗屠大宛之城蹈鼻桓之壘探姑繒之壁師古曰姑繒謂西南夷種也在益州見略紀也近不過旬

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師古曰難歷也三月為一時固已犁其庭掃其閭師古曰犁

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苗師古曰苗唯北狄為不然真中國之古災字也

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師古曰茲益也未易可輕也今單于

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

所期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師古曰已止也奈何距已來厭之辭疎已無

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

緣往辭師古曰言單于因緣往言和好之辭以怨漢也歸怨於漢因已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

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為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

聲誠先於未然卽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

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師古曰先於未然謂計策素定擊難折衝不然壹

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擊於外師古曰擊擊言使軍交馳其戰相擊也猶不若

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師古曰圖謀也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

費歲巨百萬計者師古曰財用之費一歲數百萬也豈為康居易孫能踰白龍堆而寇

西邊哉孟康曰龍堆形如土龍身無頭有尾高大者二三丈卑者丈餘首東北向相似也在西域中迺已制匈奴也夫百年勞

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畱意於未

亂未戰已遏邊萌之禍書奏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

書而許之賜雄帛五十匹黃金十斤單于未發會病復遣使願朝

明年故事單于朝從名王已下及從者二百餘人單于又上書言蒙天子神靈人民盛壯願從五百人入朝已明天子盛德上皆許

之元壽二年單于來朝上曰大歲厭勝所在師古曰厭音涉反舍之上林苑

蒲陶宮師古曰舍北衛告之曰加敬於單于師古曰云以敬於單于故令止上林單于知之加賜衣

三百七十襲錦繡繪帛三萬匹絮三萬斤它如河平時既罷遣中

郎將韓況送單于單于出塞到休屯井北度車田盧水道里回遠

雷昆隨單于去到國復遣稽雷昆同母兄右大且方與婦入侍師古曰同音胡內反

曰且音子圖反還歸復遣且方同母兄左曰逐王都與婦入侍是時漢平帝

幼太皇太后稱制新都侯王莽秉政欲說太后曰威德至盛異於

前師古曰說請曰悅以此事取悅於太后迺風單于師古曰風讀曰風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入

侍師古曰云者其女名太后所曰賞賜之甚厚會西域車師後王句姑師古曰句音姑去

胡來王唐兜師古曰為其去胡而來降漢故以為王號皆怨恨都護校尉將妻子人民亡降匈

奴語在西域傳單于受置左谷蠡地遣使上書言狀曰臣謹已受

前漢九十四下

五

詔遣中郎將韓隆王昌副校尉甄阜侍中謁者帛敞長水校尉王

歙使匈奴師古曰歙音翁告單于曰西域內屬不當得受師古曰既屬漢家不得復臣匈奴今遣

之師古曰今單于曰孝宣孝元皇帝哀憐為作約束自長城已南天

子有之長城已北單于有之有犯塞輒曰狀聞有降者不得受臣

知父呼韓邪單于蒙無量之恩死遺言曰有從中國來降者勿受

輒送至塞已報天子厚恩此外國也得受之使者曰匈奴骨肉相

攻國幾絕師古曰幾音距依反蒙中國大恩危亡復續妻子完安累世相繼宜

有已報厚恩單于叩頭謝罪執二虜還付使者詔使中郎將王萌

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逆受服虔曰惡都奴西域之合名單于遣使送到國

因請其罪使者曰聞有詔不聽師古曰不聽其罪會西域諸國王斬已示之

迺造設四條師古曰更新為此制也中國人亡入匈奴者身孫亡降匈奴者西域諸國佩中國印綬降匈奴者身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遣中郎將

王駿武昌副校尉甄阜王尋使匈奴班四條與單于雜函封師古曰

同一函而封之付單于令奉行因收故宣帝所為約束封函還時莽奏令中

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呂風單于師古曰風宜上書慕化為一名

漢必加厚賞單于從之上書言幸得蒞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故

名囊知牙斯今謹更名曰知莽大說師古曰說白太后遣使者答諭

厚賞賜焉漢既班四條後護烏桓使者告烏桓民毋得復與匈奴

皮布稅匈奴已故事遣使者責烏桓稅師古曰故時常匈奴人民婦女

欲賈販者皆隨往焉烏桓距曰奉天子詔條不當予匈奴稅匈奴

使怒收烏桓酋豪縛到懸之酋豪昆弟怒共殺匈奴使及其官屬

收略婦女馬牛單于聞之遣使發左賢王兵入烏桓責殺使者因

攻擊之烏桓分散或走上山或東保塞匈奴頗殺人民毆婦女弱

小且千人去師古曰駁置左地告烏桓曰持馬畜皮布來贖之烏桓

見略者親屬二千餘人持財畜往贖匈奴受畱不遣師古曰受其皮王

莽之篡位也建國元年遣五威將王駿率甄阜王颯陳饒帛敞丁

業六人師古曰多齋金帛重遺單于諭曉呂受命代漢狀因易單于

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單于璽莽更曰新匈奴單于章師古曰新音莽將

率既至授單于印紱師古曰紱音印詔令上故印紱單于再拜受詔譯

前欲解取故印紱單于舉掖授之左姑夕侯蘇從勿謂單于曰未

見新印文宜且勿與單于止不肯與請使者坐穹廬單于欲前為

壽五威將曰故印紱當曰時上單于曰諾復舉掖授譯蘇復曰未

見印文且勿與單于曰印文何由變更遂解故印紱奉上將率受

著新紱不解視印飲食至夜迺罷右率陳饒謂諸將率曰鄉者姑

夕侯疑印文幾令單于不與人師古曰鄉音反如令視印見其變改必

求故印此非辭說所能距也既得而復失之辱命莫大焉不如椎

求故印此非辭說所能距也既得而復失之辱命莫大焉不如椎

破故印已絕禍根將率猶與莫有應者師古曰與讀曰豫饒燕土果悍師古曰果決也

悍勇也音胡幹反即引斧椎壞之明日單于果遣右骨都侯當白將率曰漢

賜單于印言璽不言章又無漢字諸王已下迺有漢言章今印去

璽加新與臣下無別願得故印將率示已故印謂曰新室順天制

作故印隨將率所自為破壞單于宜承天命奉新室之制當還白

單于知已無可奈何又多得賂遺即遣弟右賢王與奉馬牛隨將

率入謝因上書求故印將率還到左犁汗王咸所居地見烏桓民

多已問咸咸具言狀師古曰謂前略略得婦也音屠力反將率曰前封四條不得受烏

桓降者亟還之師古曰亟也音屠力反咸曰請密與單于相聞得語歸之單于使

咸報曰當從塞內還之邪從塞外還之邪將率不敢顯決已聞詔

報從塞外還之單于始用夏侯藩求地有距漢語後已求稅烏桓

不得因寇略其人民費由是生重已印文改易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故怨恨迺

遣右大且渠蒲呼盧訾等十餘人將兵眾萬騎已護送烏桓為名

須置離謀降匈奴都護但欽誅斬之置離兄狐蘭支將人眾二千

餘人毆畜產舉國亡降匈奴師古曰毆與驅同舉其國名也長其長帥也傷都護司馬復還入

匈奴其入寇擊車師殺後成長師古曰後成車師小國名也長其長帥也傷都護司馬復還入

匈奴時戊己校尉史陳良終帶司馬丞韓玄右曲侯任商等見西

域頗背叛聞匈奴欲大侵恐并死即謀劫略吏卒數百人共殺戊

己校尉刀護師古曰刀音紹遣人與匈奴南犁汗王南將軍相聞匈奴南將

軍二千騎入西域迎良等良等盡脅略戊己校尉吏士男女二千

餘人入匈奴玄商留南將軍所良帶徑至單于庭人眾別置零吾

水上田居單于號良帶曰烏桓都將軍留居單于所數呼與飲食

西域都護但欽上書言匈奴南將軍右伊秩訾將人眾寇擊諸國

前漢卷十四下

古

莽於是大分匈奴爲十五單于遣中郎將蘭苞副校尉戴級將兵  
萬騎多齎珍寶至雲中塞下招誘呼韓邪單于諸子欲呂次拜之  
使譯出塞誘呼右犁汗王咸咸子登助三人至則脅拜咸爲孝單  
于賜安車鼓車各一黃金千斤雜繒千匹戲戟十師古曰戲戟有旗之戲也戲音許宜反又言戲  
拜助爲順單于賜黃金五百斤傳送助登長安莽封苞爲宣威公  
拜爲虎牙將軍封級爲揚威公拜爲虎賁將軍單于聞之怒曰先  
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呂得立遣左  
骨都侯右伊秩訾王呼盧訾及左賢王樂將兵入雲中益壽塞大  
殺吏民是歲建國三年也是後單于歷告左右部都尉諸邊王入  
塞寇盜大輩萬餘中輩數千少者數百殺鴈門朔方太守都尉略  
吏民畜產不可勝數緣邊虛耗莽新卽位怙府庫之富欲立威迺  
拜十二部將率發郡國勇士武庫精兵各有所屯守轉委輸於邊

議滿三十萬眾齎三百日糧同時十道並出窮追匈奴內之于丁

令師古曰逐之遣入丁令地合音零因分其地立呼韓邪十五子莽將嚴尤諫曰臣聞

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

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

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

侵譬猶蝨蟻之螫毆之而已師古曰蝨古數字也蟻音也蝨音也故天下稱明是爲

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遠戍師古曰約少也小齎長裝雖有克獲之

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師古曰罷讀曰疲耗

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師古曰袤長也音茂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

國內竭呂喪社稷是爲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厄比年饑饉西北

邊尤甚發三十萬眾具三百日糧東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後乃備

引師古曰援也音爰計其道里一年尙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

孰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旣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

此二難也師古曰調發也音徒鈞反屬音之欲反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糈十八斛非牛力不

能勝牛又當自齎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已往事

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師古曰物故謂死也餘糧尙多人不能負

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齎糈薪炭重不可勝師古曰糈音補

古金字也鎮音富食精飲水已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

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執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其下亦同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執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師古曰累音直

力端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師古曰銜馬銜也尾馬尾也虜要遮前後危殆不

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今旣發兵宜縱先

至者令臣尤等深入霆擊且已創艾胡虜師古曰請率見到莽不聽尤

前漢九十四

言轉兵穀如故天下騷動咸旣受莽孝單于之號馳出塞歸庭具

弓見脅狀白單于單于更已爲於粟置支侯匈奴賤官也後助病

死莽已登代助爲順單于厭難將軍陳欽師古曰厭音一涉反震狄將軍王巡

屯雲中葛邪塞是時匈奴數爲邊寇殺將率吏士略人民毆畜產

去甚衆師古曰毆與擊同捕得虜生口驗問皆曰孝單于成子角數爲寇兩

將已間四年莽會諸蠻夷斬成子登於長安市初北邊自宣帝已

來數世不見煙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布野及莽撓亂匈奴與之

構難師古曰撓攙也音水高反邊民死亡係獲又十二部兵久屯而不出吏士罷弊

師古曰罷讀曰疲數年之間北邊虛空野有暴骨矣烏珠畱單于立二十一

歲建國五年死匈奴用事大臣右骨都侯須卜當卽王昭君女伊

墨居次云之婿也云常欲與中國和親又素與成厚善見成前後

爲莽所拜故遂越與而立咸爲烏累若鞮單于師古曰累音力追反烏累單于

咸立呂弟輿爲左谷蠡王烏珠雷單于子蘇屠胡本爲左賢王呂弟屠耆闕氏子盧渾爲右賢王師古曰渾音胡昆反烏珠雷單于在時左賢王

數死呂爲其號不祥更易命左賢王曰護于護于之尊最貴次當爲單于故烏珠雷單于授其長子呂爲護于欲傳呂國咸怨烏珠

雷單于貶賤已號不欲傳國及立貶護于爲左屠耆王云當遂勸咸和親天鳳元年云當遣人之西河虎猛制虜塞下師古曰虎猛縣名制虜塞在其界

告塞吏曰欲見和親侯和親侯王欽者王昭君兄子也師古曰欽音翁中部都尉呂聞莽遣欽欽弟騎都尉展德侯颯使匈奴師古曰颯音立賀單于初

立賜黃金衣被繪帛給言侍子登在因購求陳良終帶等單于盡收四人及手殺校尉刀護賊芝音妻子呂下二十七人皆械檻付

使者遣廚唯姑夕王富等四十人送欽颯莽作焚如之刑燒殺陳良等應劭曰易有焚如死如棄如之言莽依此作刑名也如消曰焚如死如棄如者謂不孝子也不畜於父母不容於朋友故燒殺棄之莽依此作刑名也師古曰易離卦九四爻辭也

金前漢九十四下 七

罷諸將率屯兵但置游擊都尉單于貪莽賂遺故外不失漢故事然內利寇掠又使還知子登前死怨恨寇虜從左地入不絕師古曰人爲寇

而虜使者問單于輒曰烏桓與匈奴無狀黠民共爲寇入塞譬如中國有盜賊耳咸初立持國威信尙淺盡力禁止不敢有二心天鳳

二年五月莽復遣欽與五威將王咸率伏黯丁業等六人使送右廚唯姑夕王因奉歸前所斬侍子登及諸貴人從者喪皆載已常

車劉德曰縣易車也舊司農出錢市車縣次易牛也至塞下單于遣云當子男大且渠奢等至塞

迎咸等至多遺單于金珍因諭說改其號號匈奴曰恭奴單子曰善于賜印綬封骨都侯當爲後安公營子男奢爲後安侯單于貪

莽金幣故曲聽之然寇盜如故咸欽又已陳良等購金付云當令自差與之師古曰差其次第多少十二月還入塞莽大喜賜欽錢二百萬悉封黯

等單于咸立五歲天鳳五年死弟左賢王輿立爲呼都而尸道臯

若鞮單于匈奴謂孝曰若鞮自呼韓邪後與漢親密見漢諡帝為

孝慕之故皆為若鞮呼都而尸單于與俱立貪利賞賜遣大且渠

奢與云女弟當戶居次子醯積王師古曰俱奉獻至長安莽遣和親

侯歛與奢等俱至制虜塞下與云當會因已兵迫脅將至長安云

當小男從塞下得脫歸匈奴當至長安莽拜為須卜單于欲出大

兵已輔立之兵調度亦不合而匈奴愈怒並入北邊北邊由是壞

敗會當病死莽已其庶女陸遂任妻後安公奢李奇曰陸遂邑也莽改公

妻之故進爵為公師主曰任奢本為侯莽以女所已尊寵之甚厚終為欲出兵立之者師古曰言為會漢

兵誅莽云奢亦死更始二年冬漢遣中郎將歸德侯颯大司馬護

軍陳遵使匈奴授單于漢舊制璽綬王侯已下印綬因送云當餘

親屬貴人從者單于與驕謂遵颯曰匈奴本與漢為兄弟匈奴中

亂師古曰言中問之時也孝宣皇帝輔立呼韓邪單于故稱臣已尊漢今

漢亦大亂為王莽所篡匈奴亦出兵擊莽空其邊境令天下騷動

思漢莽卒已敗而漢復興亦我力也當復尊我遵與相穿距師古曰

贊曰書戒蠻夷猾夏師古曰漢書舜典載舜命皋陶作士詩稱戎狄是膺師古曰

宮之詩美僉公與師師古曰漢書舜典載舜命皋陶作士與齊桓討難庸當也春秋有道守在四夷師古曰春秋左氏傳昭三十二年楚靈王為

遠德及八矣夷狄之為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策

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敬呂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

賈誼朝錯孝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

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

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已

至于今曠世歷年多於春秋其與匈奴有脩文而和親之矣有用

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師古曰下有威服而臣畜之矣

訛伸異變強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昔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

冀曰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為衰止而單于反曰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曰漢女增厚其賂歲曰千

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曰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鞏馬從六郡良材力之士

師古曰六郡謂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也其安定天水西河

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

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曰為義動君子利

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曰仁義說也師古曰此說謂勸諭獨可說曰厚利結之

於天耳師古曰此說讀曰悅故與之厚利曰沒其意師古曰沒溺也與盟於天曰堅其約

質其愛子曰累其心師古曰累音力端反匈奴雖欲展轉柰失重利何柰欺上

天何柰殺愛子何師古曰展轉音力端反夫賦斂行賂不足曰當三軍之費城郭

之固無曰異於貞士之約晉灼曰堅城固守不勝進貞士為和親之約也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

兄緩帶稚子咽哺師古曰咽吞也哺謂所食在口音也咽音憂哺音捕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

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迺知其未合

於當時而有關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

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

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雷漢使曰相報復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其桀驁

尚如斯師古曰驚與傲同安肯曰愛子而為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

置質空約和親是龔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己之詐也師古曰龔重也

夫邊城不選守境武略之臣脩障隧備塞之具屬長戟勁弩

之械恃吾所曰待邊寇而務賦斂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曰奉

寇讎信甘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師古曰幾讀曰冀至孝宣

前漢九十四

九

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直匈奴百年之運師古曰近也音能依反因其壞亂幾亡之

阨師古曰幾近也音能依反權時施宜覆師古曰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二世稱藩賓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師古曰三

世稱藩賓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師古曰三世無犬吠之

警勅庶亡干戈之役師古曰務古黎字後六十餘載之間遭王莽篡位始開

邊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絕莽遂斬其侍子邊境之禍構矣故呼韓

邪始朝於漢漢議其儀而蕭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

常時至時去宜待師古曰臣如其後嗣遂逃竄伏師古曰遂古遁字

使於中國不為叛臣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應曰為不可

謂盛不忘衰安必思危遠見識微之明矣至單于咸棄其愛子昧

利不顧師古曰昧貪也音味侵掠所獲歲鉅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

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於是矣夫規事建議不圖萬

世之固而媮恃一時之事者未必師古曰媮與媮同已經遠也若乃征伐之

前漢九十四

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師古曰度音大各反中音仲仲反

分九州列五服師古曰九州五服解並在前物土貢制外內師古曰物土貢者各因其土所生之物而貢之也制外內謂五服之

夷狄師古曰春秋成十五年諸侯會吳于鍾離公羊傳曰易為殊會夷狄之人貪而好

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

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師古曰辟逐草隨畜射獵為生隔曰山谷

雍師古曰雍讀曰壘天所已絕外內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

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

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師古曰外而不內疎而不戚師古曰戚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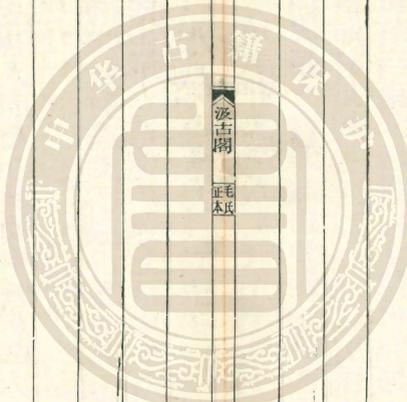
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師古曰懲謂使

其削又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師古曰已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

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匈奴傳第六十四

匈奴傳第六十四下終



漢書  
匈奴傳  
第六十四

三

全錄  
金陵  
古閣  
本

漢書九十四

西南夷兩粵朝鮮傳第六十五

漢書九十五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南夷君長呂十數夜郎最大師古曰後為縣屬牂牁郡其西靡莫之屬呂十數滇最

大師古曰地有滇池因為名也滇音顛自滇呂北君長呂十數邛都最大師古曰今之邛州本其地此皆椎

結師古曰椎音追反結讀曰響為喜如椎之形也陸賈傳及貨殖傳皆作健字音義同耳此下朝鮮傳亦同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桐

師呂東北至葉榆師古曰葉榆澤名因以師古曰後為縣屬益州郡名為僑昆明師古曰僑即今之葛州也昆明又在其西南即今之

南益州諸蠻所居編髮師古曰編音步典反隨畜移徙亡常處亡君長地方可數千

里自僑呂東北君長呂十數徙祚都最大師古曰徙及祚都二國也徙後為徙縣屬蜀郡祚都後為沈黎郡徙

音斯祚音自祚呂東北君長呂十數冉駹最大師古曰冉姓冉者木皆冉種也駹音尤其材各反在蜀之西自駹呂東北君長

俗或土著或移徙師古曰土著謂有常處著於土地也著音直略反在蜀之西自駹呂東北君長

呂十數白馬最大皆氏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始楚威王

時使將軍莊躑將兵循江上師古曰循順也謂緣江而上也躑音居略反略巴黔中呂西師古曰黔中即

今黔州是其地本巴人也

莊躑者楚莊王苗裔也躑至滇池方三百里師古曰地理志益州滇池縣其澤在西北華陽國志云澤下流苑平地肥饒數千里師古曰池苑之地也呂兵威定屬楚欲歸

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迺呂其眾王滇變服從其

俗呂長之師古曰為其長師也秦時嘗破略通五尺道師古曰其處險阨故道纔廣五尺諸此國頗

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關蜀故徼師古曰西南之徼猶北方塞也徼音

反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祚馬犍僮旄牛呂此巴蜀殷富建元

六年大行王恢擊東粵東粵殺王郢呂報恢因兵威使番禺令唐

蒙風曉南粵師古曰番禺蒲何反風讀曰諷南粵食蒙蜀枸醬音別曰枸音矩劉德曰枸樹如桑

醬美蜀人以為珍珠師古曰劉說非也子形如桑椹耳緣木而生其椹長二三寸味酢取其實以為

非樹也子又不長二三寸味尤辛不酢今宕渠則有之食讀曰飲

蒙問所從來曰道西

北牂柯江師古曰道出也由此而來也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師古曰番禺音安反禺音隔蒙歸至長

安問蜀賈人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柯江

廣百餘步足呂行舩南粵呂財物役屬夜郎西至桐師然亦不能

臣使也蒙迺上書說上曰南粵王黃屋左纛師古曰言為天子之車服地東西萬餘

里名為外臣實一州主今呂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

郎所有精兵可得十萬浮舩牂柯出不意此制粵一奇也誠呂漢

之強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為置吏甚易上許之乃拜蒙呂郎中將

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師古曰食糧及衣重也重音直用反從巴祗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

厚賜諭呂威德約為置吏使其子為令師古曰比之夜郎旁小

邑皆貪漢繒帛呂為漢道險終不能有也迺且聽蒙約還報迺呂

為犍為郡發巴蜀卒治道自犍道指牂柯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

西夷邛笮可置郡使相如呂郎中將往諭皆如南夷為置一都尉

十餘縣屬蜀當是時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載轉相讓師古曰饒數

歲道不通士罷餓餒離暑溼死者甚眾師古曰罷讀曰疲餓飢也離遭也餓音能賄反西南夷又

數反發兵興擊耗費亡功師古曰耗損也厚到反上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焉還

報言其不便及弘為御史大夫時方築朔方據河逐胡弘等因言

西南夷為害師古曰言通西南夷大為損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許之罷西夷獨置

南夷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為自保就師古曰令自保守且脩成其郡縣及元狩元年博

望侯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

國師古曰即天竺也亦曰捐篤也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

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

國道便近又亡害於是天子迺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十餘

輩閒出西南夷師古曰求間隙而出也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當羌迺留為求道

我大師古曰與猶如及夜郎侯亦然各自曰一州王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

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師古曰言可專事招來之令其親附天子注意焉及至南粵反上

使馳義侯因犍為發南夷兵且蘭君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師古曰恐發兵

與漢行後其國空虛而旁國來寇鈔取其老弱也且音子餘反

乃與其眾反殺使者及健為太守漢迺發巴

蜀罪人當擊南粵者八校尉擊之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中郎

將郭昌衛廣引兵還行誅隔滇道者且蘭師古曰言因軍行而便誅之也斬首數萬遂

平南夷為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粵南粵已滅還誅反者師古曰謂軍還而誅且蘭

夜郎遂入朝上呂為夜郎王南粵破後及漢誅且蘭邛君并殺祚

侯冉駹皆震恐請臣置吏呂邛都為粵巯郡祚都為沈黎郡冉駹

為文山郡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使王然于呂粵破及誅南夷兵

威風諭滇王入朝師古曰風讀曰諷滇王者其眾數萬人其笏東北勞深靡

莫皆同姓相杖未肯聽師古曰杖猶倚也相依倚為援而不聽滇王入朝也杖音直亮反勞莫數侵犯使者

吏卒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呂兵臨滇滇王始

首善呂故弗誅師古曰言初始巨來常有善意滇王離西夷師古曰言東夷事漢滇舉國降請置吏

入朝於是呂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師古曰為之長師西南夷君

長呂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也最寵焉後二十三歲孝昭

始元元年益州廉頭姑繒民反殺長吏牂柯談指同並等二十四

邑凡三萬餘人皆反師古曰並音伴遣水衡都尉發蜀郡健為奔命萬餘人

師古曰奔古奔字奔命解在昭紀擊牂柯大破之後三歲姑繒葉榆復反遣水衡都尉

呂辟胡將郡兵擊之師古曰辟首壁辟胡不進蠻夷遂殺益州太守乘勝與

田廣明等並進大破益州斬首捕虜五萬餘級獲畜產十餘萬上

曰鈞町侯亡波率其邑君長人民擊反者師古曰鈞首鉤于反町音大鼎反斬首捕虜

有功其立亡波為鈞町王大鴻臚廣明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

後聞歲武都氏人反師古曰開歲隔一歲遣執金吾馬適建龍額侯韓增與大

鴻臚廣明將兵擊之至成帝河平中夜郎王興與鈞町王禹漏臥

侯俞孟康曰漏臥表邑名後為縣師古曰俞音踰更舉兵相攻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牂柯太守請發兵誅興

等議者曰為道遠不可擊迺遣大中大夫蜀郡張匡持節和解興

大夫匡使和解蠻夷王侯王侯受詔已復相攻輕易漢使不憚國

威其效可見恐議者選粟復守和解師古曰選法不前之意也太守察動

靜有變迺聞如此則復曠一時師古曰曠空也一時三月也王侯得收獵

其眾申固其謀黨助眾多各不勝忿必相殄滅自知罪成狂犯守

尉師古曰言起狂勃吳起也真孟責也育夏育也遠滅溫暑毒草之地雖有孫吳將賁育士師古曰孫

量宜因其罪惡未成未疑漢家加誅陰救旁郡守尉練士馬師古曰練簡也

大司農豫調穀積要害處師古曰調發也要害者在我為要於敵為害也調音徒鈞反選任職太守往曰

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軌者即曰為不毛之地亡用之民聖王

不曰勞中國師古曰即猶若也宜罷郡放棄其民絕其王侯勿復通如

前漢九十五

曰先帝所立累世之功不可墮壞師古曰如亦若也墮毀也音火規反亦宜因其萌芽早

斷絕之及已成形然後戰師則萬姓被害大將軍鳳於是薦金城

司馬陳立為牂柯太守立者臨邛人前為連然長不韋令蘇林曰皆益州縣也

蠻夷畏之及至牂柯諭告夜郎王興興不從命立請誅之未報迺

從吏數十人出行縣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至興國且同亭師古曰且音子餘反召興興將數

千人往至亭從邑君數十人入見立立數責因斷頭師古曰數音所具反邑君

曰將軍誅亡狀為民除害願出曉士眾曰興頭示之皆釋兵降師古

妻父翁指與興子邪務收餘兵迫脅旁二十二邑反至冬立奏募

諸夷與都尉長史分將攻翁指等翁指據阨為壘立使奇兵絕其

饜道縱反間曰誘其眾師古曰間音居覓反都尉萬年曰兵久不決費不可其

讀曰供引兵獨進敗走趨立營師古曰趨讀曰趣趣何也立怒叱戲下令格之師古曰戲

音許宜反又音懸解  
在高紀及灌夫傳

都尉復還戰立引兵救之時天大旱立攻絕其水道

蠻夷共斬翁指持首出降立巴平定西夷徵詣京師會巴郡有盜

賊復立為巴郡太守秩中二千石居賜爵左庶長師古曰第十爵也徒為

天水太守勸民農桑為天下最賜金四十斤入為左曹衛將軍護

軍都尉卒官王莽篡位改漢制貶鉤町王呂為侯王邯怨恨師古曰邯其王

音酣胖柯大尹周欽詐殺邯弟承攻殺欽州郡擊之不能服三

邊蠻夷愁擾盡反復殺益州大尹程隆莽遣平蠻將軍馮茂發巴

蜀犍為吏士賦斂取足於民呂擊益州出入三年疾疫死者什七

巴蜀騷動莽徵茂還誅之更遣蓋始將軍廉丹與庸部牧史熊孟康

合二十萬人擊之始至頗斬首數千其後軍糧前後不相及士卒

飢疫三歲餘死者數萬而粵雋蠻夷任貴亦殺太守枚根自立為

邛穀王師古曰枚根會莽敗漢興誅貴復舊號云師古曰此漢興者謂光武中興也

南粵王趙佗真定人也師古曰真定本趙國之縣也佗音徒何反秦并天下略定揚粵師古曰本揚州

之分故置桂林南海象郡已適徙民與粵雜處師古曰適讀曰謫謫有罪者徙之於越地與其土人雜居十

三歲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囂音敷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師古曰龍川南海之

縣也即今之循州師古曰語曰聞陳勝等作亂豪桀叛秦相立南海辟遠恐盜兵侵

此師古曰辟讀曰辟吾欲興兵絕新道師古曰秦所開越道也自備待諸侯變會疾甚且番

禹負山險阻師古曰負情也南北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

之主可為國郡中長吏亡足與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行南

海尉事師古曰被加絕音皮義反焉死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師古曰日盜兵

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呂法誅秦所置吏呂其黨為守假師古曰

曰今為郡縣之職或守或假也秦已滅佗即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為南粵武王高帝已

定天下為中國勞苦故釋佗不誅師古曰十一年遣陸賈立佗為南

粵王與剖符通使使和輯百粵師古曰輯與集同毋為南邊害與長沙接壤

高后時有司請禁粵關市鐵器佗曰高皇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

聽讒臣別異蠻夷高絕器物師古曰高與爾同此必長沙王計欲倚中國師古曰倚音

兵攻長沙邊敗數縣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擊之師古曰竈也慮音盧會暑

涇士卒大疫兵不能踰領師古曰踰與踰同下皆類此歲餘高后崩即罷兵佗因此

召兵威財物賂遺閩粵西馭駱役屬焉師古曰馭即駱越也言西者以別東馭也東西萬餘

里迺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師古曰侔等也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

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即位意諭盛德焉師古曰言不以威武加於遠方也迺為佗親家

在真定置守邑師古曰親謂父母也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詔

丞相平舉可使粵者平言陸賈先帝時使粵上召賈為大中大夫

謁者一人為副使賜佗書曰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朕高

皇帝側室之子師古曰言其正嫡所生也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

嘗致書師古曰書得通使於越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

有疾日進不衰師古曰言疾病益甚也呂故諄暴乎治師古曰諄暴也音布丙反諸呂為變故亂法

不能獨制迺取它姓子為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

之已畢朕曰王侯吏不釋之故孟康曰辭讓帝位不見置也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

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師古曰佗之昆弟在故鄉者求訪之

而兩將軍將兵擊越者請罷之以資附於漢也言親昆弟者謂有服屬者也朕曰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

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家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災不止

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師古曰言越兵寇邊長沙南郡皆厭苦之而漢

軍亦當拒方有戰關於越亦非利也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

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呂問吏吏曰高

皇帝所呂介長沙土也師古曰介隔也朕不得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

呂爲大得王之財不足呂爲富服領呂南王自治之蘇林曰山嶺名也如

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呂通其道是爭也爭而

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患師古曰彼此共棄故云分終今呂來通使如故

終久故云終今以來也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爲寇災矣上

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師古曰以綿裝衣曰褚上中下者綿

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師古曰謂東越及駭駭等陸賈至南粵王恐乃頓首謝願

奉明詔長爲藩臣奉貢職於是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

賢不並世漢皇帝賢天子自今呂來去帝制黃屋左纛因爲書稱

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粵吏也高

皇帝幸賜臣佗璽呂爲南粵王使爲外臣時內貢職師古曰言以賜賜入貢職孝惠

皇帝卽位義不忍絕所呂賜老夫者厚甚高后自臨用事近細士

信讒臣猶言小人也別異蠻夷出令曰毋子蠻夷外粵金鐵田器馬牛

羊師古曰言非中國故云外越卽子予牡毋與牝師古曰恐其蕃息老夫處辟馬牛羊齒已長

齒師古曰辟讀曰辟齒已長謂老矣自己祭祀不脩有死罪使內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

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

已誅論師古曰風聞風聲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亡呂自高異師古

起也故更號爲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也高皇后聞之大怒

削去南粵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讒臣故敢發兵呂伐

其邊且南方卑溼蠻夷中西有西甌其眾半羸師古曰羸謂勞弱也南面稱王

東有閩粵其眾數千人亦稱王西北有長沙其半蠻夷亦稱王師古曰羸

曰言長沙之國半雜蠻夷之人老夫故敢妄竊帝號聊吕自娛老夫身定百邑之地東

西南北數千萬里帶甲百萬有餘然北面而臣事漢何也不敢背

先人之故老夫處粵四十九年于今抱孫髡然夙興夜寐寢不安

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鍾鼓之音者呂不得事漢

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師古曰復音扶目反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

號不敢為帝矣謹北面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千犀角十紫貝

五百桂蠹一器應劭曰桂樹中蠹蟲也蘇林曰漢舊儀常以獻陵廟載以赤穀小車師古曰此蠹食桂故味辛而潰之以蜜食之也蠹音丁故反生翠四

十雙孔雀二雙昧死再拜曰說讀臣聞皇帝陛下陸賈還報文帝大說師古曰悅遂至孝景時稱臣遣使入朝請師古曰請音才性反然其居國竊如故號

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至武帝建元四年佗孫胡為南粵王

立三年閩粵王郢興兵南擊邊邑粵使人上書曰兩粵俱為藩臣

毋擅興兵相攻擊今東粵擅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

於是天子多南粵義師古曰多猶重也守職約師古曰守藩臣之職而不踰約制為興師遣兩將

軍往討閩粵兵未踰領閩粵王弟餘善殺郢師古曰降於是罷兵天子

使嚴助往諭意南粵王胡頓首曰天子迺興兵誅閩粵死亡師古曰報

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

入見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胡曰漢興兵誅郢亦行師古曰林誘也驚動南粵

且先王言事天子期毋失禮要之不可師古曰怵好語人見不可被誘怵以怵好語而入漢朝也怵音先辜反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

後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諡曰文王嬰齊嗣立即

滅其先武帝文帝璽李奇曰去其僭號嬰齊在長安時取邯鄲膠氏女師古曰膠音居

虬生子興及卽位上書請立膠氏女為后興為嗣漢數使使者風

諭師古曰風讀曰諷諷諷論令人朝嬰齊猶尚樂擅殺生自恣懼人見要師古曰要臣用漢法比內

諸侯固稱病遂不入見遣子次公入宿衛嬰齊薨諡為明王太子

興嗣立其母為太后太后自未為嬰齊妻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

季通師古曰姓安國字少季及嬰齊薨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諭王王太后

入朝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決師古曰助

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安國少季

往復與私通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

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

印餘得自置師古曰丞相內史中尉太傅之外皆任其國自選置不受漢之印綬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諸使

者皆畱填撫之師古曰填音竹刃反王太后飭治行裝重資為入朝具相呂

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官貴為長吏七十餘人男盡尙王子女盡

嫁王子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孟康曰蒼梧越中王自名為秦王連親婚也晉灼曰秦王卽下趙光也趙本與秦同姓故曰秦王

其居國中甚重粵人信之多為耳目者得衆心愈於王師古曰王愈勝也

之上書數諫止王王不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注意

嘉執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欲介使者權謀誅嘉等

置酒請使者大臣皆侍坐飲嘉弟為將將卒居宮外酒行太

后謂嘉南粵內屬國之利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呂激怒使者使

者狐疑相杖遂不敢發師古曰杖音直亮反嘉見耳目非是師古曰異於常也卽趨出太

后怒欲鉞嘉呂矛師古曰鉞請揮刺之也音愈王止太后嘉遂出介弟兵就舍李奇曰介被也

弟兵卽上所謂弟將卒居外者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迺陰謀作亂王素亡

意誅嘉嘉知之呂故數月不發太后獨欲誅嘉等力又不能天子

聞之罪使者怯亡決又呂為王王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為亂不足

呂興兵欲使莊參呂二千人往參曰呂好往數人足呂武往二千

人亡足呂為也辭不可天子罷參兵邾壯士故濟北相韓千秋師古

奮曰呂區區粵又有王應獨相嘉為害願得勇士三百人

必斬嘉呂報於是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膠樂將二千人往入

粵境呂嘉迺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又與使者亂

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入獻天子呂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

呂為僅取自脫一時利亡顧趙氏社稷為萬世慮之意迺與其弟

日潁川鄉縣人也鄭音爽

將卒攻殺太后王盡殺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粵妻子術陽侯建德為王而韓千秋兵之入也破數小

邑其後粵直開道給食師古曰縱之令深未至番禺四十里粵曰兵擊

千秋等滅之使人函封漢使節置塞上好為謾辭謝罪師古曰謾詆也音慢又音莫連

反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子曰韓千秋雖亡成功亦軍鋒之冠師古曰最

封其子延年為成安侯摎樂其姊為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

子廣德為襲侯晉灼曰襲古龍字乃赦天下曰天子微弱諸侯力政譏臣不

討賊師古曰力政謂以兵力相加也譏臣不討賊者春秋之義呂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師古曰言自相置立而心安泰無恐懼

令粵人及江淮呂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

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師古曰湟音皇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

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粵侯二人為戈船下瀨將軍師古曰從粵來出

零陵或下離水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

柯江咸會番禺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陘破石門得粵

船粟因推而前挫粵鋒呂粵數萬人待伏波將軍伏波將軍將罪

人道遠後期與樓船會迺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

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

攻敗粵人縱火燒城粵素聞伏波莫不知其兵多少師古曰莫讀曰暮伏波

迺為營師古曰設營以待降者遣使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師古曰來降者即賜以侯印而放令還更

相招諭師古曰遲音文樓船力攻燒敵師古曰力盡力也反歐而入伏波營中師古曰歐與驪同遲旦城

中皆降伏波二反解在高紀呂嘉建德呂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伏

波又問降者知嘉所之遣人追故其校司馬蘇弘得建德為海常

侯師古曰校之司馬若今行軍總管司馬也粵郎都稽得嘉為臨蔡侯孟康曰越中所置蒼梧王

趙光與粵王同姓聞漢兵至降為隨桃侯又粵揭陽令史定降漢

為安道侯蘇林曰揭音揭南海縣粵將畢取呂軍降為瞭侯師古曰越將姓畢名取也功臣表騰屬南陽音來彫反

粵桂林監居翁服虔曰桂林郡監也姓居名翁諭告甌駱四十餘萬口降為湘城侯戈

船下瀨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粵已平遂呂其地

為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九郡伏波將軍

益封樓船將軍呂推鋒陷堅為將梁侯自尉佗王凡五世九十三

歲而亡

閩粵王無諸及粵東海王搖其先皆粵王句踐之後也姓騶氏秦

并天下廢為君長呂其地為閩中郡師古曰即今之泉州建安是也及諸侯畔秦無諸

搖率粵歸番陽令吳芮所謂番君者也師古曰吳秦芮號也番音蒲河反從諸侯滅秦當

是時項羽主命不王也孟康曰主號命諸侯不王無諸搖等也呂故不佐楚漢擊項籍無諸

搖帥粵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諸為閩粵王王閩中故地都冶師古曰地名即侯官縣是也冶音弋者反論其功曰閩君搖功多其

民便附迺立搖為東海王都東甌世號曰東甌王后數世師古曰后與後同古

孝景三年吳王濞反欲從閩粵師古曰招十一閩粵未肯行獨東甌從

及吳破東甌受漢購殺吳王丹徒呂故得不誅吳王子駒亡走閩

粵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粵擊東甌建元三年閩粵發兵圍東甌

東甌使人告急天子天子問太尉田蚡蚡對曰粵人相攻擊固其

常不足呂煩中國往救也中大夫嚴助詰蚡言當救天子遣助發

會稽郡兵浮海救之語具在助傳漢兵未至閩粵引兵去東粵請

舉國徙中國迺悉與眾處江淮之間六年閩粵擊南粵南粵守天

子約不敢擅發兵而呂聞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司農韓安國

出會稽皆為將軍兵未喻領閩粵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與宗

族謀曰王呂擅發兵不請故天子兵來誅漢兵眾強即幸勝之後

來益多師古曰言漢地廣大兵眾盛強今雖勝之後必更來也滅國乃止今殺王呂謝天子天子罷兵

固國完不聽迺力戰不勝即亡入海皆曰善即縱殺王師古曰縱音初江反使

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為來者誅王王頭至不戰而殞利莫大焉迺便宜案兵告大司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軍兵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張晏曰繇邑號也師古曰繇音搖與讀曰豫

乃使郎中將立丑為粵繇王奉閩粵祭祀餘善曰殺郢威行國中民多屬竊自立為王繇王不能制上聞之為餘善不足復興師曰餘善首誅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為東粵王與繇王並處至元鼎

五年南粵反餘善上書請曰卒八千從樓船擊呂嘉等兵至揭陽曰海風波為解師古曰解者自解說若全言分疏不行持兩端陰使南粵師古曰遣使與相知及漢破番禺樓船將軍僕上書願請引兵擊東粵上曰士卒勞倦不許罷兵

令諸校畱屯豫章梅領待命師古曰聽詔命也明年秋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畱境且往師古曰言兵在境首恐將來討之迺遂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驪力等為吞漢將軍入白砂武林梅領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大司農張成

故山州侯齒將屯師古曰舊城陽恭王子也舊封山州侯不敢擊卻就便處師古曰卻退也音略反皆坐畏懦誅餘善刻武帝璽自立詐其民為妄言師古曰妄自尊大也上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師古曰說讀曰悅句章會稽之縣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僕出武林

封元年冬咸入東粵東粵素發兵距嶮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敗樓船軍數校尉殺長史樓船軍卒錢唐棧終古斬徇北將軍師古曰錢唐會稽縣名也棧音袁自兵未往故粵衍侯吳

陽前在漢漢使歸諭餘善不聽及橫海軍至陽曰其邑七百人反攻粵軍於漢陽及故粵建成侯敖與繇王居股謀俱殺餘善曰其

眾降橫海軍封居股為東成侯萬戶封敖為開陵侯師古曰功臣表云開陵侯建成以故

封陽為卯石侯師古曰功臣表作外石與此不同疑表誤橫海將軍說為

按道侯橫海校尉福為繚嫫侯師古曰繚音遠嫫音於耕反福者城陽王子故為海

東粵建成侯斬餘善侯二千戶而此傳云名放疑表誤

常侯坐法失爵從軍亡功曰宗室故侯及東粵將多軍李奇曰漢兵多軍名

至棄軍降封為無錫侯故馱駱將左黃同斬西于王封為下邳侯師古曰邳音郭

其民徙處江淮之間東粵地遂虛師古曰戰國時燕國略得此地

朝鮮王滿燕人自始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師古曰戰國時燕國略得此地為置吏築

障障蔽也音之亮反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為遠難守復修遼東故

塞至泚水為界師古曰泚水在樂浪縣音普蓋反屬燕燕王盧縮反入匈奴滿亡命聚

黨千餘人椎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度泚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障

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在者王之師古曰燕齊之人亡居此地及真番朝鮮蠻夷皆屬

也都王險李奇曰地名也會孝惠高后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為外臣

保塞外蠻夷毋使盜邊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呂聞上

許之呂故滿得呂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服屬

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右渠師古曰滿死傳子子死傳孫右渠者其孫名也所誘漢亡人滋多師古曰滋益也

又未嘗入見師古曰不朝見天子也真番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闕弗通辰謂辰辰謂辰

去至界臨泚水使馭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師古曰長者裨王名也送何至泚水何因刺殺之

即渡水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為其名美弗詰拜何

為遼東東部都尉朝鮮怨何發兵攻襲殺何天子募罪人擊朝鮮

其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勃海兵五萬左將軍荀彘出遼東

誅右渠右渠發兵距險左將軍卒多牽遼東土如淳曰遼東兵兵多也兵先縱敗

散多還走坐法斬師古曰於法合斬樓船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

守窺知樓船軍少即出擊樓船樓船軍敗走將軍僕失其眾遁山

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泚水西軍未能破天

子為兩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

前漢光一五

十三

謝願降恐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服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疋及餽軍糧師古曰餽亦饋字人眾萬餘持兵方度泚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

為變謂太子已服降宜令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之遂不度泚水復引歸山報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泚水上軍迺前至

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城守數月未能下左將軍素侍中幸師古曰親幸於天子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驕樓船將齊卒

入海已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困辱亡卒卒皆恐將心慙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迺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

師古曰與樓船為要約而請降往來言尙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間隙降下朝鮮不肯心附樓船已故兩

將不相得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師古曰意疑也今與朝鮮和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曰將率不能前乃使衛山諭降

右渠不能顯決與左將軍相誤卒沮約師古曰顯與專同卒終也沮壞也今兩將圍城

又乖異呂故久不決使故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有便宜得已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樓船數期不會具已

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為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已為然而已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軍計事即令

左將軍戲下執縛樓船將軍師古曰戲讀與麾同并其軍呂報天子許遂左將軍已并兩軍即急擊朝鮮朝路相韓陶尼谿相參將軍王

啖應劭曰凡五人也戎狄不知官紀故皆稱相師古曰相路一人也相韓陶二也尼谿相參三也將軍王啖四也應氏乃云五人誤讀為句謂尼谿人名矣之矣不當尋下文乎啖音頰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

與如淳曰不能與左將軍相持也師古曰此說非也不能與猶言不如也王又不肯降陶啖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迺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復攻更左將軍使右渠子長師古曰右渠之

長子名降相路人子最師古曰相路人前已降漢而死告諭其民誅成已故遂定

朝鮮為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封參為濼清侯師古曰濼音獲陶為秋莒

侯晉灼曰功臣表秋莒屬勃海師古曰莒音千餘反啖為平州侯長為幾侯最巨父死頗有功為

沮陽侯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乖計棄市樓船將軍亦坐兵至

列口當待左將軍蘇林曰列口縣名也度海先得之擅先縱失亡多當誅贖為庶人

贊曰楚粵之先歷世有土及周之衰楚地方五千里而句踐亦已

粵伯師古曰伯讀曰霸秦滅諸侯唯楚尚有滇王漢誅西南夷獨滇復寵及

東粵滅國遷眾絲王居股等猶為萬戶侯三方之開皆自好事之

臣故西南夷發於唐蒙司馬相如兩粵起嚴助朱買臣朝鮮由涉

何遭世富盛能成功然已勤矣師古曰已甚也言其事甚勤勞追觀太宗填撫尉佗師古曰春秋左氏傳僭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者哉七年諸侯盟于宵母管來也言有離貳者則招集之時險遠者則懷來之也故贊引之

漢書卷九十五

十五

西南夷兩粵朝鮮傳第六十五 終

金陵書局印

漢書九十五

西域傳第六十六上師古曰自易孫國

漢書九十六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西域已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餘師古曰可馬彪續漢書云至千

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阨已玉門陽關蓋康曰陽關皆在敦煌西

則限已蔥嶺師古曰西河舊事云蔥嶺其地音之欲反其河有兩原一出蔥嶺山一出于闐師古曰闐字與闐同音于闐

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

者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師古曰袤長也音茂其水亭居冬夏

不增減皆已為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為中國河云自玉門陽關

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師古曰波河循

河也郵音上朋反傷音步浪反波音彼義反此下皆同也南道西踰蔥嶺則出大月氏安息師古曰氏音支自車師

前王廷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北道西踰蔥嶺則出大

宛康居奄蔡焉耆西域諸國大率土著師古曰言著土地面有常居不隨畜牧移徙也音首直略反有城

郭田畜與匈奴易孫異俗皆役屬匈奴師古曰服屬於匈奴為其所役使也匈奴西邊

日逐王置僮僕都尉領西域常居焉耆危須尉黎閒賦稅諸國

取富給焉師古曰給足也自周衰戎狄錯居涇渭之北師古曰錯雜也及秦始皇攘卻

戎狄築長城界中國師古曰為甲冑之界也然西不過臨洮師古曰洮音上高反漢興至于孝武

事征四夷廣威德而張騫始開西域之迹其後驃騎將軍擊破匈

奴右地降渾邪休屠王師古曰屠音除遂空其地始築令居已西師古曰初置

酒泉郡後稍發徙民充實之分置武威張掖敦煌師古曰敦音徒門反列四郡

據兩關焉自貳師將軍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多遣使來貢獻漢

使西域者益得職師古曰實其勤勞皆得拜職也於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

輪臺渠犁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師古曰統領保護營田之事也已給使

漢書卷九十六

外國者師古曰收其所種五穀以供之至宣帝時遣衛司馬使護鄯善

姑師未盡殄師古曰雖破其國未能滅之分已為車師前後王及山北六國時漢獨

護南道未能盡并北道也然匈奴不自安矣其後日逐王畔單于

將眾來降護鄯善已西使者鄭吉迎之既至漢封日逐王為歸德

侯吉為安遠侯是歲神爵三年也乃因使吉并護北道故號曰都

護都護之起自吉置矣師古曰都猶總也言總護南北之道僅僕都尉由此罷匈奴益弱

不得近西域於是徙屯田於北胥鞬師古曰胥鞬地名也胥音先餘反鞬音居反披莎車之

地師古曰披分也屯田校尉始屬都護都護督察居諸外國師古曰督察也都護治烏壘城去

靜有變已聞可安輯安輯之可擊擊之師古曰輯與集同都護治烏壘城去

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與渠犂田官相近土地肥饒於西域為

中故都護治焉至元帝時復置戊己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是時

匈奴東蒲類王茲力支將人眾千七百餘人降都護都護分車師

後王之西為烏貪訾離地已處之自宣元後單于稱藩臣西域服

從其土地山川王侯戶數道里遠近翔實矣師古曰翔詳同假借用耳出陽關自

近者始曰婁羌孟康曰婁音兒師古曰音而逃反婁羌國王號去胡來王師古曰言去離胡我來附夷也去

陽關千八百里去長安六千三百里辟在西南不當孔道師古曰辟讀曰僻孔道者穿山險而為道猶今言穴徑耳戶四百五十口千七百五十勝兵者五百人西與且

末接師古曰且音子餘反隨畜逐水草不田作仰鄯善且末穀師古曰類以自給也仰音牛向反山

有鐵自作兵有弓矛服刀劔甲劉德曰服刀拍鞞也師古曰拍音狎鞞音俾又音陞西北至鄯善

乃當道云鄯善國本名樓蘭王治扞泥城師古曰扞音一胡反去陽關千六百

里去長安六千一百里戶千五百七十口萬四千一百勝兵二千

九百十二人輔國侯卻胡侯師古曰卻音巨略反其字從刀刀首節下皆類此鄯善都尉擊車師

都尉左右且渠擊車師君各一人譚長二人西北去都護治所千七百八十五里至山國千三百六十五里師古曰此國山居故名山國也西北至車師

千八百九十里地沙鹵少田

寄田仰穀苑國

師古曰寄於它國種田又繡苑國之穀也仰音牛向反

出玉多葭葦檉柳胡桐白草

孟康曰白草草之白者胡桐似桑而多曲師古曰檉柳河柳也今謂之赤檉白草似秀而細無芒其乾孰時正

逐水草有驢馬多橐它

師古曰它古他騫之言甘心欲通大宛諸國使者相望於道一歲中多至十餘輩

樓蘭姑師當道苦之

師古曰每使給使者受其勞費故厭苦也攻劫漢使王恢等又數為匈奴

耳目令其兵遮漢使漢使多言其國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武帝

遣從票侯趙破奴將屬國騎

師古曰屬國謂諸外國屬漢也及郡兵數萬擊姑師王恢

數為樓蘭所苦上令恢佐破奴將兵破奴與輕騎七百人先至虜

樓蘭王遂破姑師因彙兵威呂動烏孫大宛之屬

師古曰彙謂顯揚也還封破

奴為浞野侯恢為浩侯

蘇林曰活音吳於是漢列亭障至玉門矣樓蘭既降

服貢獻匈奴聞發兵擊之於是樓蘭遣一子質匈奴一子質漢後

貳師軍擊大宛匈奴欲遮之貳師兵盛不敢當即遣騎因樓蘭候

漢使後過者欲絕勿通時漢軍正任文將兵屯玉門關為貳師後

距師古曰後距者居後以距敵捕得生口知狀呂聞上詔文便道引兵捕樓蘭王將

詣闕簿責王

師古曰以文簿責之簿音簿戶反對曰小國在大國間不兩屬無呂自安

願徙國入居漢地上直其言遣歸國

師古曰以其言為直亦因使候司匈奴匈

奴自是不甚親信樓蘭征和元年樓蘭王死國人來請質子在漢

者欲立之質子常坐漢法下蠶室宮刑故不遣報曰侍子天子愛

之不能遣其更立其次當立者樓蘭更立王漢復責其質子亦遣

一子質匈奴後王又死匈奴先聞之遣質子歸得立為王

師古曰匈奴在漢前聞樓蘭王死故漢遣使詔新王令入朝天子將加厚賞樓蘭王後妻故

繼母也謂王曰先王遣兩子質漢皆不還奈何欲往朝乎王用其

計謝使曰新立國未定願待後年入見天子然樓蘭國最在東垂

近漢當白龍堆乏水草常主發導負水儋糧送迎漢使又數為吏  
卒所寇懲艾不便與漢通師古曰艾讀曰父後復為匈奴反聞師古曰聞音居寬反數遮

殺漢使其弟尉屠者降漢具言狀元鳳四年大將軍霍光白遣平  
樂監傅介子往刺其王介子輕將勇敢士齎金幣揚言曰賜外國

為名既至樓蘭詐其王欲賜之王喜與介子飲醉將其王屏語壯  
士二人從後刺殺之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曰王負漢罪天

子遣我誅王當更立王弟尉屠者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自令  
滅國矣介子遂斬王嘗歸首師古曰嘗歸者其王名也昭紀言安歸今此作嘗歸紀傳不同當有誤者馳傳詣闕師古曰

為鄯善為刻印章賜曰宮女為夫人備車騎輜重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丞相率  
百官送至橫門外孟康曰橫音光祖而遣之師古曰為設祖道之禮也王自請天子曰身在漢

久今歸單弱而前王有子在恐為所殺國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  
願漢遣二將屯田積穀令臣得依其威重於是漢遣司馬一人吏

士四十人田伊循呂填撫之師古曰填音竹刃反其後更置都尉伊循官置始  
此矣鄯善當漢道衝西通且末七百二十里自且末呂往皆種五

穀土地草木畜產作兵略與漢同有異乃記云  
且末國王治且末城去長安六千八百二十里戶二百三十口千

六百一十勝兵三百二十人輔國侯左右將譯長各一人西北至  
都護治所二千二百五十八里北接尉犁南至小宛可三日行有

蒲陶諸果西通精絕二千里  
小宛國王治扞零城師古曰扞音身去長安七千二百一十里戶百五十口

千五百勝兵二百人輔國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北至都護治所  
二千五百五十八里東與婁婁接辟南不當道師古曰辟讀曰僻下皆類此

精絕國王治精絕城去長安八千八百二十里戶四百八十口三

千三百六十勝兵五百人精絕都尉左右將譯長各一人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七百二十三里南至戎盧國四日行地阨陜西通扞彌四百六十里師古曰扞音身

戎盧國王治卑品城去長安八千三百里戶二百四十口千六百一十勝兵三百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五十八里東與小宛南與婁羌西與渠勒接辟南不當道

扞彌國王治扞彌城去長安九千二百八十里戶三千三百四十口二萬四十勝兵三千五百四十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各一人譯長二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五百五十三里南與渠勒東北與龜茲西北與姑墨接師古曰龜音丘茲音慈西通于闐三百九十里今名寧彌

渠勒國王治鞬都城師古曰鞬音居言反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三百一

前卷九十六上

五

十口二千一百七十勝兵三百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八百五十二里東與戎盧西與婁羌北與扞彌接

于闐國王治西城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戶三千三百口萬九千三百勝兵二千四百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騎君東西城長譯長各一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九百四十七里南與婁羌接北

與姑墨接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河原出焉蘇林曰卽中國河也多玉石師古曰玉石之璞也一曰石之似玉也西通皮山三百八十里

皮山國王治皮山城去長安萬五十里戶五百口三千五百勝兵五百人左右將左右都尉騎君譯長各一人東北至都護治所四

千二百九十二里西南至烏秣國千三百四十里鄭氏曰烏秣音鷄擊師古曰烏音一加反秣音

烏弋山離道西北通莎車三百八十里頂加反急言之聲如鷄擊耳非正音也南與天篤接北至姑墨千四百五十里西南當罽賓

烏秬國王治烏秬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四百九十口二千七百三十三勝兵七百四十人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八百九十二里北與子合蒲犁西與難兜接山居田石閒有白草累石爲室民接手飲師古曰自高山下澗淵中飲水故接連其手如蟻之爲出小步馬孟康曰種小能步也師古曰此今所謂百步千步者說非也少細也細步能蹠足也豈謂其亦種乎有驢無牛其西則有縣度師古曰縣繩而度也縣古縣字耳去陽關五千八百八十八里去都護治所五千二百里縣度者石山也谿谷不通曰繩索相引而度云

西夜國王號子合王治呼健谷師古曰健音鉅言反去長安萬二千五百里戶

三百五十口四千勝兵千人東北到都護治所五千四十六里東

與皮山西南與烏秬北與莎車西與蒲犁接蒲犁及依耐無雷國

師古曰耐音奴代反皆西夜類也西夜與胡異其種類羌氏行國師古曰言不土著也隨畜

逐水草往來而子合土地出玉石

前卷十六上

六

蒲犁國王治蒲犁谷去長安九千五百五十里戶六百五十口五千勝兵二千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五千三百九十六里東至莎車

五百四十里北至疏勒五百五十里南與西夜子合接西至無雷

五百四十里侯都尉各一人寄田莎車種俗與子合同

依耐國王治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戶一百二十五口六百七十

勝兵三百五十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七百三十里至莎車五

百四十里至無雷五百四十里北至疏勒六百五十里南與子合

接俗相與同師古曰與子合同風俗也少穀寄田疏勒莎車

無雷國王治盧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千口七千勝兵三

千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四百六十五里南至蒲犁五百四十

里南與烏秬北與捐毒西與大月氏接師古曰捐毒卽身毒大篤也本皆一名語有輕重耳衣服類

烏孫俗與子合同

難兜國王治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戶五千口三萬一千勝兵八

千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五十里西至無雷三百四十里

西南至罽賓三百三十里南與婁羌北與休循西與大月氏接種

五穀蒲陶諸果有銀銅鐵作兵與諸國同屬罽賓

罽賓國王治循鮮城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戶口勝兵

多大國也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千八百四十里東至烏托國二千

二百五十里東北至難兜國九日行西北與大月氏西南與烏弋

山離接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賓

師古曰穰音懷即槐也塞音先得反塞種分散往往為數國師古曰即所謂懸種也亦語有懸重耳

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也罽賓地平溫和有目宿雜草奇木檀櫟

梓竹漆師古曰穰音懷即槐也種五穀蒲陶諸果羹治園田地下溼生稻冬

食生菜其民巧雕文刻鏤治宮室織罽刺文繡好治食有金銀銅

錫巨為器市列師古曰市有列肆亦如中國也

出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

珠璣珊瑚虎魄壁流離

其王烏頭勞數剽殺漢使師古曰剽劫也

使關都尉文忠送其使王復欲害忠忠覺之迺與容屈王子陰未

赴其合謀攻罽賓殺其王立陰末赴為罽賓王授印綬後軍候趙

德使罽賓與陰末赴相失師古曰相失意也陰末赴鎖琅當德師古曰琅當長鎖也若今之禁紫八鎖矣

其使杜欽說大將軍王鳳曰前罽賓王陰末赴本漢所立後卒畔

前漢光十六上

張晏曰錢文面

師古曰穰音懷即槐也塞音先得反塞種分散往往為數國師古曰即所謂懸種也亦語有懸重耳

師古曰穰音懷即槐也塞音先得反塞種分散往往為數國師古曰即所謂懸種也亦語有懸重耳

師古曰穰音懷即槐也塞音先得反塞種分散往往為數國師古曰即所謂懸種也亦語有懸重耳

師古曰穰音懷即槐也塞音先得反塞種分散往往為數國師古曰即所謂懸種也亦語有懸重耳

師古曰穰音懷即槐也塞音先得反塞種分散往往為數國師古曰即所謂懸種也亦語有懸重耳

師古曰穰音懷即槐也塞音先得反塞種分散往往為數國師古曰即所謂懸種也亦語有懸重耳

師古曰穰音懷即槐也塞音先得反塞種分散往往為數國師古曰即所謂懸種也亦語有懸重耳

師古曰穰音懷即槐也塞音先得反塞種分散往往為數國師古曰即所謂懸種也亦語有懸重耳

逆師古曰卒終也夫德莫大於有國子民罪莫大於執殺使者所已不報恩

不懼誅者自知絕遠兵不至也有求則卑辭無欲則嬌嫚終不可

懷服凡中國所已為通厚蠻夷感快其求者為襄比而為寇也師古曰比近也為其土壤接近能為寇也應音苦煩反比音頻陳反

已安西域師古曰西域謂章嘉也雖不附不能危城郭師古曰城郭總謂西域諸國也前親逆節惡暴

買賤人欲通貨市買已獻為名故煩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

凡遣使送客者欲為防護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

師古曰言經歷不屬漢者凡四五國也吏音工衛反也乃斗解

在李廣傳尙時為所侵盜驢畜負糧須諸國稟食得已自贍師古曰稟給也贍足也食下並同

閒師古曰餒飢也音能顛反乞匄無所得師古曰匄亦乞也音工大反離一二旬則人畜棄捐曠野而

不反師古曰雖亦歷也曠空也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

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師古曰嘔首一口反又有三池盤石阪道隘者尺六

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師古曰崢嶸深險之貌也崢音在耕反嶸音宏行者騎步

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畜隊未半阮谷盡靡碎師古曰壁亦墮也靡散也墜音

直類反靡音藥人墮執不得相收視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聖王分九州

制五服師古曰九州冀兗豫青徐荆揚梁雍也五服侯甸綏要荒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

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眾涉危難之路罷弊所恃已事無用師古曰罷讀曰

疲所恃謂中國之人也無用謂遠方蠻夷之國非久長計也使業者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師古曰立

計遣之不能即止可至皮山也於是鳳白從欽言尉實利賞賜賈市其使數年而壹

至云

烏弋山離國王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戶口勝兵大國

也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十日行東與罽賓北與撲挑西與犁軒條

支接師古曰攬音布木反攬讀與行可百餘日乃至條支國臨西海晷溼田

稻有大鳥卵如甕師古曰甕汲水人衆甚多往往有小君長安息役屬

之曰爲外國師古曰安息以餘支善眩師古曰眩讀與幻安息長老傳聞條支

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也師古曰玄中記云昆侖之弱水鴻毛不能起也自條

支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人云烏弋地暑熱莽平師古曰言有草

野之貌其草木畜產五穀果菜食飲宮室市列錢貨兵器金珠之

屬皆與罽賓同而有桃拔師子犀牛孟康曰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者

黃有賴形尾端茸毛大如斗師古曰師子卽犀雅所謂拔虎也俗重安殺師古曰重難也言

其錢獨文爲人頭幕爲騎馬巨金銀飾杖師古曰杖謂所持絕遠漢使

希至自玉門陽關出南道歷鄯善而南行至烏弋山離南道極矣

轉北而東得安息

安息國王治番兜城蘇林曰番兜盤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不屬都護北與

康居東與烏弋山離西與條支接土地風氣物類所有民俗與烏

弋罽賓同亦曰銀爲錢文獨爲王面幕爲夫人面王死輒更鑄錢

有大馬爵師古曰廣志云大爵頸及膺身備似紫駝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

千里最大國也臨媽水商賈車船行笏國書革笏行爲書記服虔曰

書書記也師古曰今西方胡國及南方林邑之

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師古

天子大說師古曰說安息東則大月氏

大月氏國治監氏城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不屬都護戶十萬口

四十萬勝兵十萬人東至都護治所四千七百里西至安息

四十九日行南與罽賓接土地風氣物類所有民俗錢貨與安息

同出一封橐駝師古曰橐駝上有一封也封言其隆高大月氏本行國也隨畜移



自曰絕遠獨驕慢不肯與諸國相望都護郭舜數上言本匈奴盛

時非曰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曰失二國也漢雖皆

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輪遺交通如故亦相候司見便則發合不

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曰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為中

國生事然烏孫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而康居驕

黠訖不肯拜使者師古曰訖竟也都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

人先飲食已乃飲啗都護吏師古曰飲音於禁反啗音徒濫反故為無所省曰夸劾國

師古曰言故不省視漢使也曰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買市為好辭之詐也匈奴

奴百蠻大國師古曰於百蠻之中最大國也今事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自

下之意師古曰言單于見康居不事漢之為高自以事漢為大卑而欲改志也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師古曰不通使於其國也

曰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皆苦之師古曰言二郡八國皆苦此事為困苦空罷耗所過送迎驕黠絕

遠之國師古曰所過所經過之處驕黠謂康居使也罷讀曰疲耗音呼到反非至計也漢為其新通重致遠人

師古曰以此聲為重也終羈縻而未絕其康居西北可二千里有奄蔡國控弦者

十餘萬大與康居同俗臨大澤無崖蓋北海云康居有小王五

一曰蘇窳王治蘇窳城師古曰窳音下戒反去都護五千七百七十六里去陽

關八千二十五里

二曰附墨王治附墨城去都護五千七百六十七里去陽關八千

二十五里

三曰窳匿王師古曰窳音庚治窳匿城去都護五千二百六十六里去陽關

七千五百二十五里

四曰罽王治罽城去都護六千二百九十六里去陽關八千五百

五十五里

五曰奧韃王師古曰奧音於六反韃音居言反治奧韃城去都護六千九百六里去陽

關八千三百五十五里凡五王屬康居

大宛國王治貴山城去長安萬二千二百五十里戶六萬口三十

萬勝兵六萬人副王輔國王各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四千三十一

里北至康居卑闐城千五百一十里西南至大月氏六百九十里

北與康居南與大月氏接土地風氣物類民俗與大月氏安息同

大宛左右曰蒲陶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至數十歲不敗

俗者酒馬者目宿師古曰宛別邑七十餘城多善馬馬汗血言其先

天馬子也師古曰言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集生駒皆汗血因號曰天馬子云張騫始為武帝言

之上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馬曰請宛善馬宛王曰漢絕遠大兵不

能至愛其寶馬不肯與漢使妄言師古曰謂宛遂攻殺漢使取其財

物於是天子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前後十餘萬人伐宛連四

年宛人斬其王毋寡首獻馬三千匹漢軍乃還語在張騫傳貳師

既斬宛王更立貴人素遇漢善者名昧蔡為宛王師古曰昧音昧蔡音千易反後歲

餘宛貴人曰為昧蔡調使我國遇屠師古曰調古詔字相與兵殺昧蔡立毋

寡弟蟬封為王遣子入侍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鎮撫之又發數

十餘輩抵宛西諸國師古曰求其物因風諭曰伐宛之威師古曰風讀曰諷宛

王蟬封與漢約歲獻天馬二匹漢使采蒲陶目宿種歸天子曰天

馬多又外國使來眾益種蒲陶目宿離宮館旁極望焉師古曰今北道諸州舊安定北

地之境往往有目宿者皆漢時所種也自宛已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自相曉知也

其人皆深目多須頰善賈市爭分銖貴女子女子所言丈夫乃決

正其地皆絲漆不知鑄鐵器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它兵器師古曰漢使至

其國及有亡卒降其國者皆教之也得漢黃白金輒已為器不用為幣自烏孫已西至安

息近匈奴匈奴管困月氏師古曰故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到國傳師古曰言畏之甚也食讀曰似不敢畱苦師古曰不敢畱連及困苦之也及至漢使非出幣物不得食

不市畜不得騎所目然者巨遠漢而漢多財物師古曰遠音于萬反故必市乃得所欲及呼韓邪單于朝漢後咸尊漢矣

桃槐國王去長安萬一千八十里師古曰槐音同戶七百口五千勝兵千人

休循國王治烏飛谷在蔥嶺西去長安萬二千一百一十里戶三百五

十八口千三十勝兵四百八十八人東至都護治所三千一百二十

一里至捐毒衍敦谷二百六十里西北至大宛國九百二十里西

至大月氏千六百一十里民俗衣服類烏孫因畜隨水草本故塞

種也

捐毒國王治衍敦谷去長安九千八百六十里戶三百八十口千

一百勝兵五百人東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六十一里至疏勒南

與蔥嶺屬師古曰屬聯也音之欲反無人民西上蔥嶺則休循也西北至大宛千三

十里北與烏孫接衣服類烏孫隨水草依蔥嶺本塞種也

前漢九十六

莎車國王治莎車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二千三百三十

九口萬六千三百七十三勝兵三千四十九人輔國侯左右將左

右騎君備西夜君各一人都尉二人譯長四人東北至都護治所

四千七百四十六里西至疏勒五百六十里西南至蒲犂七百四

十里有鐵山出青玉宣帝時烏孫公主小子萬年莎車王愛之莎

車王無子死死時萬年在漢莎車國人計欲自託於漢又欲得烏

孫心卽上書請萬年爲莎車王漢許之遣使者奚充國送萬年萬

年初立曩惡國人師古曰說讀曰悅莎車王弟呼屠微殺萬年并殺漢

使者自立爲王約諸國背漢會衛候馮奉世使送大宛客卽便

宜發諸國兵擊殺之更立它昆弟子爲莎車王還拜奉世爲光祿

大夫是歲元康元年也

疏勒國王治疏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五十里戶千五百一十口

萬八千六百四十七勝兵二千人疏勒侯擊胡侯輔國侯都尉左  
右將左右騎君左右譯長各一人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二百一  
里南至莎車五百六十里有市列西當大月氏大宛康居道也  
尉頭國王治尉頭谷去長安八千六百五十里戶三百口二千三  
百勝兵八百人左右都尉各一人左右騎君各一人東至都護治  
所千四百一十一里南與疏勒接山道不通西至捐毒千三百一  
十四里徑道馬行二日田畜隨水草衣服類烏孫

西域傳第六十六上

終

金陵書局  
影印

漢書九十六

西域傳第六十六下

漢書九十六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烏孫國大昆彌治赤谷城師古曰烏孫於西域諸戎其形最異今之胡人青眼赤須狀類獼猴者本其種也去長安八

千九百里戶十二萬口六十三萬勝兵十八萬八千八百人相大

祿左右大將二人侯三人大將都尉各一人大監二人大吏一人

舍中大吏二人騎君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千七百二十一里西至

康居蕃內地五千里地莽平多雨寒山多松楸師古曰莽平謂有草莽而平坦也一曰莽莽平野之

貌構木名其心似松音武元反不田作種樹師古曰樹植也隨畜逐水草與匈奴同俗國多馬富

人至四五千匹民剛惡貪狠無信多寇盜最為彊國故服匈奴師古曰

與康居西與大宛南與城郭諸國相接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

塞王塞王南越縣度大月氏居其地後烏孫昆莫擊破大月氏大

月氏徙西臣大夏而烏孫昆莫居之故烏孫民有塞種大月氏種

云始張騫言烏孫本與大月氏共在敦煌間今烏孫雖彊大可厚

賂招令東居故地妻曰公主與為昆弟曰制匈奴語在張騫傳武

帝即位令騫齎金幣往昆莫見騫如單于禮師古曰昆莫自比於單于騫大慙謂曰

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師古曰還賜謂將賜物還歸漢也昆莫起拜其它如故初昆

莫有十餘子中子大祿彊善將師古曰言其材力優彊能為將將眾萬餘騎別居大祿

兄太子太子有子曰岑陬師古曰岑音仕林反陬音子侯反太子蚤死師古曰蚤古早字謂昆莫

曰必曰岑陬為太子昆莫哀許之大祿怒迺收其昆弟將眾畔謀

攻岑陬昆莫與岑陬萬餘騎令別居昆莫亦自有萬餘騎曰自備

國分為三大總羈屬昆莫騫既致賜諭指曰烏孫能東居故地則

漢遣公主為夫人結為昆弟共距匈奴不足破也烏孫遠漢未知

其大小師古曰遠音于萬反又近匈奴服屬日久其大臣皆不欲徙昆莫年老

其大小師古曰遠音于萬反又近匈奴服屬日久其大臣皆不欲徙昆莫年老

國分不能專制迺發使送竊因獻馬數十匹報謝其使見漢人眾富厚歸其國其國後迺益重漢匈奴聞其與漢通怒欲擊之又漢使烏孫迺出其南抵大宛月氏相屬不絕師古曰抵至也屬音之欲反烏孫於是恐

然後遣女烏孫呂馬千匹聘師古曰入聘財漢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呂妻焉賜乘輿服御物為備官屬宦官侍御數百人贈送

甚盛烏孫昆莫呂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呂為左夫人公主至其國自治宮室居歲時一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呂幣

帛賜王左右貴人昆莫年老語言不通公主悲愁自為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為室兮旃為牆呂肉

為食兮酪為漿師古曰食謂飯音飮居常土思兮心內傷師古曰土思謂憂思而懷本土願為黃鵠兮歸故鄉師古曰鵠音下督反天子聞而憐之間歲遣使者持帷帳錦繡給遺

焉師古曰間歲者謂每隔一歲而往也昆莫年老欲使其孫岑陬尚公主公主不聽上書言狀天子報曰從其國俗欲與烏孫共滅胡岑陬遂妻公主昆莫

死岑陬代立岑陬者官號也名軍須靡昆莫王號也名獵驕靡後書昆彌云師古曰昆莫本是王號而其人名獵驕靡故書云昆彌昆取昆莫彌取驕靡彌音有輕重耳蓋本一也後遂以昆彌為其王號也岑陬尚江

都公主生一女少夫師古曰名少夫公主死漢復呂楚王戊之孫解憂為公主妻岑陬陬胡婦子泥靡尚小岑陬且死呂國與季父大祿子

翁歸靡曰泥靡大呂國歸之翁歸靡既立號肥王復尚楚主解憂生三男兩女長男曰元貴靡次曰萬年為莎車王次曰大樂為左

大將長女弟史為龜茲王絳賓妻小女素光為若呼翎侯妻師古曰弟史素

光音昭帝時公主上書言匈奴發騎田車師車師與匈奴為一共侵烏孫唯天子幸救之漢養士馬議欲擊匈奴會昭帝崩宣帝初即

位公主及昆彌皆遣使上書言匈奴復連發大兵侵擊烏孫取車

延惡師地收人民去使使謂烏孫趣持公主來

師古曰趣莫日促

欲隔絕漢

昆彌願發國半精兵自給人馬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

呂救公主昆彌漢兵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並出語在匈奴

傳遣校尉常惠使持節護烏孫兵昆彌自將翎侯呂下五萬騎從

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汗都尉千

長騎將呂下四萬級馬牛羊驢橐駝七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所

虜獲還封惠為長羅侯是歲本始三年也漢遣惠持金幣賜烏孫

貴人有功者元康二年烏孫昆彌因惠上書願呂漢外孫元貴靡

為嗣得令復尚漢公主結婚重親畔絕匈奴願聘馬贏各千匹詔

下公卿議大鴻臚蕭望之曰為烏孫絕域變故難保不可許上美

烏孫新立大功又重絕故業

師古曰重難也故業謂先與烏孫婚親也遣使者至烏孫先迎取

聘昆彌及太子左右大將都尉皆遣使凡三百餘人入漢迎取少

主上廼呂烏孫主解憂弟子相夫為公主置官屬侍御百餘人舍

上林中學烏孫言

師古曰舍止也天子自臨平樂觀會匈奴使者外國君長

大角抵設樂而遣之使長盧侯光祿大夫惠為副凡持節者四人

送少主至敦煌未出塞聞烏孫昆彌翁歸靡死烏孫貴人共從本

約立岑陬子泥靡代為昆彌號狂王惠上書願留少主敦煌惠馳

至烏孫責讓不立元貴靡為昆彌還迎少主事下公卿望之復曰

為烏孫持兩端難約結前公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

竟未得安

師古曰竟黃日境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呂元貴靡不立而還信

無負於夷狄中國之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與其原起此天子從

之微還少主狂王復尚楚主解憂生一男鳴靡不與主和又暴惡

失衆漢使衛司馬魏和意副候任昌送侍子公主言狂王為烏孫

所患苦易誅也遂謀置酒會罷使士拔劍擊之劍旁下

師古曰不正下之狂

王傷上馬馳去其子細沈瘦師古曰瘦音瘦會兵圍和意昌及公主於赤谷

城數月都護鄭吉發諸國兵救之廼解去漢遣中郎將張遵持醫

藥治狂王賜金二十斤承繒因收和意昌係瑣從尉犁檻車至長

安斬之車騎將軍長史張翁翦驗公主與使者謀殺狂王狀主不

服叩頭謝張翁粹主頭罵詈師古曰粹其頭音材九反主上書翁還坐死副使季

都別將醫養視狂王狂王從十餘騎送之都還坐知狂王當誅見

便不發下蠶室初肥王翁歸靡胡婦子烏就屠狂王傷時驚與諸

翎侯俱去居北山中揚言母家匈奴兵來故眾歸之後遂襲殺狂

王自立爲昆彌漢遣破羌將軍辛武賢將兵萬五千人至敦煌遣

使者案行表穿卑鞬侯并呂西孟康曰大升六通渠也下流湧出在白龍堆東土山下欲通渠轉穀積

居廬倉呂討之初楚主侍者馮嫫師古曰首了嫫者慧也故呂爲名能史書習事嘗持

漢節爲公主使行賞賜於城郭諸國敬信之號曰馮夫人爲烏孫

右大將妻右大將與烏就屠相愛都護鄭吉使馮夫人說烏就屠

呂漢兵方出必見滅不如降烏就屠恐曰願得小號宣帝徵馮夫

人自問狀遣謁者竺次期門甘延壽爲副送馮夫人馮夫人錦車

持節服虔曰錦車以錦衣車也詔焉烏就屠詣長羅侯赤谷城立元貴靡爲大昆彌

烏就屠爲小昆彌皆賜印綬破羌將軍不出塞還後烏就屠不盡

歸諸翎侯民衆漢復遣長羅侯惠將三枝屯赤谷因爲分別其人

民地界大昆彌戶六萬餘小昆彌戶四萬餘然衆心皆附小昆彌

元貴靡鴟靡皆病死公主上書言年老土思願得歸骸骨葬漢地

天子閔而迎之公主與烏孫男女三人俱來至京師是歲甘露三

年也時年且七十賜呂公主田宅奴婢奉養甚厚朝見儀比公主

後二歲卒三孫因畱守墳墓云元貴靡子星靡代爲大昆彌弱師古曰言其尙幼少馮夫人上書願使烏孫鎮撫星靡漢遣之卒百人送烏孫焉

都護韓宣奏烏孫大吏大祿大監皆可賜金印紫綬曰尊輔大  
昆彌漢許之後都護韓宣復奏星靡怯弱可免更曰季父左大將  
樂代為昆彌漢不許後段會宗為都護招還亡畔安定之師古曰有  
人眾亡畔  
者皆望而還  
之故安定也星靡死子雌栗靡代小昆彌烏就屠死子拊離代立拊離與  
拊讀與

同為弟日貳所殺漢遣使者立拊離子安日為小昆彌日貳亡阻  
康居漢徒已校屯姑墨師古曰有戍已爾校  
兵此直徒已校也欲候便討焉安日使貴人姑

莫匿等三人詐亡從日貳刺殺之師古曰詐畔亡而  
投之因得以刺殺都護廉褒賜姑莫

匿等金八二十斤繒三百匹後安日為降民所殺漢立其弟末振  
將代時大昆彌雌栗離翎侯皆畏服之告民牧馬畜無使入牧

所并使貴人烏日領詐降刺殺雌栗靡漢欲曰兵討之而未能遣  
中郎將段會宗持金幣與都護圖方略立雌栗靡季父公主孫伊

秩靡為大昆彌漢沒入小昆彌侍子在京師者久之大昆彌翎侯  
難栖殺末振將末振將兄安日子安犁靡代為小昆彌師古曰末振將  
之兄名安日安

還賜爵關內侯是歲元延二年也會宗曰翎侯難栖殺末振將  
雖不指為漢合於討賊奏曰為堅守都尉責大祿大吏大監曰雌

栗靡見殺狀奪金印紫綬更與銅墨云末振將弟卑爰寔師古曰寔  
音育二反兼并

本共謀殺大昆彌將眾八萬餘口北附康居謀欲藉兵師古曰藉  
藉借也兩昆彌兩昆彌畏之親倚都護師古曰倚依附  
也音於綺反哀帝元壽二年大昆彌

伊秩靡與單于並入朝漢曰為榮至元始中卑爰寔殺烏日領曰  
自效漢封為歸義侯兩昆彌皆弱卑爰寔侵陵都護孫建襲殺之

姑墨國王治南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戶三千五百口二萬

四千五百勝兵四千五百人姑墨侯輔國侯都尉左右將左右騎君各一人譯長二人東至都護治所一千二十一里南至於闐馬行十五日北與烏孫接出銅鐵雌黃東通龜茲六百七十里王莽時姑墨王丞殺溫宿王并其國

溫宿國王治溫宿城

師古曰今雍州醴泉縣北有山名溫宿領者本因漢時得溫宿國人今居此地田故因以爲名

去長安八千

三百五十里戶二千二百口八千四百勝兵千五百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譯長各二人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三百八十里西至尉頭三百里北至烏孫赤谷六百一十里土地物類所有與鄯善諸國同東通姑墨二百七十里

龜茲國王治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戶六千九百七十口八萬一千三百一十七勝兵二萬一千七十六人大都尉丞輔國侯安國侯擊胡侯卻胡都尉擊車師都尉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

前漢書卷九十六下

六

騎君左右力輔君各一人東西南北部千長各二人卻胡君三人譯長四人南與精絕東南與且末西南與杆彌北與烏孫西與姑墨接師古曰杆音烏能鑄冶有鉛東至都護治所烏壘城三百五十里

烏壘戶百一十口千二百勝兵三百人城都尉譯長各一人與都護同治其南三百三十里至渠犂

渠犂城都尉一人戶百三十口千四百八十勝兵百五十人東北與尉犂東南與且末南與精絕接西有河至龜茲五百八十里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犂是時軍旅連出師行三十二年海內虛耗征和中貳師將軍李廣利引軍降匈奴上旣悔遠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故輪臺引東捷枝渠犂皆故國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已上處溫和田美可益通溝渠種五穀與中國同時孰其旁國少錐刀貴黃金采繒可已易穀食

宜給足不可乏師古曰言以錐刀及黃金絲續與此旁臣愚曰爲可遣屯田卒

詣故輪臺呂東置校尉三人分護各舉圖地形通利溝渠務使呂

時益種五穀張掖酒泉師古曰益多也遣騎假司馬爲斥候屬校尉事有便

宜因騎置呂間師古曰騎置節田一歲有積穀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徒

者詣田所師古曰累重謂妻子家屬也就畜積爲本業師古曰畜益墾溉田稍

築列亭連城而西呂威西國輔烏孫爲便臣謹遣徵事臣昌分部

行邊師古曰分首扶問嚴敕大守都尉明燄火選士馬謹斥候蓄芟草

願陛下遣使使西國呂安其意臣昧死請上廼下詔深陳既往之

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師古曰三十者每是重困老弱

孤獨也師古曰重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

開陵侯擊車師時實灼曰開陵侯匈奴介和王來降者危須尉犁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

者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師古曰畜謂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

共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師古曰食

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足呂竟師師古曰士雖各自載糧而在道已

彊者盡食畜產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橐駝負食出

玉門迎軍吏卒起張掖不甚遠然尙斲畱甚衆師古曰斲畱言其則後離

曩者朕之不明呂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

秦人我句若馬師古曰謂中國人爲秦人習故又漢使者久畱不還故與師

遣貳師將軍師古曰與欲呂爲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師古曰

參呂著龜不吉不行師古曰謂共卿大夫謀事廼者呂縛馬書徧視丞相

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爲文學者師古曰視讀曰示廼至郡屬國都尉

成忠趙破奴等皆曰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呂爲欲呂見彊師古曰

夫不足者視人有餘師古曰言其夸張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師古曰

何可久也謂匈奴破不久也 匈奴困敗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



攻龜茲責已前殺校尉賴丹龜茲王謝曰迺我先王時爲貴人姑翼所誤我無罪執姑翼詣惠惠斬之時烏孫公主遣女來至京師學鼓琴漢遣侍郎樂奉送主女過龜茲龜茲前遣人至烏孫求公主女未還會女過龜茲龜茲王畱不遣復使使報公主主許之後公主上書願令女比宗室入朝而龜茲王絳賓亦愛其夫人上書言得尙漢外孫爲昆弟願與公主女俱入朝元康元年遂來朝賀王及夫人皆賜印綬夫人號稱公主賜以車騎旗鼓歌吹數十人綺繡雜繒琦珍凡數千萬師古曰琦音奇畱且一年厚贈送之後數來朝賀樂漢衣服制度歸其國治宮室作微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鐘鼓如漢家儀外國胡人皆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羸也絳賓死其子承德自謂漢外孫成哀帝時往來尤數漢遇之亦甚親密東通尉犁六百五十里

前漢九十六下

九

尉犁國王治尉犁城去長安六千七百五十里戶千二百口九千六百勝兵二千人尉犁侯安世侯左右將左右都尉擊胡君各一人譯長二人西至都護治所三百里南與鄯善且未接

危須國王治危須城去長安七千二百九十里戶七百口四千九百勝兵二千人擊胡侯擊胡都尉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擊胡君譯長各一人西至都護治所五百里至焉耆百里

焉耆國王治員渠城師古曰員音于權反去長安七千三百里戶四千口三萬

二千一百勝兵六千人擊胡侯卻胡侯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擊胡左右君擊車師君歸義車師君各一人擊胡都尉擊胡君各二人譯長三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四百里南至尉犁百里北與烏孫接近海水多魚

烏貪訾離國王治于婁谷去長安萬三百三十里戶四十一口二

百三十一勝兵五十七人輔國侯左右都尉各一人東與單桓南與且彌西與烏孫接師古曰且音子余反

卑陸國王治天山東乾當國師古曰乾音干去長安八千六百八十里戶二

百二十七口千三百八十七勝兵四百二十二輔國侯左右將

左右都尉左右譯長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二百八十七里

卑陸後國王治番渠類谷師古曰番音盤去長安八千七百一十里戶四百

六十二口千一百三十七勝兵三百五十八輔國侯都尉譯長各

一人將二人東與郁立師北與匈奴西與劫國南與車師接

郁立師國王治內咄咄師古曰咄音丁忽反去長安八千八百二十里戶百九

十口千四百四十五勝兵二百三十一人輔國侯左右都尉譯長

各一人東與車師後城長西與卑陸北與匈奴接

單桓國王治單桓城去長安八千八百七十里戶二十七口百九

前漢九十六

十四勝兵四十五人輔國侯將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

蒲類國王治天山西疏榆谷去長安八千三百六十里戶三百二

十五口二千三十二勝兵七百九十九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

尉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三百八十七里

蒲類後國王去長安八千六百三十里戶百口千七十勝兵三百

三十四人輔國侯將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

西且彌國王治天山東于大谷師古曰且音子余反去長安八千六百七十里

戶三百三十二口千九百二十六勝兵七百三十八人西且彌侯

左右將左右騎君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四百八十七里

東且彌國王治天山東兌虛谷去長安八千二百五十里戶百九

十一口千九百四十八勝兵五百七十二人東且彌侯左右都尉

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五百八十七里

劫國王治天山東丹渠谷去長安八千五百七十里戶九十九口五百勝兵百一十五人輔國侯都尉譯長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四百八十七里

狐胡國王治車師柳谷去長安八千二百里戶五十五口二百六十四勝兵四十五人輔國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至都護治所千一百四十七里至焉耆七百七十里

山國王去長安七千一百七十里師古曰常在山下居不為城治也戶四百五十口五

千勝兵千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西至尉犁二百四十里西北至焉耆百六十里西至危須二百六十里東南與鄯善且末接山出鐵民山居寄田糴穀於焉耆危須

車師前國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戶七百口六千五百勝兵千八百六十五人輔國侯

前漢九十六

十一

安國侯左右將都尉歸漢都尉車師君通善君鄉善君各一人師古曰鄉善譯長二八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八百七十里至焉耆八百二十

五里

車師後國王治務塗谷去長安八千九百五十里戶五百九十五口四千七百七十四勝兵千八百九十人擊胡侯左右將左右都尉道民君譯長各一人師古曰道讀曰導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二百三十七

里

車師都尉國戶四十口三百三十三勝兵八十四人

車師後城長國戶百五十四口九百六十勝兵二百六十人武帝天漢二年已匈奴降者介和王為開陵侯將樓蘭國兵始擊車師匈奴遣右賢王將數萬騎救之漢兵不利引去征和四年遣重台侯馬通將四萬騎擊匈奴道過車師北復遣開陵侯將樓蘭尉犂

危須凡六國兵別擊車師勿令得遮重合侯諸國兵共圍車師  
師王降服臣屬漢昭帝時匈奴復使四千騎田車師宣帝即位遣

五將將兵擊匈奴

師古曰謂本始二年御史大夫田廣明為祁連將軍後將軍趙充國為蒲類將軍雲中太守田順為武牙將軍及度遼將軍范明友前將軍韓

增凡五將也

車師田者驚去車師復通於漢匈奴怒召其太子軍宿欲曰

為質軍宿焉者外孫不欲質匈奴亡走焉者車師王更立子烏貴

為太子及烏貴立為王與匈奴結婚姻教匈奴遮漢道通烏孫者

地節二年漢遣侍郎鄭吉校尉司馬憲師古曰憲音許吏反將免刑罪人田渠

犁積穀欲曰攻車師至秋收穀吉憲發城郭諸國兵萬餘人自與

所將田士千五百人共擊車師攻交河城破之王尚在其北石城

中未得會軍食盡吉等且罷兵歸渠犁田秋收畢復發兵攻車師

王於石城王聞漢兵且至北走匈奴求救匈奴未為發兵王來還

與貴人蘇猶議欲降漢恐不見信蘇猶教王擊匈奴邊國小蒲類

前漢七十六

七

斬首略其人民曰降吉車師旁小金附國隨漢軍後盜車師車師

王復自請擊破金附匈奴聞車師降漢發兵攻車師吉憲引兵北

逢之匈奴不敢前吉憲即畱一候與卒二十人畱守王吉等引兵

歸渠犁車師王恐匈奴兵復至而見殺也迺輕騎奔烏孫吉即迎

其妻子置渠犁東奏事至酒泉有詔還田渠犁及車師益積穀曰

安西國侵匈奴吉還傳送車師王妻子詣長安賞賜甚厚每朝會

四夷常尊顯曰示之於是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別田車師得降者

言單于大臣皆曰車師地肥美近匈奴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

人國不可不爭也果遣騎來擊田者吉迺與校尉盡將渠犁田士

千五百人往田匈奴復益遣騎來漢田卒少不能當保車師城中

匈奴將即其城下謂吉曰師古曰單于即就也單于必爭此地不可田也圍城數

日迺解後常數千騎往來守車師吉上書言車師去渠犁千餘里

開曰河山

師古曰開闢也音居竟反

北近匈奴漢兵在渠犂者執不能相救願發田卒

公卿議曰爲道遠煩費可且罷車師田者詔遣長羅侯

師古曰常惠也將張

掖酒泉騎出車師北千餘里揚威武車師旁胡騎引去吉迺得出

歸渠犂凡三校尉屯田車師王之走烏孫也烏孫畱不遣遣使上

書願畱車師王備國有急可從西道曰擊匈奴漢許之於是漢召

故車師太子軍宿在焉者立曰爲王盡徙車師國民令居渠犂

遂曰車師故地與匈奴車師王得近漢田官與匈奴絕亦安樂親

漢後漢使侍郎殷廣德責烏孫求車師王烏孫貴將詣闕

師古曰烏孫遣其將

入漢朝賜第與其妻子居是歲元康四年也其後置戍己校尉屯田

居車師故地元始中車師後王國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門關往

來差近戍己校尉徐普欲開曰省道里半避白龍堆之阨車師後

王姑句

師古曰句音鉤

曰道當爲柱置

師古曰柱者支柱也言有所覆立而支柱於己放心不便也柱音竹羽反又音竹具反其子從手而讀之者或

前漢九十六

十三

不曉曰柱爲梁柱之柱及分破其句言置柱於心皆失之矣

心不便也地又頗與匈奴南將軍地接普欲

分明其界然後奏之召姑句使證之不肯繫之姑句數曰牛羊賊

吏求出不得姑句家矛端生火其妻股紫陬

師古曰陬音子侯反

謂姑句曰矛

端生火此兵氣也利曰用兵前車師前王爲都護司馬所殺今久

繫必死不如降匈奴即馳突出高昌壁入匈奴又去胡來王唐兜

國比大種赤水羌

師古曰比近也音頻麻反

數相寇不勝告急都護都護但欽不曰

時救助唐兜困急欽東守玉門關玉門關不內即將妻子人民

千餘人亡降匈奴匈奴受之而遣使上書言狀是時新都侯王莽

秉政遣中郎將王昌等使匈奴告單于西域內屬不當得受單于

謝罪執二王曰付使者莽使中郎王萌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逢受

師古曰逢受謂先至待之逢見師受取也

單于遣使送因請其罪

師古曰請免其罪也

使者曰聞莽不聽詔

下會西域諸國王陳軍斬姑句唐兜曰示之至莽篡位建國二年

呂廣新公甄豐為右伯當出西域車師後王須置離聞之與其右將股鞮左將尸泥支謀曰師古曰鞮音丁奚反聞甄公為西域太伯當出故事

給使者牛羊穀芻芟導譯前五威將過所給使尙未能備今太伯復出國益貧恐不能稱師古曰不副所求也欲亡入匈奴戊己校尉刀護聞之

師古曰刀音彫召置離驗問辭服乃械致都護但欽在所毋妻城師古曰焉婁城名焉音勞婁音樓置離人民知其不還皆哭而送之至欽則斬置離置離兄輔國

侯狐蘭支將置離眾二千餘人驅畜產舉國亡降匈奴師古曰蠶率一國之眾也是時莽易單于璽單于恨怒遂受狐蘭支降遣兵與共寇擊車師殺

後城長傷都護司馬及狐蘭兵復還入匈奴時戊己校尉刀護病遣史陳良屯桓且谷備匈奴寇師古曰且音子余反史終帶取糧食司馬丞韓

玄領諸壁右曲倏任商領諸壘相與謀曰西域諸國頗背叛匈奴欲大侵要死可殺校尉將人眾降匈奴如潛曰言匈奴來侵當死耳可降匈奴也師古曰要音姊反卽將

數千騎至校尉府脅諸亭令燔積薪師古曰示為燧火也分告諸壁曰匈奴十萬騎來入吏士皆持兵後者斬得三四百人去校尉府數里止晨

火難師古曰古然字校尉開門擊鼓收吏士良等隨入遂殺校尉刀護及子男四人諸昆弟子男獨遺婦女小兒師古曰遺置不殺也止畱戊己校尉城遣

人與匈奴南將軍相間南將軍曰二千騎迎良等良等盡脅略戊己校尉吏士男女二千餘人入匈奴單于曰良帶為烏賁都尉古師

後三歲單于死弟烏鞬單于咸立師古曰鞬音力追切復與莽和親莽遣使

者多齎金幣賂單于購求陳良終帶等單于盡收四人及手殺刀護者芝音妻子已下二十七人皆械檻車付使者到長安莽皆燒

殺之其後莽復欺詐單于和親遂絕匈奴大擊北邊而西域亦瓦解焉者國近匈奴先叛殺都護但欽莽不能討天鳳二年迺遣五

威將王駿西域都護李崇將戊己校尉出西域諸國皆郊迎送兵

穀焉者詐降而聚兵自備駿等將莎車龜茲兵七千餘人分爲數部入焉耆焉者伏兵要遮駿及姑墨尉犁危須國兵爲反閒還共襲擊駿等皆殺之唯戊己校尉郭欽別將兵後至焉耆焉者兵未還欽擊殺其老弱引兵還莽封欽爲剡胡子鄧展曰剡音衫師古曰剡絕也音子小反字本作剡轉寫誤耳李崇收餘士還保龜茲數年莽死崇遂沒西域因絕最凡國五十自譯長城長君監吏大祿百長千長都尉且渠當戶將相至侯王皆佩漢印綬凡三百七十六人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賓烏弋之屬皆已絕遠不在數中其來貢獻則相與報不督錄總領也

贊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師古曰圖謀也從音子容反迺表河曲列西郡開玉門通西域呂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遭值文景立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彊盛故能睹犀布璆瑁則建珠崖七郡師古曰璆音代

前漢九十六下

十五

理音 感枸檮竹杖則開牂柯越檮師古曰檮音矩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

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如滂曰文甲卽璆瑁也通犀中央色白通兩頭蒲

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孟康曰西駿馬名也師古曰稍馬音所交反鉅象師子猛犬

大雀之羣食於外園師古曰鉅亦大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廣開上林穿

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興造甲乙之帳師古曰其數非

以甲乙次 第名也 落呂隨珠和璧師古曰落與竒同天子負黼依襲翠被馮玉几而處

其中師古曰依讀曰展展如小屏風而畫爲黼文也白與黑謂之黼又爲斧形襲重衣也被音皮義反設酒池肉林已饗四夷之

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碣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已觀視之音約曰都盧國名也

李奇曰都盧體輕善緣者也碣極樂名也師古曰巴人巴州也俞水名今渝州也巴俞之人所

謂賓人也勁銳善舞本從高祖定三秦有功高祖嘉觀其舞因令樂人習之故有巴俞之樂漫衍

者卽張衡西京賦所云巨獸百尋是爲漫延者也魚龍者爲舍利之獸先戲於庭極畢乃入殿前

激水化成比目魚跳躍激水作霧障日華化黃龍八丈出水放戲於庭炫耀日光西京賦云海

鱗變而成龍卽爲此色也俞音踰碣音大浪反 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 衍音弋 戰反 陳讀曰示觀示者視之令觀也 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迺擿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

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師古曰屈音其勿反因之呂凶年寇盜並起道

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是呂末

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通西域

近有龍堆遠則蔥嶺身熱頭痛縣度之阨淮南杜欽楊雄之論皆

已爲此天地所已界別區域絕外內也書曰西戎卽序師古曰馬貢之辭也序次也

禹既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

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

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爲益棄之不爲損

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已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唯

其小邑鄯善車師界迫匈奴尙爲所拘而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

數遣使置質于漢願請屬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

絕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

兼之矣亦何已尙茲師古曰西戎卽序說以前昔周公相成王越裳氏重九譯而獻白雉至王問周公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不施焉則

君子不臣其遠吾何以獲此物也譯曰吾受命國之黃耆曰久矣天之無烈風雨雪也意中國有聖人乎盡往朝之然後歸之王稱先王之神所致以薦宗廟太宗漢文帝也卻走馬謂有人獻千里馬不受還之賜道路費也老子德經曰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故贊引也

汲古閣

正統

七六

西域傳第六十六下

終

全藏書局印

漢書九十六



二千石比關內侯師古曰中二千石實得一千石也中之言滿也月得百八十八斛是為二千石實得二千一百六十石言二千者舉成數耳俗華視

眞一千石比大上造師古曰眞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一歲凡得二千四百四十石耳少上造第十五爵美人視二千石比

少上造師古曰二百二十石月得百二十斛一歲凡得二千四百四十石耳少上造第十五爵八子視千石比中更師古曰中更

充依視千石比左更師古曰左更七子視八百石比右庶長師古曰右庶長

良人視八百石比左庶長師古曰左庶長長使視六百石比五

大夫師古曰大夫少使視四百石比公乘師古曰公乘五官視三百石師古曰

順常視二百石無涓共和娛靈保林良使夜者皆視百石

子中家人子視有秩斗食師古曰家人子也斗食謂佐史也謂之斗食者言一歲不滿

高祖呂皇后父呂公單父人也師古曰單音善父音甫好相人高祖徵時呂公見

而異之乃呂女妻高祖生惠帝魯元公主高祖為漢王元年封呂

公為臨泗侯二年立孝惠為太子後漢王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

隱王如意太子為人仁弱高祖曰為不類已常欲廢之而立如意

如意類我戚姬常從上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呂后年長常

留守希見益疏如意且立為趙王留長安幾代太子者數師古曰幾音紀依反

人剛毅佐高帝定天下兄二人皆為列將從征伐長兄澤為周呂

侯次兄釋之為建成侯逮高祖而侯者三人高祖四年臨泗侯呂

公薨高祖崩惠帝立呂后為皇太后竊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

赭衣令舂戚夫人舂且歌曰子為王母為虜終日舂薄草常與死

為伍師古曰與死罪者為伍也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女師古曰女讀汝此下皆同太后聞之大怒

曰乃欲倚女子邪師古曰乃亦汝乃召趙王誅之使者三反師古曰反還也三還猶今言三回也趙

相周昌不遣太后召趙相相徵至長安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惠帝

相周昌不遣太后召趙相相徵至長安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惠帝

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入宮挾與起居飲食數月帝晨出射趙王不能蚤起太后伺其獨居使人持鳩飲之遲帝還趙王死

師古曰遲音直二反解在高紀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熏耳飲瘖藥名曰人彘居數

月廼召惠帝視人彘帝視而問知其戚夫人廼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復治天下

師古曰令太后視事已自如太子然曰此日飲為淫樂不聽政七年而崩太后發喪哭而泣不下

謂淚也留侯子張辟彊為侍中年十五謂丞相陳平曰太后獨有帝今哭而不悲君知其解未

諸呂皆官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脫禍矣丞相如辟彊計請之太后說其哭廼哀

惠後宮子為帝太后臨朝稱制復殺高祖子趙幽王友其王恢

王建城侯釋之子祿為趙王太子通為燕王又封諸呂凡六人皆為列侯追尊父呂公為呂宣王兄周呂侯為悼武王太后持天下

八年病犬禍而崩語在五行志病困呂趙王祿為上將軍居北軍梁王產為相國居南軍戒產祿曰高祖與大臣約非劉氏王者天

下其擊之今王呂氏大臣不平我即崩恐其為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為人所制太后崩太尉周勃丞相陳平朱虛侯劉章等共

誅產祿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而迎立代王是為孝文皇帝

帝 孝惠張皇后宣平侯敖尚帝姊魯元公主有女惠帝即位呂太后欲為重親以公主女配帝為皇后欲其生子萬方終無子廼使陽

爲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師古曰名殺其母立所名子爲太子惠

帝崩太子立爲帝四年廼自知非皇后子出言曰太后安能殺吾

母而名我我壯卽爲所爲師古曰爲其所爲謂所生之母也並音于僞反太后聞而患之恐其作

亂廼幽之永巷言帝病甚左右莫得見太后下詔廢之語在高后

紀遂幽死更立恒山王弘爲皇帝而呂祿女爲皇后欲連根固

本牢甚師古曰年堅也然而無益也呂太后崩大臣正之卒滅呂氏少帝恒

山淮南濟川王皆呂非孝惠子誅獨置孝惠皇后廢處北宮師古曰置置也

北宮在未夾宮之北孝文後元年薨葬安陵不起墳

高祖薄姬文帝母也父吳人秦時與故魏王宗女魏媼通生薄姬

而薄姬父死山陰因葬焉師古曰山陰會稽之縣及諸侯畔秦魏豹立爲王而魏

媼內其女於魏宮許負相薄姬當生天子是時項羽方與漢王相

距滎陽天下未有所定豹初與漢擊楚及聞許負言心喜因背漢

而中立與楚連和師古曰自謂當得天下漢使曹參等虜魏王豹呂其國爲郡而

薄姬輸織室豹已死漢王入織室見薄姬有詔內後宮歲餘不得

幸始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毋相忘已而管夫

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四年坐河南成臯臺此兩美人侍相

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問其故兩人俱已實告漢王心悽然憐薄

姬是日召欲幸之對曰昨暮夢龍據妾胸上曰是貴徵也吾爲汝

成之遂幸有身歲中生文帝年八歲立爲代王自有子後希見高

祖崩諸幸姬戚夫人之屬呂后怒皆幽之不得出宮而薄姬呂希

見故得出從子之代爲代太后太后弟薄昭從如代師古曰如往也代王立

十七年高后崩大臣議立後疾外家呂氏彊暴皆稱薄氏仁善故

迎立代王爲皇帝尊太后爲皇太后封弟昭爲軹侯師古曰軹音員太后母亦前死葬櫟陽北廼追尊太后父爲靈文侯會稽郡致園邑三百

家長丞呂下使奉守寢廟上食祠如法樂陽亦置靈文夫人園令  
如靈文侯園儀太后蚤失父其奉太后外家魏氏有力師古曰言太后為外家所養也

廼召復魏氏師古曰魏氏也賞賜各呂親疏受之薄氏侯者一人太后

後文帝二歲孝景前二年崩師古曰言文帝崩崩後二歲太后乃崩葬南陵師古曰薄太后陵在霸陵之南故稱南陵即今

所謂用呂后不合葬長陵師古曰以呂后是正嫡故薄不得合葬也故特自起陵近文帝

孝文竇皇后景帝母也呂太后時呂良家子選入宮太后出宮人

呂賜諸王各五人竇姬與在行中師古曰與讀曰豫家在清河願如趙近家

師古曰請其主遣宦者吏必置我籍趙之伍中師古曰主遣宦者吏謂宦者為如往也宦者陰之誤置籍代伍中籍奏詔可當行竇姬涕泣怨其宦

者不欲往相彊廼肯行至代代王獨幸竇姬生女嫫師古曰嫫音匹昭反孝惠

七年生景帝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未入立為帝而王后卒及

代王為帝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師古曰更互也音公衡反文帝立數月公卿請

立太子而竇姬男最長立為太子竇姬為皇后女為館陶長公主

師古曰年最長故謂長公主明年封少子武為代王後徙梁師古曰初封代王後更為梁王是為梁孝王

竇皇后親蚤卒葬觀津師古曰觀津清河之縣也觀音王喚反於是薄太后廼詔有司追封

竇后父為安成侯母曰安成夫人令清河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

守比靈文園法竇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為

人所略賣其家不知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為其主人入山作炭募

卧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厭殺卧者師古曰厭音一甲反少君獨脫不死師古曰自脫免也

下數日當為侯從其家之長安師古曰從其主家也之往也聞皇后新立家在觀津

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少識其縣名及姓又嘗與其姊采桑墮師古曰墮師謂墮

樹用為符信上書自陳皇后言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復問

其所識師古曰識師古曰識也其志反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傳舍中句沐沐我已飯我

乃去師古曰之沐具而為之沐沐說又飯食之也飯音扶喚反於是竇皇后持之而泣侍御左右皆悲廼

厚賜之家於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

師古曰戮其後擅權則將相大臣當被苦此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傅又復放呂氏大事

也師古曰放首甫往反於是乃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居實長君少君由此為

退讓君子不敢曰富貴驕人竇皇后疾失明文帝幸邯鄲慎夫人

尹姬皆無子文帝崩景帝立皇后為皇太后乃封廣國為章武侯

長君先死封其子彭祖為南皮侯吳楚反時太后從昆弟子竇嬰

俠喜士師古曰喜音許吏反為大將軍破吳楚封魏其侯竇氏侯者凡三人竇

太后好黃帝老子言景帝及諸竇不得不讀老子尊其術太后後

景帝六歲凡立五十一年元光六年崩師古曰武紀建元六年太皇太后崩此

光則是參錯又當言凡立四十五年而云五十一再三乖謬皆是此傳誤合葬霸陵遺詔盡曰東宮金錢財物賜長

公主嫖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至武帝時魏其侯竇嬰為丞相後誅

孝景薄皇后孝文薄太后家女也景帝為太子時薄太后取曰為

太子妃景帝立立薄妃為皇后無子無寵立六年薄太后崩皇后

廢廢後四年薨葬長安城東平望亭南

孝景王皇后武帝母也父王仲槐里人也母臧兒故燕王臧荼孫

也為仲妻生男信與兩女而仲死臧兒更嫁為長陵田氏婦生男

蚡勝臧兒長女嫁為金王孫婦生一女矣而臧兒卜筮曰兩女當

貴欲倚兩女師古曰冀其貴而依倚之得尊寵也倚音於綺反奪金氏金氏怒不肯與決乃內太

子宮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身時王夫人夢曰入其懷

曰告太子太子曰此貴徵也未生而文帝崩景帝即位王夫人生

男是時薄皇后無子後數歲景帝立齊栗姬男為太子而王夫人

男為膠東王長公主嫖有女欲與太子為妃栗姬妒而景帝諸美

人皆因長公主見得貴幸栗姬日怨怒謝長主不許長主欲與王

夫人王夫人許之會薄皇后廢長公主日譖栗姬短景帝嘗屬諸

姬子師古曰諸姬子諸姬所生之子也屬音之欲反此下皆同曰吾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

遜景帝心銜之而未發也長公主曰譽王夫人男之美帝亦自賢

之又耳曩者所夢日符師古曰耳常聽聞而記之通符猶瑞應計未有所定王夫人又陰使

人趣大臣立栗姬為皇后師古曰趣音曰促大行奏事文曰子以母貴母以

子貴今太子母號宜為皇后帝怒曰是乃所當言邪師古曰乃汝也言此事非汝所當得言

遂案誅大行而廢太子為臨江王栗姬愈恚不得見以憂死卒立

王夫人為皇后師古曰卒終也男為太子封皇后兄信為蓋侯初皇后始入

太子家後女弟兒姁亦復入師古曰姁音許于反諸婦人之名字音皆同生四男兒姁早卒四

子皆為王師古曰謂廣川惠王越膠東康王寄濤河哀王乘常山寇王孫皇后長女為平陽公主次南宮公

主次隆慮公主師古曰慮音慮皇后立九年景帝崩武帝即位為皇太后尊

太后母臧兒為平原君封田蚡為武安侯勝為周陽侯王氏田氏

侯者凡三人蓋侯信好酒田蚡勝貪巧於文辭蚡至丞相追尊王

仲為共侯師古曰共讀曰恭槐里起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及平原君薨從

田氏葬長陵亦置園邑如其侯法初皇太后微時所謂金王孫生

女俗在民間蓋諱之也師古曰言隨流俗而在閭巷未顯貴武帝始立韓嫣白之師古曰帝

曰何為不蚤言乃車駕自往迎之其家在長陵小市直至其門使

左右入求之家人驚恐女逃匿扶將出拜帝下車立曰大姊何藏

之深也載至長樂宮與俱謁太后太后垂涕女亦悲泣帝奉酒前

為壽錢千萬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頃甲第以賜姊太后謝曰為帝

費因賜湯沐邑號修成君男女各一人女嫁諸侯男號修成子仲

以太后故橫於京師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太后凡立二十五年後景帝十五歲

元朔三年崩合葬陽陵

孝武陳皇后長公主嫖女也曾祖父陳嬰與項羽俱起後歸漢為堂邑侯傳子至孫午午尚長公主生女初武帝得立為太子長主

有力取主女爲妃及帝卽位立爲皇后擅寵驕貴十餘年而無子

聞衛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師古曰幾首鉅依反數音所角反上愈怒后又挾婦人媚

道頗覺元光五年上遂窮治之女子楚服等坐爲皇后巫蠱祠祭

祝詛大逆無道相連及誅者三百餘人楚服梟首於市使有司賜

皇后策曰皇后失序惑於巫祝師古曰言失德義之序而妄祝詛也不可以承天命其上

璽綬罷退居長門宮明年堂邑侯午薨主男須嗣侯主寡居私近

董偃十餘年主薨須坐淫亂兄弟爭財當死自殺國除後數年廢

后乃薨葬霸陵郎官亭東

孝武衛皇后字子夫生微也其家號曰衛氏出平陽侯邑子夫爲

平陽主謳者師古曰齊歌曰謳音一候反武帝卽位數年無子平陽主求良家女十

餘人飾置家帝祓霸上孟康曰祓除也於霸水上自祓除今三月上巳祓禊也師古曰祓音廢禊音系還過平陽主主

見所侍美人師古曰侍隨侍也衛音丈紀反帝不說旣飲謳者進帝獨說子夫師古曰說皆讀曰悅

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如淳曰以帷帳障尊者也晉灼曰代侍五尚之衣師古曰軒中得

幸師古曰軒謂軒車也今車之施轆者還坐驪甚賜平陽主金千斤主因奏子夫送入宮

子夫上車主拊其背曰行矣師古曰拊謂擊解之也行矣猶今言好去強飯勉之師古曰強音其兩反飯音扶晚反

卽貴願無相忘入宮歲餘不復幸武帝擇宮人不中用者斥出之

子夫得見涕泣請出上憐之復幸遂有身尊寵召其兄衛長君弟

青侍中而子夫生三女元朔元年生男據遂立爲皇后先是衛長

君死乃以青爲將軍擊匈奴有功封長平侯青三子在襁褓中皆

爲列侯及皇后姊子霍去病亦以軍功爲冠軍侯至大司馬票騎

將軍青爲大司馬大將軍衛氏支屬侯者五人青還尚平陽主皇

后立七年而男立爲太子後色衰趙之王夫人中山李夫人有寵

皆蚤卒後有尹婕妤鉤弋夫人更幸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衛反衛后立三十八年遭

巫蠱事起江充爲姦太子懼不能自明遂與皇后共誅充發兵兵

敗太子亾走詔遣宗正劉長樂執金吾劉敢奉策收皇后璽綬自  
殺黃門蘇文姚定漢輿置公車令空舍盛以小棺瘞之城南桐栢  
師古曰瘞瘞也桐栢亭名也瘞音於例反衛氏悉滅宣帝立乃改葬衛后追諡曰思后置園邑

三百家長丞周衛奉守焉師古曰葬在杜門外大道東以倡優雜伎千八樂其園故號千人聚其地在今長安城內金城坊西北隅是

孝武李夫人本以倡進師古曰倡樂人音昌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

帝愛之每為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

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

國佳人難再得師古曰非不吝惜城與國也但以佳人難得愛悅之深不覺傾覆上嘆息曰善世豈有此人

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

生一男是為昌邑哀王李夫人少而蚤卒上憐閔焉圖畫其形於

甘泉宮及衛思后廢後四年武帝崩大將軍霍光緣上雅意以李

夫人配食師古曰緣因也雅意素舊之意追上尊號曰孝武皇后初李夫人病篤上自

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

及兄弟為託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一見我屬託王及兄弟豈

不快哉夫人曰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妾不敢以燕嬖見帝師古曰謂不嚴飾上曰夫人弟一見我師古曰弟但也將加賜千金而予兄弟尊官夫

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復言欲必見之夫人遂轉鄉歔歔而

不復言師古曰鄉讀曰嚮轉面而嚮裏也歔音虛歔音許既反於是上不說而起師古曰說讀曰悅夫人姊妹讓

之曰師古曰讓責也貴人獨不可一見上屬託兄弟邪何為恨上如此夫人

曰所以不欲見帝者乃欲以深託兄弟也我曰容貌之好得從微

賤愛幸於上夫曰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師古曰弛解也音武爾反愛弛則恩絕上

所以孿孿顧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師古曰孿音力全反又讀曰戀今見我毀壞顏

色非故必畏惡吐棄我意尚肯復追思閔錄其兄弟哉及夫人卒

上曰后禮葬焉其後上曰夫人兄李廣利為貳師將軍封海西侯

延年為協律都尉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

神迺夜張燈燭設帷帳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李

夫人之貌還幄坐而步師古曰夫人之神於幄中坐又出而徐步又不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

感為作詩曰是邪非邪師古曰言所見之狀定是夫人以否立而望之偏何嫋嫋其來遲師古曰嫋

美連娟以脩媵兮師古曰媵美也連娟嫋弱命櫛絕而不長師古曰櫛截也音子小反飾新

宮以延貯兮泯不歸乎故鄉師古曰新宮待神之處貯與伴同伴待也泯然滅絕意慘鬱鬱其蕪穢兮

隱處幽而懷傷釋輿馬於山椒兮奄修夜之不陽孟康曰山椒山陵也置輿馬於山陵也師古曰

自慘鬱鬱以下皆言夫人身處墳墓而隱翳也修長也陽明也秋氣潛以凄淚兮桂枝落而銷亾師古曰凄淚寒芳香亦喻夫人也惜音千咸反淚音哀神煢煢以遙思兮精浮游而出亶託沈陰以曠久兮

惜蕃華之未央師古曰沈陰言在地下也曠與曠同未央猶未半也音年歲未半而早落蕃華故痛惜之蕃音扶元反念窮極之不還

兮惟幼眇之相羊師古曰惟思也幼眇猶窈窕也相羊翱翔也幼音一小反相音襄函菱莢以俟風兮芳雜

翼以彌章李奇曰扶音敷孟康曰菱音絞華中齊也夫人之色也師古曰雜重積也的容與以猗靡兮縹

飄姚窵愈莊孟康曰言夫人之顏色之然盛美雖在風中縹姚愈益端嚴也師古曰縹音匹妙反燕淫衍而撫楹兮連流

視而娥揚師古曰追述平生歡宴之時也娥揚揚其娥眉既激感而心逐兮包紅顏而弗明音灼曰謂夫人藏其顏色不肯見帝屬其家室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心逐者帝驩接狎以離別兮自言中心追述夫人不能已也包紅顏者言在墳墓之中不可見也驩接狎以離別兮

宵寤夢之茫茫師古曰言縱狎之驩而遂離別也宵夜也茫茫無知之貌也忽遷化而不反兮魄放

逸以飛揚何靈魂之紛紛兮哀喪回以躊躇師古曰躊躇住足也躊音躊躇合韻音文預反執路

日以遠兮遂荒忽而辭去師古曰荒音呼廣反思若流波怛兮在心師古曰流波音思意也以日為喻

故舊注敞克寂兮無音師古曰克音悅字思若流波怛兮在心師古曰流波音思意也以日為喻

音亂曰師古曰亂理也佳俠函光隕朱榮兮孟康曰佳依猶佳麗嫉妬闌茸將安程

兮師古曰言嫉妬闌茸之意佳俠函光隕朱榮兮孟康曰佳依猶佳麗嫉妬闌茸將安程

子增歛沔沔兮應劭曰弟夫兄弟也子昌邑王也孟康曰沔沔涕洟也音灼曰沔音水沔下也沔音呼內反悲愁於邑喧不可止兮師古曰朝鮮之間謂小兒泣不止名為音許遠反嚮不虛應

字從午末之末也

字從午末之末也

字從午末之末也

亦云已兮

師古曰獨讀曰響響之隨聲必當有應而 被歎歎不見帝哀其子小而孤也香灼曰三輔謂憂愁 慟慟不言倚所持兮 孟康曰恃

面省瘦曰慟冥雉冥猶孀妍也師古曰慟首在消反

仁者不誓豈約親兮

如清曰仁者之行惠尚一不以為 恩施豈有親親而反當以言約乎

哀憤之意也慟音劉慟音栗

既往不來申以信兮

此心為信不有忽忘也信合韻音新 去彼昭昭就冥冥

兮既下新宮不復故庭兮

師古曰故庭謂平生所居 嗚呼哀哉想魂靈兮

室之庭也復音扶目反

其後李延年弟季坐姦亂後宮廣利降匈奴家族滅矣

孝武鉤弋趙婕妤昭帝母也家在河間武帝巡狩過河間望氣者

言此有奇女天子亟使使召之既至女兩手皆拳自上披之手即

時伸由是得幸號曰拳夫人先是其父坐法宮刑為中黃門死長

安葬雍門 師古曰雍門在長安西北孝里西南去 拳夫人進為婕妤居鉤弋宮

月廼生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亦然廼命其所生門曰

堯母門後衛太子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多過失寵姬王夫人男

齊懷王李夫人男昌邑哀王皆蚤薨鉤弋子年五六歲壯大多知

其年穉母少恐女主顛恣亂國家猶與久之 師古曰與 鉤弋婕妤從

幸甘泉有過見譴以憂死 師古曰譴責 因葬雲陽 今土俗人嚙為女陵 後上

疾病乃立鉤弋子為皇太子拜奉車都尉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

輔少主明日帝崩昭帝即位追尊鉤弋婕妤為皇太后發卒二萬

人起雲陵邑三千戶追尊外祖趙父為順成侯詔右扶風置園邑

二百家長丞奉守如法順成侯有姊君姁賜錢二百萬奴婢第宅

以充實焉諸昆弟各以親疏受賞賜趙氏無在位者唯趙父追封

孝昭上官皇后祖父榮隴西上邽人也少時為羽林期門郎從武

帝上甘泉天大風車不得行解蓋授榮榮奉蓋雖風常屬車 師古曰

屬連也

發下蓋輒御上奇其材力遷未央殿令上嘗體不安及愈見馬  
師古曰見謂早見之音胡竟反馬多瘦上大怒令以我不復見馬邪欲下吏築頓首曰

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師古曰誠實也言未卒泣數行下上

以為忠由是親近為侍中稍遷至太僕武帝疾病以霍光為大將

軍太僕築為左將軍皆受遺詔輔少主以前捕斬反者莽通功封

築為安陽侯初築子安取霍光女結婚相親光每休沐出築常代

光入決事昭帝始立年八歲帝長姊鄂邑蓋長公主居禁中共養

帝師古曰蓋首居用反養音七亮反蓋主私近子客河間丁外人師古曰子客子之賓客也外人其名也上與大

將軍聞之不絕主驩有詔外人侍長主長主內周陽氏女令配耦

帝時上官安有女即霍光外孫安因光欲內之光以為尚幼不聽

安素與丁外人善說外人曰聞長主內女安子容貌端正誠因長

主時得入為后師古曰以時得入以臣父子在朝而有椒房之重師古曰椒房殿名在未央宮屋

居所成之在於足下漢家故事常以列侯尚主足下何憂不封侯乎

外人喜言於長主長主以為然詔召安女入為婕妤安為騎都尉

月餘遂立為皇后年甫六歲師古曰甫始也安以后父封桑樂侯食邑千五

百戶遷車騎將軍日以驕淫受賜殿中出對賓客言與我婿飲大

樂見其服飾使人歸欲自燒物安醉則裸行內與後母及父諸良

人侍御皆亂師古曰良人謂妾也侍御則兼婢矣子病死仰而罵天數守大將軍光為丁

外人求侯師古曰守求請之及築欲安官祿外人師古曰不由材德故云安光執正皆不聽又

築妻父所幸充國為太醫監闖入殿中下獄當死冬月且盡蓋主

為充國入馬二十匹贖罪乃得減死論於是築安父子深怨光而

重德蓋主知燕王旦帝兄不得立亦怨望築安即記光過失子燕

王令上書告之又為丁外人求侯燕王大喜上書稱子路喪姊期

而不除孔子非之子路曰由不幸寡兄弟不忍除之師古曰事見禮記由子路之名故

曰觀過知仁師古曰論語云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引此言者謂字路厚於骨肉雖違禮制是其仁變今臣與陛下獨

有長公主為姊陛下幸使丁外人侍之外人宜蒙爵號書奏上以

問光光執不許又告光罪過上又疑之愈親光而疏桀安桀安寢

患師古曰遂漸也遂結黨與謀殺光誘徵燕王至而誅之因廢帝而立桀或

曰當如皇后何安曰逐麋之狗當顧菟邪師古曰言所求者火不顧小也且用皇后為

尊一旦人主意有所移雖欲為家人亦不可得師古曰家人言凡庶匹夫此百世之

一時也事發覺燕王蓋主皆自殺語在霍光傳桀安宗族既滅皇

后已年少不與謀師古曰與讀曰預亦光外孫故得不廢皇后母前死葬茂

陵郭東追尊曰敬夫人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如法皇后自使

私奴婢守桀安家師古曰廟記云上官桀安家並在霍光家東去夏侯勝家二十步光欲皇后擅寵有子帝

時體不安左右及醫皆阿意言宜禁內雖宮人使令皆為窮袴多

其帶服虔曰窮袴有前後當不得交通也師古曰使令所使之人也後宮莫有進者皇

后立十歲而昭帝崩后年十四五云昌邑王賀徵即位尊皇后為

皇太后光與太后共廢王賀立孝宣帝宣帝即位為太皇太后凡

立四十七年年五十二建昭二年崩合葬平陵

衛太子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妻妾凡三

等子皆稱皇孫史良娣家本魯國有母貞君兄恭曰元鼎四年入

為良娣生男進號史皇孫師古曰進者皇孫之名武帝末巫蠱事起衛太子及良

娣史皇孫皆遭害史皇孫有一男號皇曾孫時生數月猶坐太子

繫獄積五歲乃遭赦治獄使者邴吉憐皇曾孫無所歸載曰附史

恭恭母貞君年老見孫孤甚哀之自養視焉後曾孫收養於掖庭

遂登至尊位是為宣帝而貞君及恭已死恭三子皆曰舊恩封長

子高為樂陵侯曾為將陵侯立為平臺侯及高子丹曰功德封武

陽侯侯者凡四人高至大司馬車騎將軍丹左將軍自有傳

史皇孫王夫人宣帝母也名翁須太始中得幸於史皇孫皇孫妻  
妾無號位皆稱家人子征和二年生宣帝帝生數月衛太子皇孫  
敗家人子皆坐誅莫有收葬者唯宣帝得全卽尊位後追尊母王  
夫人諡曰悼后祖母史良娣曰戾后皆改葬起園邑長丞奉守語  
在戾太子傳地節三年求得外祖母王媪媪男無故無故弟武皆  
隨使者詣闕時乘黃牛車故百姓謂之黃牛媪初上卽位數遣使  
者求外家久遠多似類而非是旣得王媪令太中大夫任宣與丞  
相御史屬雜考問鄉里識知者皆曰王媪媪言名矣人家本涿郡  
蠡吾平鄉師古曰蠡言禮年十四嫁爲同鄉王更得妻更得死嫁爲廣望王  
廼始婦師古曰廣望亦涿郡之縣產子男無故武女翁須翁須年八九歲時寄居廣  
望節侯子劉仲卿宅仲卿謂廼始曰子我翁須自養長之媪爲翁  
須作縑單衣師古曰縑卽今之絹也音兼送仲卿家仲卿教翁須歌舞往來歸取冬

前漢九十七上 十四

夏衣居四五歲翁須來言邯鄲賈長兒求歌舞者仲卿欲以我與

之媪卽與翁須逃走之平鄉師古曰平鄉之徒也仲卿載廼始共求媪媪惶急將

翁須歸曰兒居君家非受一錢也師古曰言不嘗得其聘解柰何欲子它人仲卿詐

曰不也後數日翁須乘長兒車馬過門呼曰我果見行師古曰呼音火故反當

之柳宿蘇林曰聚邑名也在中山盧奴東北三十里媪與廼始之柳宿見翁須相對涕泣謂曰

我欲爲汝自言師古曰言自言訟理不有行翁須曰母置之師古曰置之猶言任聽之不須自言何家不可以

居師古曰言所去處音哥安居自言無益也媪與廼始還求錢用隨逐至中山盧奴

見翁須與歌舞等比五人同處師古曰比音必麻反媪與翁須共宿明日廼始

畱視翁須媪還求錢欲隨至邯鄲媪歸糶買未具廼始來歸曰翁

須已去我無錢用隨也因絕至今不聞其問買長兒妻貞及從者

師遂辭師古曰辭對辭往二十歲太子舍人侯明從長安來求歌舞者請翁  
須等五人長兒使遂送至長安皆入太子家及廣望三老更始劉

仲卿妻其等四十五人辭皆驗師古曰其者仲卿妻之名宣奏王媼悼后母明白上

皆召見賜無故武爵關內侯旬月間賞賜已鉅萬計頃之制詔御

史賜外祖母號為博平君已博平蠡吾兩縣戶萬一千為湯沐邑

封舅無故為平昌侯武為樂昌侯食邑各六千戶初迺始已本始

四年病死後三歲家迺富貴追賜諡曰思成侯詔涿郡治家室置

園邑四百家長丞奉守如法歲餘博平君薨諡曰思成夫人詔徙

思成侯合葬奉明顧成廟南置園邑長丞師古曰本號廣明故屍太子傳召皇孫及王夫人皆葬廣明其後以置園

將軍而武子商至丞相自有傳尾奉寺改曰奉明

孝宣許皇后元帝母也父廣漢昌邑人少時為昌邑王郎從武帝

上甘泉誤取它郎牽已被其馬發覺吏劾從行而盜當死有詔募

下蠶室孟康曰死罪囚欲就宮者聽之後為宦者承上官桀謀反時廣漢部索師古曰部分搜索罪

人索首山客反其殿中廬有索長數尺可已縛人者數千枚滿一篋絨封

宮中者也絨束篋也音工咸反師古曰須得此繩索者用為桀之反具廣

漢坐論為鬼薪輪掖庭後為暴室嗇夫時宣帝養於掖庭號皇曾

孫與廣漢同寺居師古曰寺者掖庭之官舍時掖庭令張賀本衛太子家吏及太子

取賀坐下刑已舊恩養視皇曾孫甚厚及曾孫壯大賀欲已女孫

妻之是時昭帝始冠長八尺二寸賀弟安世為右將軍與霍將軍

同心輔政聞賀稱譽皇曾孫欲妻已女安世怒曰曾孫迺衛太子

後也幸得已庶人衣食縣官足矣勿復言子女事於是賀止時許

廣漢有女平君年十四五當為內者令歐侯氏子婦師古曰歐侯姓臨也歐音鳥清反

當入歐侯氏子死其母將行卜相師古曰將領自隨而行言當大貴母獨喜賀聞

許嗇夫有女迺置酒請之師古曰請召也召嗇夫飲酒也酒酣為言曾孫體近下人乃

關內侯師古曰言曾孫之身於帝為近親統其人材下劣尚作關內侯書本或無人字可妻也廣漢許諾明日姬聞之

怒師古曰廣漢之妻不欲與曾孫廣漢重令為介師古曰更令人作嫌而遂與曾孫一歲生元

帝數月曾孫立為帝平君為婕妤是時霍將軍有服虔曰儀首擊晉灼曰儀向也小女與皇太后

有親公卿議更立皇后皆心儀霍將軍女師古曰晉說是也謂附向之亦

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劔大臣知指白立許婕妤為皇后既立

霍光曰后父廣漢刑人不宜君國歲餘乃封為昌成君霍光夫人

顯欲貴其小女道無從師古曰從因也由無由得內其女明年許皇后當娠病女醫淳

于衍者霍氏所愛嘗入宮侍皇后疾衍夫賞為掖庭戶衛謂衍可

過辭霍夫人行師古曰過辭夫人乃行入宮也為我求安池監衍如言報顯顯因生心

辟左右師古曰辟者闕謂屏去之字謂衍少夫幸報我如淳曰稱衍字曰少夫親之也我

亦欲報少夫可乎晉灼曰報少夫謀欲許后事衍曰夫人所言何等不可者師古曰無事而不可

顯曰將軍素愛小女成君欲奇貴之願師古曰累託也音力端反曰累少夫師古曰累託衍曰何

謂邪顯曰婦人免乳大故十死一生師古曰免乳為產子也大故大事也乳音人喻反今皇后當

免身可因投毒藥去也師古曰去謂除去皇后也音上呂反成君即得為皇后矣如蒙力

事成富貴與少夫共之衍曰藥雜治當先嘗安可師古曰與蒙醫共雜治之有人有先嘗者何可行

顯曰在少夫為之耳將軍領天下誰敢言者緩急相護但恐少

毒天無意耳衍良久曰願盡力即擣附子齋入長定宮皇后免身後

衍取附子并合大醫大丸呂飲皇后晉灼曰大丸今澤蘭丸之屬有頃曰我頭岑岑

也藥中得無有毒師古曰岑岑痺悶之意對曰無有遂加煩滿崩師古曰滿音滿又音悶衍出

過見顯相勞問師古曰勞音來到反亦未敢重謝衍師古曰恐人知覺之後人有上書告諸醫

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劾不道顯恐事急即曰狀具語光因曰

既失計為之無令吏急衍光驚鄂默然不應其後奏上署衍勿論

李奇曰光題其奏也師古曰言之於帝故解釋耳光不自嘗也

為杜陵南園師古曰即今之所謂小陵者去杜陵十八里後五年立皇太子迺封太子外祖父

昌成君廣漢為平恩侯位特進後四年復封廣漢兩弟舜為博望

前漢光十七上 十一

侯延壽爲樂成侯許氏侯者凡三人廣漢薨諡曰戴侯無子絕葬南園旁置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法宣帝已延壽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元帝卽位復封延壽中子嘉爲平恩侯奉戴侯後亦爲

大司馬車騎將軍

孝宣霍皇后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光女也母顯既使溘于衍陰殺許后顯因爲成君衣補師古曰謂變作嫁時衣被也爲音子僞反治入宮具勸光內之果立

爲皇后初許后起微賤登至尊日淺從官車服甚節儉五日一朝

皇太后於長樂宮親奉案上食已婦道共養及霍后立亦修許后

故事而皇太后親霍后之姊子故常竦體敬而禮之皇后輦駕侍

從甚盛賞賜官屬已千萬計與許后時縣絕矣上亦寵之師古曰顓與專同立三歲而光薨後一歲上立許后男爲太子昌成君者爲

平恩侯顯怒恚不食歐血日此乃民間時子安得立卽后有子反

爲王邪復教皇后令毒太子皇后數召太子賜食保阿輒先嘗之

后挾毒不得行後殺許后事頗泄顯遂與諸塔昆弟謀反發覺皆

誅滅使有司賜皇后策曰皇后熒惑失道懷不德挾毒與母博陸

宣成侯夫人顯謀欲危太子無人母之恩不宜奉宗廟衣服不可

已承天命烏呼傷哉其退避宮上璽綬有司霍后立五年廢處昭

臺宮師古曰在林中立後十二歲徙雲林館迺自殺葬昆吾亭東師古曰昆吾地名在藍田初

霍光及兄驃騎將軍去病皆自己功伐封侯居位宣帝已光故封

去病孫山弟雲皆爲列侯侯者前後四人孝宣王皇后其先高

祖時有功賜爵關內侯自沛徙長陵傳爵至后父奉光奉光少時

好鬪雞宣帝在民間數與奉光會相識奉光有女年十餘歲每當

適人所當適輒死故久不行及宣帝卽位召入後宮稍進爲婕妤

是時館陶主母華婕妤師古曰華音戶化反及淮陽憲王母張婕妤楚孝王母

衛健仔皆愛幸霍皇后廢後上憐許太子蚤失母師古曰許后所生故曰許太子幾為

霍氏所害師古曰幾音巨依反於是乃選後宮素謹慎而無子者遂立王健仔

為皇后令母養太子自為后後希見無寵封父奉光為邛成侯立

十六年宣帝崩元帝即位為皇太后封太后兄舜為安平侯後二

年奉光薨諡曰共侯葬長門南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如法元

帝崩成帝即位為太皇太后復爵太皇太后弟駿為關內侯食邑

千戶王氏列侯二人關內侯一人舜子章章從弟咸皆至左右將

軍時成帝母亦姓王氏故世號太皇太后為邛成太后邛成太后

凡立四十九年年七十餘永始元年崩合葬杜陵稱東園師古曰雖同築兆而別為

皇后朕之姑深念奉質共修之義恩結于心師古曰質讀曰贊惟邛成共侯

國廢祀絕朕甚閔焉其封共侯曾孫堅固為邛成侯至王莽乃絕

漢書卷九十七

十六

外戚傳第六十七上終

余護肅局所  
邛古園本也

漢書九十七

外戚傳第六十七下

漢書九十七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元王皇后成帝母也家凡十侯五大司馬師古曰十侯者陽平項侯禁禁孝子敬侯鳳安成侯崇平阿侯譚者鳳言商根莽也一曰鳳嗣禁為侯不當重數而十人者治于長即其一也

外戚莫盛焉

自有傳

孝成許皇后大司馬車騎將軍平恩侯嘉女也元帝悼傷母恭哀

后居位日淺而遭霍氏之辜故選嘉女已配皇太子初入太子家

上令中常侍黃門親近者侍送還白太子懼說狀師古曰說讀曰悅元帝喜

謂左右酌酒賀我左右皆稱萬歲久之有一男失之及成帝即位

立許妃為皇后復生一女失之初后父嘉自元帝時為大司馬車

騎將軍輔政已八九年矣及成帝立復曰元舅陽平侯王鳳為大

司馬大將軍與嘉竝杜欽已為故事后父重於帝舅乃說鳳曰車

騎將軍至貴將軍宜尊重之敬之無失其意蓋輕細微眇之漸必

生乖忤之患師古曰眇亦細也忤違也不可不慎衛將軍之曰盛於益侯師古曰衛將軍衛青也武帝

帝衛皇后之弟蓋侯王信也武帝之舅近世之事語尚在於長老之耳唯將軍察焉久之上

欲專委任鳳廼策嘉曰將軍家重身尊不宜曰吏職自察師古曰察古察字也

善史書自為妃至即位常寵於上後宮希得進見皇太后及帝諸

舅憂上無繼嗣時又數有災異劉向谷永等皆陳其咎在於後宮

上然其言於是省減椒房掖廷用度師古曰椒房殿皇后所居皇后廼上疏曰妾誇

布服糲食孟康曰誇大也大布之衣也糲粗米也師古曰糲古糲加以幼稚愚惑不明義理

幸得免離茅屋之下備後宮瑁除蒙過誤之寵居非命所當託誇

穢不修曠職尸官師古曰誇與汗同曠空也尸主也妄至其官數逆至法踰越制度當伏放流

之誅不足曰塞責廼壬寅日大長秋受詔椒房儀法御服輿駕所

發諸官署及所造作遺賜外家羣臣妾師古曰外家謂后之家族言在外也皆如竟寧以前故事妾伏自念入椒房以來遺賜外家未嘗踰故事每輒決上

師古曰每事皆奏決於天子乃敢行也上音時舉反師古曰覆善考自反今誠時世異制長短相補不出漢制而已纖微之間未必可同若竟寧前與黃龍前豈相放哉師古曰竟寧

漢元帝時也黃龍宣帝時也言二帝奢儉不同豈相放哉師古曰放依也首甫往反家吏不曉師古曰家吏皇后之官屬今壹受詔如此且

使妾搖手不得今言無得發取諸官殆謂未央宮不屬妾不宜獨取也師古曰未央宮天子之宮故其財物皇后不得取也今言者謂詔書新有所限約之言言妾家府亦不當得妾竊惑焉

可哉又詔書言服御所造皆如竟寧前吏誠不能揆其意即且令妾被服所為不得不如前師古曰詔書本云奢儉之制如竟寧耳而吏乃謂衣服處置二如之也被音皮義反設妾欲作

某屏風張於某所曰故事無有或不能得則必繩妾曰詔書矣師古曰詔書不許也此二事誠不可行唯陛下省察宦吏忤恨必欲自

勝師古曰宦吏奄人為皇后也音于高反况今日日益侵又獲此詔其操約人豈有所訴陛下見妾

在椒房終不肯給妾纖微師古曰言皇后自有湯沐故更無纖毫給賜內邪若不私府小取將

安所仰乎師古曰內邪言內中所須者也邪語辭也仰音平向反舊故中宮乃私奪左右之賤繒及發

乘輿服繒言為待詔補已而貿易其中師古曰託言此繒擬待別詔有所補澆而私換易取其好者以自用左

右多竊怨者甚恥為之又故事以特牛祠大父母戴侯敬侯皆得

蒙恩以太牢祠今當率如故事唯陛下哀之今吏甫受詔讀記師古曰若謂如未奉詔之前也其萌芽

所以約制妾者恐失人理師古曰萌芽言其初始也發意若草木之方生也今但損車駕及母若未

央宮有所發遺賜衣服如故事則可矣師古曰言今正當減損車馬制度不得同未央宮輒有發取妾遺賜人於事

則可而后之衣其餘誠太迫急奈何妾薄命端遇竟寧前師古曰端正也言服自當如舊也不得以他時為此

例而正依竟寧前於今世而比之豈可耶師古曰言今時國家制度眾事比竟寧前不肯同也故時酒

竟寧前也

竟寧前也

竟寧前也

竟寧前也

肉有所賜外家輒上表乃決又故杜陵梁美人歲時遺酒一石肉

百斤耳蘇林曰宣帝美人也妾甚少之遺田八子誠不可若是師古曰言多事率衆

多不可勝師古曰率猶計也類也言俟自見索言之師古曰俟待也自見

問皇后所言事聞之夫日者衆陽之宗天光之貴王者之象人君

之位也夫日陰而侵陽虧其正體是非下陵上妻乘夫賤踰貴之

變與師古曰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變異爲衆莫若日蝕大自漢興

日蝕亦爲呂霍之屬見日今揆之豈有此等之效與師古曰與諸侯

拘迫漢制牧相執持之也師古曰牧州牧也又安獲齊趙七國之難將

相大臣衷誠秉忠唯義是從師古曰衷又惡有上官博陸宣成之謀

也師古曰強於何也上官榮安也博陸博若乃徒步豪桀非有陳勝項梁之羣

也師古曰強於何也上官榮安也博陸博若乃徒步豪桀非有陳勝項梁之羣

也師古曰強於何也上官榮安也博陸博若乃徒步豪桀非有陳勝項梁之羣

乎求於夷狄無有求於臣下無有微後宮也師古曰微當何已塞之師古曰微

後宮也正月於尚書爲皇極皇極者王氣之極也師古曰微白者西方之氣

其於春當廢今正於王極之月興廢氣於後宮視后妾無能懷任

保全者師古曰視已著繼嗣之微賤人將起也師古曰微至其九月流星

如瓜出于文昌貫紫宮尾委曲如龍臨於鉤陳此又章顯前尤著

在內也師古曰尤過也其後則有北宮井溢南流逆理數郡水出流殺人民

後則訛言傳相驚震女童入殿咸莫覺知師古曰謂夫河者水陰四

瀆之長今乃大決沒漂陵邑師古曰大斯昭陰盛盈溢違經絕紀之

應也迺昔之月鼠巢于樹野鵲變色五月庚子鳥焚其巢太山之

域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咲後號咷喪牛于易凶師古曰咲古笑字也咷

音桃解並在谷承傳

音桃解並在谷承傳

中國也殊俗慕義八州懷德雖使其懷挾邪意猶不足憂又況其無

師古曰微

言王者處民上如鳥之處巢也不顧卹百姓百姓畔而去之若鳥

之自焚也雖先快意說師古曰說其後必號而無及也百姓喪其

君若牛亾其毛也故稱凶泰山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正於岱宗

之山甚可懼也三月癸未大風自西搖祖宗寢廟揚裂帷席折拔

樹木頓僵車輦毀壞檻屋災及宗廟足為寒心四月己亥日蝕東

井轉旋且索與既無異師古曰轉旋且索言須臾之間則欲盡也既亦盡耳己猶戊

也亥復水也張晏曰己戌皆中宮明陰盛咎在內於戊己虧君體著絕世

於皇極顯禍敗及京都於東井變怪眾備末重益大來數益甚成

形之禍月己迫切不救之患日淺婁深師古曰淺甚也婁音屢字咎敗灼灼若此豈

可已忽哉師古曰灼灼明白貌也忽忽急也書云高宗彤日粵有雉雉師古曰彤音祖己曰惟

先假王正厥事又曰雖休勿休惟敬五刑己成三德師古曰解並和谷永傳卽飭

椒房及掖庭耳師古曰謂祖己所言者今皇后有所疑便不便其條刺使

大長秋來白之師古曰條謂分條之也刺謂吏拘於法亦安足過蓋矯枉者

過直古今同之師古曰矯正也枉曲也且財帛之省特牛之祠其於皇后

所以扶助德美為華寵也咎根不除災變相襲師古曰襲重累也祖宗且不

血食何戴侯也傳不云乎己約失之者鮮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鮮少也鮮少也鮮

此者少也鮮音先踐反審皇后欲從其奢與師古曰與讀曰歟朕亦當法孝武皇帝也如此

則甘泉建章可復興矣世俗歲殊時變日化遭事制宜因時而移

舊之非者何可放焉師古曰放音甫往反君子之道樂因循而重改作昔魯人

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師古曰事見論語長府藏貨之府也閔子騫孔子弟子也名損

仍因也貫事也言因舊事則可何乃復更改作乎蓋惡之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

聽大命以傾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老成人舊故之臣也與刑常法也言亂亂之時不用舊法以至傾危孝文皇帝朕之師也

皇太后皇后成法也假使太后在彼時不如職今見親厚又惡可

以踰乎師古曰言假令太后昔時不得其志不依常理而皇后今被親厚何可踰於太后制度乎婦不可踰姑也惡音烏皇后其刻心秉德

師古曰言假令太后昔時不得其志不依常理而皇后今

被親厚何可踰於太后制度乎婦不可踰姑也惡音烏

皇后其刻心秉德

師古曰言假令太后昔時不得其志不依常理而皇后今

被親厚何可踰於太后制度乎婦不可踰姑也惡音烏

皇后其刻心秉德

毋違先后之制度力誼勉行稱順婦道師古曰減省羣事謙約為右

師古曰以其孝東宮毋闕朔望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推誠永究爰何不臧

師古曰究竟也爰于也臧善也也朔望朝謁之禮也垂則列妾使

于何不善言何事而不善也師古曰言垂法於有法焉師古曰言垂法於皇后深惟毋忽是時大將軍鳳用事威權尤

盛其後比三年日蝕師古曰比類也言事者頗歸咎於鳳矣而谷永等遂著

之許氏許氏自知為鳳所不佑師古曰佑助也久之皇后寵亦益衰而後宮

多新愛后姊平安剛侯夫人謁等為媚道祝諛後宮有身者王美

人及鳳等師古曰誑古誑字事發覺太后大怒下吏考問謁等誅死許后坐

廢處昭臺宮上林苑中親屬皆歸故郡山陽后弟子平恩侯旦就國

凡立十四年而廢在昭臺歲餘還徙長定宮師古曰三輔黃圖林光宮有長定宮後九年

上憐許氏下詔曰蓋聞仁不遺遠誼不忘親前平安剛侯夫人謁

坐大逆罪家屬幸蒙赦令歸故郡朕惟平恩戴侯先帝外祖魂神

廢棄莫奉祭祀念之未嘗忘于心其還平恩侯旦及親屬在山陽

郡者是歲廢后敗先是廢后姊嬀寡居與定陵侯淳于長私通師古曰

曰嬀者后姊之名也音靡因為之小妻長給之曰師古曰給誰也我能白東宮復立許后為左

皇后廢后因嬀私賂遺長數通書記相報謝長書有諄謾師古曰諄謾惑亂也謾

嬀汗也詩言布發覺天子使廷尉孔光持節賜廢后藥自殺葬延陵交

道殿西

孝成班婕妤仔帝初卽位選入後宮始為少使蛾而大幸如淳曰蛾無幾

嬀與俄同為婕妤仔居增成舍應劭曰後宮有八區增成第三也再就館蘇林曰舍產子也音有男

數月失之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婕妤仔同輦載婕妤仔辭曰觀古圖

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廼有嬖女師古曰嬖愛也音比許反今欲同

輦得無近似之乎師古曰近音鉅斬反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

姬今有班婕妤張晏曰楚王好田樊姬為不食禽獸之肉婕妤誦詩及窈窕德象女師之篇師古曰

前漢九十七

曰詩謂離離以下也窈窕德象女師之篇皆古箴戒之書也故傳云誦詩及劬

依則古禮師古曰則法也自鴻嘉後上稍隆於內寵倖仔進侍者李平平得

幸立為倖仔上曰始衛皇后亦從微起迺賜平姓曰衛所謂衛倖

仔也其後趙飛燕姊弟亦從自微賤興逾越禮制寔盛於前師古曰論

班倖仔及許皇后皆失寵稀復進見鴻嘉二年趙飛燕譖告許

皇后班倖仔挾媚道祝詛後宮晉及主上許皇后坐廢考問班倖

仔倖仔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師古曰論語載子夏對司馬牛之言也修正尚未蒙

福為邪欲曰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師古曰祝詛主上是不臣也如其無

知愬之何益故不為也上善其對憐閔之賜黃金百斤趙氏姊弟

驕如倖仔恐久見危求共養太后長信宮師古曰共音居用反養音弋向反上許焉倖

仔退處東宮作賦自傷悼其辭曰承祖考之遺德兮何性命之淑

靈師古曰何任也貞也登薄軀於宮闕兮充下陳於後庭師古曰陳列也蒙聖皇之渥惠

兮當日月之盛明師古曰暹厚也揚光烈之翕赫兮奉隆寵於增成既過幸

於非位兮竊庶幾乎嘉時師古曰嘉善也每寤寐而繫息兮申佩離曰自思

詩悲晨婦之作戒兮張晏曰書云批雞之晨惟家之索喻婦人無男事也哀哀閭之為郵師古曰小雅刺幽王之詩曰赫

赫宗周褒姒滅之閭妻孀方處故云為郵郵過也美皇英之女虞兮榮任姒之母周師古曰皇娥皇英女

烈武王之母也女虞女首尼據反也虞虞舜也任大任文王之母姒大雖愚陋其靡及兮敢舍心而忘茲師古曰全息也歷

年歲而悼懼兮閔蕃華之不滋師古曰滋益也言時逝不蕃華色落也蕃音扶元反痛陽祿與柘館

兮仍繚襪而離災服虔曰二館名也生子此館皆失之也師豈妾人之殃咎兮

將天命之不可求白曰忽已移光兮遂掩莫而昧幽師古曰言主上之恩比於

猶被覆載之厚德兮不廢捐於罪郵師古曰言主上之恩比於願歸骨於山足

酒掃於帷幄兮永終死以為期師古曰共音居答反酒音居用反養音弋向反共

義反被音反奉共養于東宮兮託長信之末流師古曰末流謂恩顧之末也曰流共

前漢九十七

六

兮依松栢之餘休師古曰山足謂陵下也休蔭也重曰師古曰重者情志未申更作賦也音直用反潛玄宮兮幽

清應門閉兮禁闈局師古曰正門謂之應門局短闈也音工發反華殿塵兮玉階落中庭萋兮

綠草生師古曰沿水氣所生也萋萋來東反冷音寒感帷裳兮發紅羅紛綵綵兮師古曰觀動也言風動發紉素聲師古曰觀動也言風動發惟裳羅綺也綵綵衣聲也

君兮屢綦孟康曰丹墀赤地也師古曰綦屬下飾也言仰視兮雲屋雙涕兮橫流

師古曰雲屋言其懸對狀若雲也觀音徒感反翳音徒對反

顧左右兮和顏酌羽觴兮銷憂劉德曰酒行疾如惟此

兮高明處生民兮極休師古曰亭常也休美也勉虞精兮極樂與福祿兮無期師古曰

崩捷仔充奉園陵薨因葬園中師古曰華小雅篇周人刺幽王黜申后也至成帝

孝成趙皇后本長安宮人師古曰本宮人以賜陽阿王家也宮人者省中侍使官婢名曰宮人非天子掖庭中也事見漢舊儀言長安者以別

甘泉等諸宮省也初生時父母不舉三日不死迺收養之及壯屬陽阿主家

師古曰陽阿平原之縣也今俗書阿字作河又或為河陽皆後人所改耳

學歌舞號曰飛燕師古曰以其體輕故也成帝嘗微行

出過陽阿王作樂上見飛燕而說之師古曰說讚曰悅召入宮大幸有女弟

復召入俱為婕妤貴傾後宮許后之廢也上欲立趙婕妤皇太后

嫌其所出微甚難之太后姊子淳于長為侍中數往來傳語得大

后指上立封趙婕妤父臨為成陽侯後月餘乃立婕妤為皇后追

召長前白罷昌陵功封為定陵侯皇后既立後寵少衰而弟絕幸

為昭儀居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師古曰以漆漆物謂之髹音許求反又許靡反今關東俗器物

一再著漆者謂之髹漆拍印髹髹之轉重耳髹字或作髹音義亦與髹同今關西俗云髹髹盤朱髹盤其音如此雨義並通

切切門限也音千結反音昌其頭也塗以金塗銅上也音音它合反

白玉階師古曰階階也璧帶往往為黃金釭函藍

田璧明珠翠羽飾之服虔曰釭壁中之橫帶也音灼曰以金環飾之也師古曰璧帶璧也其釭中著玉璧明珠翠羽耳藍田山

名自美玉釭音工流俗讀之音江非也

帶漢元十七下

七

皆無子師古曰顯與末年定陶王來朝王祖母傅太后私賂遺趙皇后

昭儀定陶王竟為太子明年春成帝崩帝素彊無疾病是時楚思

王衍梁王立來朝明且當辭去上宿供張白虎殿師古曰白虎殿在未央宮中使音居用反張音

反竹亮又欲拜左將軍孔光為丞相已刻侯印書贊師古曰贊謂昏夜平

善鄉晨傅綉應劭曰傅著也師古曰鄉讀曰繡傳欲起因失衣不能言書漏

上十刻而崩民間歸罪趙昭儀皇太后詔大司馬莽丞相大司空

曰皇帝暴崩羣衆譁怪之掖庭令輔等在後庭左右侍燕迫近

雜與御史丞相廷尉治問皇帝起居發病狀趙昭儀自殺哀帝既

立尊趙皇后為皇太后封太后弟侍中駙馬都尉欽為新成侯趙

氏侯者凡二人後數月司隸解光奏言臣聞許美人及故中宮史

曹宮皆御幸孝成皇帝產子子隱不見臣遣從事掾業史望師古曰

之名望者史之名業首據驗問知狀者掖庭獄丞籍武故中黃門王舜吳恭斬

嚴官婢曹曉道房張棄故趙昭儀御者子客子王徧臧兼等皆曰

宮即曉子女前屬中宮為學事史通詩授皇后房與宮對食應劭曰

相與為夫婦名對宮人自食甚相妒忌也元延元年中宮語房曰陛下幸宮後數月曉入殿中

見宮腹大問宮宮曰御幸有身其十月中宮乳掖庭牛官令舍師古曰

見乳產也音而古師有婢六人中黃門田客持詔記盛綠綈方底師古曰綈厚繒

底盛者囊形若今之也緣其色也方封御史中丞印予武曰取牛官令舍婦人新產兒婢

六人盡置累室獄母問兒男女誰兒也武迎置獄宮曰善臧我兒

胞師古曰胞謂胎承知是何等兒也師古曰意言三日客持詔記與武問

兒死未手是天子兒耳對牘背師古曰牘木簡也時以為詔武即書對兒見在未死有

頃客出曰上與昭儀大怒奈何不殺武叩頭啼曰不殺兒自知當

死殺之亦死即因客奏封事曰陛下未有繼嗣子無貴賤唯雷意

奏入客復持詔記予武曰今夜漏上五刻持兒與舜會東交掖門

前漢九十七下

武因問客陛下得武書意何如曰愴也服虔曰愴直視貌也師古曰愴音丑庚反字本作睜其音同耳武曰

兒付舜舜受詔內兒殿中為擇乳母告善養兒且有賞毋令漏泄舜擇棄為乳母時兒生八九日後三日客復持詔記封如前予武

中有封小綠篋記曰告武以篋中物書予獄中婦人武自臨飲之師古曰飲武發篋中有裏藥二枚赫蹠書孟康曰蹠猶地也染紙素今亦而書之

復入女自知之師古曰女讀曰汝偉能即宮宮讀書已曰果也欲姊弟擅天

下我兒男也額上有壯髮類孝元皇帝師古曰壯髮當額前髮下而今兒安

在危殺之矣師古曰危險也猶今人言險不殺耳奈何令長信得聞之師古曰謂太后宮飲藥死後

宮婢六人召入出語武曰昭儀言女無過師古曰言我知汝無罪過也女讀曰汝寧自殺邪

若外家也晉灼曰益便自殺出至外舍死也我曹言願自殺師古曰曹讀曰曹車也即自繆死繆晉灼曰繆音繆

書取兒去晉灼曰漢儀注有女長御比侍中宮長豈此邪不知所置師古曰察竟不知置何所也許美人前在上林

涿沐館數召入飾室中若舍師古曰或誓入或謂止也一歲再三召留數月或半歲

御幸元延二年襄子師古曰襄本懷字其十一月乳師古曰乳謂產子也音而樹反其下亦同詔使嚴持

乳鑿及五種和藥丸三送美人所後客子偏兼聞昭儀謂成帝曰

常給我言從中宮來師古曰給誑也中宮皇后所居即從中宮來許美人兒何從生中

許氏竟當復立邪晉灼曰昭儀前娶帝不得立許美人為皇后而今有子中許氏竟當復

兒而生也故言何從生師古曰怨怒也擣以頭擊壁戶柱從牀上

自投地啼泣不肯食曰今當安置我欲歸耳帝曰今故告之反怒

為師古曰故以許美人產子告汝何為反怒殊不可曉也師古曰告其不可告語也帝亦不食昭儀曰陛下自

知是不食為何師古曰何為不食也陛下常自言約不負女師古曰女讀曰汝次下亦同今美人

有子竟負約謂何帝曰約以趙氏故不立許氏使天下無出趙氏

上者毋憂也後詔使嚴持綠囊書予許美人告嚴曰美人當有曰

武皆奏狀棄所養兒十一日師古曰棄謂張棄也宮長李南以詔

前漢九十七下

九

子女受來置飾室中簾南師古曰簾也音廉美人呂葦篋一合盛所生兒絨

封及綠囊報書于嚴嚴持篋書置飾室簾南去帝與昭儀坐使客

子解篋絨未已師古曰絨束篋之也音居咸反帝使客子偏兼皆出自閉戶獨與昭

儀在須臾開戶噀客子偏兼使絨封篋及綠綈方底推置屏風東

恭受詔持篋方底子武皆封已御史中丞印曰告武篋中有死兒

埋屏處勿令人知武穿獄樓垣下為坎埋其中故長定許貴人及

故成都平阿侯家婢王業任嬪公孫習前免為庶人師古曰嬪音麗詔召入

屬昭儀為私婢成帝崩未幸梓宮師古曰言未大斂也倉卒悲哀之時昭儀自

知罪惡大知業等故許氏王氏婢恐事泄而己大婢羊子等賜予

業等各且十人己慰其意屬無道我家過失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元延二年五

月故掖庭令吾巨遵謂武曰師古曰姓吾巨名遵掖庭丞吏己下皆與昭儀合

通無可與語者獨欲與武有所言我無子武有子是家輕族人得

無不敢乎蘇林曰是家謂成帝也不敢斥故言是家師古曰遵自以無子故無所顧懼武既有子恐禍相及當止不敢言也掖庭中御幸生

子者輒死又飲藥傷墮者無數欲與武共言之大臣稟騎將軍貪

者錢不足計事師古曰者讀曰嗜奈何令長信得聞之適後病困謂武今我

已死前所語事武不能獨為也慎語師古曰言及服不能獨為勿漏泄其語皆在今年四月

丙辰赦令前臣謹案永光三年男子忠等發長陵傳夫人家事更

大赦師古曰更音工衛反孝元皇帝下詔曰比朕不當所得赦也窮治盡伏辜

天下己為當魯嚴公夫人殺世子齊桓召而誅焉春秋予之師古曰嚴公天

安剛侯夫人謁坐大逆同產當坐己蒙赦令歸故郡今昭儀所犯

尤諄逆罪重於謁而同產親屬皆在尊貴之位迫近幃幄師古曰近音鉅新反

羣下寒心非所己懲惡崇誼示四方也請事窮竟丞相己下議正

法哀帝於是免新成侯趙欽欽兄子成陽侯訢皆為庶人將家屬

從遼西郡時議郎耿育上疏言臣聞繼嗣失統廢適立庶師古曰適下亦聖人法禁古今至戒然大伯見歷知適遂循固讓師古曰歷謂王季

適謂知其當為適嗣也委身吳粵權變所設不計常法致位王季曰崇聖嗣卒有

天下師古曰卒終也子孫承業七八百載功冠三王道德最備是曰尊號追

及大王故世必有非常之變然後迺有非常之謀孝成皇帝自知

繼嗣不昌時立念雖未有皇子萬歲之後未能持國師古曰未晚暮也

權柄之重制於女主女主驕盛則者欲無極師古曰者讀曰者少主幼弱則

大臣不使師古曰不使不可使從命也世無周公抱負之輔恐危社稷傾亂天下知

陛下有賢聖通明之德仁孝子愛之恩懷獨見之明內斷於身故

廢後宮就館之漸絕微嗣禍亂之根師古曰微嗣者謂幼主也乃欲致位陛下曰安

宗廟愚臣既不能深援安危定金匱之計師古曰愚臣謂解光等也援引也

室者也又不知推演聖德述先帝之志師古曰演廣也音反迺反覆校省內暴露

私燕師古曰私燕謂成帝閉誣汙先帝傾惑之過成結寵妾妒媚之誅甚

失賢聖遠見之明逆負先帝憂國之意夫論大德不拘俗立大功

不合衆此迺孝成皇帝至思所曰萬萬於衆臣陛下聖德盛茂所

曰符合於皇天也豈當世庸庸斗筭之臣所能及哉且襄廣將順

君父之美匡球銷滅既往之過師古曰球古救字古今通義也事不當時固

爭防禍於未然各隨指阿從曰求容媚晏駕之後尊號已定萬事

已訖迺探追不及之事訐揚幽昧之過師古曰訐音居謁反此臣所深痛也願

下有司議即如臣言宜宣布天下使咸曉知先帝聖意所起不然

空使謗議上及山陵下流後世遠聞百蠻近布海內甚非先帝託

後之意也蓋孝子善述父之志善成人之事唯陛下省察哀帝為

太子亦頗得趙太后力遂不竟其事傅太后恩趙太后趙太后亦

歸心師古曰恩謂以厚恩接遇之一曰恩謂衛其立哀帝為嗣之恩也故成帝母及王氏皆怨之哀帝崩王

前漢九十七

十一

莽白太后詔有司曰前皇太后與昭儀俱侍帷幄姊弟專寵銅殿  
執賊亂之謀殘滅繼嗣曰違宗廟諱天犯祖師古曰諱違也祖先帝也無為天下母

之義貶皇太后為孝成皇后晉灼曰使哀帝不母罪之也徙居北宮後月餘復下詔

曰皇后自知罪惡深大朝請希澗師古曰請澗也澗澗也失婦道無其養之禮而

有狼虎之毒師古曰共讀曰供音居用反養音弋向其下並同宗室所怨海內之讎也而尚在小

君之位誠非皇天之心夫小不忍亂大謀恩之所不能已者義之

所割也師古曰言以義割恩也今廢皇后為庶人就其園是日自殺凡立十六年

而誅先是有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師古曰涎涎光澤之貌也音徒見反張公子時相見木

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成帝每微行出常與張

放俱而稱富平侯家故曰張公子倉琅根宮門銅鍰也師古曰鍰讀與環同

孝元傳昭儀哀帝祖母也父河內溫人蚤卒母更嫁為魏郡鄭翁

妻生男惲昭儀少為上官太后才人自元帝為太子得進幸元帝

卽位立為婕妤其有寵為人有材略善事人下至宮人左右飲酒

酌地皆祝延之師古曰酌以酒沃地也祝延祝之使長年也酌音來外反祝音之受反產二男一女女為平都公

主男為定陶恭王恭王有材藝尤愛於上元帝既重傅婕妤及馮

婕妤亦幸生中山孝王上欲殊之於後宮曰二人皆有子為王上

尚在未得稱太后乃更號曰昭儀賜曰印綬在婕妤上昭其儀尊

之也至成哀時趙昭儀董昭儀皆無子猶稱焉元帝崩傅昭儀隨

王歸國稱定陶太后後十年恭王薨子代為王玉母曰丁姬傅太

后躬自養視既壯大成帝無繼嗣時中山孝王在元延四年孝王

及定陶王皆入朝傅太后多呂珍寶賂遺趙昭儀及帝舅票騎將

軍王根陰為王求漢嗣皆見上無子欲豫自結為久長計更稱譽

定陶王師古曰更音工衡反上亦自器之明年遂徵定陶王立為太子語在哀  
紀月餘天子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奉恭王後太子議欲謝少

傳閻崇以爲春秋不以父命廢王父命師古曰王父謂祖也爲人後之禮不得

顧私親不當謝太傅趙玄以爲當謝太子從之詔問所以謝狀尚

書劾奏玄左遷少府以光祿勳師丹爲太傅詔傅太后與太子母

丁姬自居定陶國邸下有司議皇太子得與傅太后丁姬相見不

有司奏議不得相見頃之成帝母王太后欲令傅太后丁姬十日

一至太子家成帝曰太子丞正統當共養陛下不得復顧私親王

太后曰太子小而傅太后抱養之今至太子家以乳母恩耳不足

有所妨於是令傅太后得至太子家丁姬以小養太子獨不得

成帝崩哀帝卽位王太后詔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未央宮高

昌侯董宏希指師古曰希望天子意也上書言宜立丁姬爲帝太后師丹劾奏宏

懷邪誤朝不道上初卽位謙讓從師丹言止後迺白令王太后下

詔尊定陶恭王爲恭皇哀帝因是曰春秋母以子貴尊傅太后爲

恭皇太后丁姬爲恭皇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長信宮中宮追

尊恭皇太后父爲崇祖侯恭皇后父爲哀德侯後歲餘遂下詔曰

漢家之制推親親以顯尊尊定陶恭皇之號不宜復稱定陶其尊

恭皇太后爲帝太太后丁后爲帝太后後又更號帝太太后爲皇

太太后稱承信宮帝太后稱中安宮而成帝母太皇太后本稱長

信宮成帝趙后爲皇太后竝四太后各置少府太僕秩皆中二千

石爲恭皇立寢廟於京師比宣帝父悼皇考制度序昭穆於前殿

如酒曰廟之前曰殿半以後曰殿師古曰中讀曰仲傅太后父同產弟四人曰子孟中叔子元幼君

子孟子喜至大司馬封高武侯中叔子晏亦大司馬封孔鄉侯幼

君子商封汝昌侯爲太后父崇祖侯後更號崇祖曰汝昌哀侯太

后同母弟鄭惲前死以惲子業爲陽信侯追尊惲爲陽信節侯鄭

氏傅氏侯者凡六人大司馬二人九卿二千石六人侍中諸曹十

餘人傳太后既尊後尤驕與成帝母語至謂之嫗與中山孝王母馮太后並事元帝追怨之陷以祝詛罪令自殺元壽元年崩合葬渭陵稱孝元傳皇后云

定陶丁姬哀帝母也易祖師丁將軍之玄孫師古曰始祖也儒林傳丁寬易家之始師家在山

陽瑕丘父至廬江太守始定陶恭王先為山陽王而丁氏內其女

為姬王后姓張氏其母鄭禮即傳太后同母弟也太后以親戚故

欲其有子然終無有唯丁姬河平四年生哀帝丁姬為帝太后兩

兄忠明明以帝舅封陽安侯忠蚤死封忠子滿為平周侯太后叔

父憲望望為左將軍憲為太僕明為大司馬票騎將軍輔政丁氏

侯者凡二人大司馬一人將軍九卿二千石六人侍中諸曹亦十

餘人丁傳以一二年間暴興尤盛然哀帝不甚假以權執權執不

如王氏在成帝世也建平二年丁太后崩上曰詩云穀則異室死

則同穴師古曰王國大車之詩也殺生也昔季武子成寢杜氏之墓在西階下請合葬

而許之師古曰事見禮記附葬之禮自周興焉孝子事父如事存帝太后宜

起陵恭皇之園遣大司馬票騎將軍明東送葬于定陶貴震山東

哀帝崩王莽秉政使有司舉奏丁傳罪惡莽以太皇太后詔皆免

官爵丁氏徙歸故郡莽奏貶傳太后號為定陶共王母丁太后號

曰丁姬元始五年莽復言共王母丁姬前不臣妾師古曰不遵臣妾之道至葬渭

陵冢高與元帝山齊懷帝太后皇太后璽綬以葬師古曰懷謂挾之以自隨也不

應禮禮有改葬請發共王母及丁姬冢取其璽綬消滅徙共王母

及丁姬歸定陶葬共王家次而葬丁姬復其故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太后以為

既已之事不須復發莽固爭之太后詔曰因故棺為致椁作冢師古曰

戶火出災四五文師古曰災音弋瞻反吏卒以水沃滅廼得入燒燔椁中器物

累也祠以太牢謁者護既發傳太后冢崩壓殺數百人開丁姬椁

戶火出災四五文師古曰災音弋瞻反吏卒以水沃滅廼得入燒燔椁中器物

莽復奏言前其王母生曆居桂宮皇天震怒災其正殿丁姬死葬  
踰制度今火焚其椁此天見變以告當改如媵妾也臣前奏請葬

丁姬復故非是師古曰言謂太僕儕也其王母及丁姬棺皆名梓宮珠玉之衣非

藩妾服請更以木棺代去珠玉衣葬丁姬媵妾之次奏可既開傳

太后棺臭聞數里公卿在位皆阿莽指入錢帛遣子弟及諸生四

夷凡十餘萬人操持作具助將作掘平其王母丁姬冢二旬間

皆平莽又周棘其處以為世戒云師古曰以棘周繞也時有羣燕數千銜土投

丁姬穿中師古曰穿謂蔽中也丁傅既敗孔鄉侯晏將家屬徙合浦宗族皆歸

故郡唯高武侯喜得全自有傳

孝哀傳皇后定陶太后從弟子也哀帝為定陶王時傳太后欲重

親取以配王王入為漢太子傅氏女為妃哀帝即位成帝大行尚

在前殿而傳太后封傅妃父晏為孔鄉侯與帝舅陽安侯丁明同

日俱封時師丹諫以為天下自王者所有親戚何患不富貴而倉

卒若是其不久長矣晏封後月餘傅妃立為皇后傅氏既盛晏最

尊重哀帝崩王莽白太皇太后下詔曰定陶共王太后與孔鄉侯

晏同心合謀背恩恣本專恣不軌與至尊同稱號終沒至迺配食

於左坐應劭曰若禮以其妃配者也坐於左而並食師古曰坐善材臥反諄逆無道今令孝哀皇后退就桂

宮後月餘復與孝成趙皇后俱廢為庶人就其園自殺

孝元馮昭儀平帝祖母也元帝即位二年以選入後宮時父奉世

為執金吾昭儀始為長使數月至美人後五年就館生男拜為婕

妤時父奉世為右將軍光祿勳奉世長男野王為左馮翊父子並  
居朝廷議者以為器能當其位非用女寵故也而馮婕仔內寵與  
傳昭儀等建昭中上幸虎圈鬪獸後宮皆坐熊佚出圈師古曰佚字與逸同攀  
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傳昭儀等皆驚走馮婕仔直前當熊而立左

前漢九十七下

十五

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懼何故前當熊健仔對曰猛獸得人而止

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元帝嗟嘆以此倍敬重焉傳昭儀等

皆慙明年夏馮健仔男立為信都王尊健仔為昭儀元帝崩為信

都太后與王俱居儲元宮師古曰黃圃在上林苑中河平中隨王之國後徙中山是

為孝王後徵定陶王為太子封中山王舅參為宜鄉侯參馮太后

少弟也是歲孝王薨有一男嗣為王時未滿歲有青病孟康曰災眚之青謂妖病也服

瘦曰身盡青也蘇林曰名為肝厥發時唇口手足十指甲皆青師古曰下云禍祠

視數禱祠解師古曰哀帝即位遣中郎謁者張由將鑿治中山小王

由素有狂易病師古曰狂易者狂而變易常性也病發怒去西歸長安尚書簿責擅去

狀師古曰簿責以文簿二責問也由恐因誣言中山太后祝詛上及太后太后即傳昭

儀也素常怨馮太后因是遣御史丁玄案驗盡收御者官吏及馮

氏昆弟在國者百餘人分繫洛陽魏郡鉅鹿數十日無所得更使

中謁者令史立師古曰官為中謁者今姓史名立與丞相長史大鴻臚丞雜治立受傅

太后指幾得封侯師古曰幾讀曰冀治馮太后女弟習及寡弟婦君之死者

數十人巫劉吾服祝詛鑿徐遂成言習君之曰武帝時鑿修氏刺

治武帝得二千萬耳師古曰刺治謂歲之今愈上不得封侯不如殺上令中山

王代可得封立等劾奏祝詛謀反大逆責問馮太后無服辭立曰

熊之上殿何其勇今何怯也太后還謂左右此乃中語前世事師古曰

有司請誅之上不忍致法廢為庶人徙雲陽宮既死有司復奏太

后死在未廢前有詔以諸侯王太后儀葬之宜鄉侯參君之習夫

及子當相坐者或自殺或伏法參女弁為孝王后有兩女有司奏

免為庶人與馮氏宗族徙歸故郡張由以先告賜爵關內侯史立

遷中太僕哀帝崩大司徒孔光奏由前誣告骨肉立陷人入大辟

漢書九十七

十六

日中語謂宮中之言語也

師古曰發

師古曰

爲國家結怨於天下以取秩遷獲爵邑幸蒙赦令請免爲庶人徒合浦云

中山衛姬平帝母也父子豪中山盧奴人官至衛尉子豪女弟爲宣帝婕妤生楚孝王長女又爲元帝婕妤生平陽公主成帝時中山孝王無子上以衛氏吉祥以子豪少女配孝王元延四年生平帝年二歲孝王薨代爲王哀帝崩無嗣太皇太后與新都侯莽迎中山王立爲帝莽欲顯國權徵丁傅行事師古曰懲創文也以帝爲成帝後母衛姬及外家不當得至京師迺更立宗室桃鄉侯子成都爲中山王奉孝王後遣少傅左將軍甄豐賜衛姬璽綬卽拜爲中山孝王后以苦陘縣爲湯沐邑又賜帝舅衛寶寶弟立爵關內侯賜帝三妹謁臣號修義君哉皮爲承禮君禹子爲尊德君師古曰屏首歷食邑各二千戶莽長子宇非莽隔絕衛氏恐久後受禍卽私與衛寶通書

帝漢十七下

十七

記教衛后上書謝恩因陳丁傅舊惡幾得至京師師古曰幾讀曰冀莽白太

皇太后詔有司曰中山孝王后深分明爲人後之義條陳故定陶

傅太后丁姬諱天逆理上僭位號師古曰號號也徙定陶王於信都爲共王

立廟於京師如天子制不畏天命侮聖人言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

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故此文引之也師古侮字壤亂法度居非其制稱非其號是以皇

天震怒火燒其殿六年之間大命不遂禍殃仍重師古曰遂猶延也重音直用反竟令

孝哀帝受其餘災大失天心天命暴崩又令共王祭祀絕廢精魂

無所依歸朕惟孝王后深說經義明鏡聖法懼古人之禍敗近事

之咎殃畏天命奉聖言是迺久保一國長獲天祿而令孝王永享

無疆之祀福祥之大者也朕甚嘉之夫褒義賞善聖王之制其以

中山故安戶七千益中山后湯沐邑加賜及中山王黃金各百斤

增傳相以下秩衛后日夜啼泣思見帝而但益戶邑宇復教令上

書求至京師會事發覺莽殺宇盡誅衛氏支屬衛寶女為中山王后免后徒合浦師古曰黜其位而徙也唯衛后在師古曰中山孝王后也王莽篡國廢為家人

後歲餘卒葬孝王旁

孝平王皇后安漢公太傅大司馬莽女也平帝即位年九歲成帝母太皇太后稱制而莽秉政莽欲依霍光故事以女配帝太后意不欲也莽設變詐令女必入因以自重事在莽傳太后不得已而

許之遣長樂少府夏侯藩宗正劉宏少府宗伯鳳尚書令平晏納

左將軍孫建執金吾尹賞行太常事大中大夫劉歆及太卜太史

令以下四十九人賜皮弁素績師古曰皮弁以鹿皮為冠形如人手之弁合也素績謂素裳也朱衣而素裳績字或作績績謂綴績

大司空豐左將軍建右將軍甄邯光祿大夫歆奉乘輿法駕迎皇

后於安漢公第宮師古曰本自莽第以豐歆授皇后璽紱師古曰紱所稱警蹕便時上林延壽門師古曰取時日之便也音煩面反入未央宮前殿羣臣就位

行禮大赦天下益封父安漢公地滿百里賜迎皇后及行禮者自

三公以下至駟宰執事長樂未央宮安漢公第者皆增秩賜金帛

各有差皇后立三月以禮見高廟尊父安漢公號曰宰衡位在諸

侯王上賜公夫人號曰功顯君食邑封公子安為褒新侯臨為賞

都侯后立歲餘平帝崩莽立孝宣帝立孫嬰為孺子莽攝帝位尊

皇太后為皇太后三年莽即真以嬰為定安公改皇太后號為定安

公太后太后時年十八矣為人婉嫵有節操師古曰婉順也嫵靜也音烏計反自劉氏廢常稱疾不朝會莽敬憚傷哀欲嫁之乃更號為黃皇室主師古曰莽自謂令立國將軍成新公孫建世子豫飾將鑿往問疾師古曰后大怒笞鞭其旁侍御因發病不肯起莽

前漢九十七

十六

士德故云黃皇室主者若漢之稱公主曰豫盛飾也音丈又音象一曰豫首飾也在兩耳後刻鏤而為之

遂不復彊也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宮后曰何面目已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

贊曰易著吉凶而言謙盈之效天地鬼神至于人道靡不同之師古師

曰易謙卦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夫女寵之興繇至微而體至尊師古曰繇

與由窮富貴而不已功此固道家所畏禍福之宗也序自漢興終于

孝平外戚後庭色寵著聞二十有餘人然其保位全家者唯文景

武帝太后及邛成后四人而已至如史良娣王悼后許恭哀后身

皆天折不辜而家依託舊恩不敢縱恣是已能全其餘大者夷滅

小者放流烏噉鑿茲行事變亦備矣

漢書卷九十七

十九



外戚傳第六十七下 終

全漢書局  
版古閣本

漢書九十七

